

列传第三十二

许敬宗 李义府 少子湛

许敬宗，杭州新城人，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。其先自高阳南渡，世仕江左。敬宗幼善属文，举秀才，授淮阳郡司法书佐，俄直谒者台，奏通事舍人事。江都之难，善心为宇文文化及所害。敬宗流转，投于李密，密以为元帅府记室，与魏徵同为管记。武德初，赤牒拟涟州别驾。太宗闻其名，召补秦府学士。贞观八年，累除著作郎，兼修国史，迁中书舍人。十年，文德皇后崩，百官缞经。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，众或指之，敬宗见而大笑，为御史所劾，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。累迁给事中，兼修国史。十七年，以修《武德》《贞观实录》成，封高阳县男，赐物八百段，权检校黄门侍郎。高宗在春宫，迁太子右庶子。十九年，太宗亲伐高丽，皇太子定州监国，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。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，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。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，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，词彩甚丽，深见嗟赏。先是，庶人承乾废黜，官僚多被除削，久未收叙。敬宗上表曰：“臣闻先王慎罚，务在于恤刑，往哲宽仁，义在于宥过。圣人之道，莫尚于兹。窃见废官，五品以上，除名弃斥，颇历岁时。但庶人畴昔之年，身处不疑之地，苞藏悖逆，阴结宰臣，所预奸谋，多连宗戚。祸生虑表，非可防萌，宫内官僚，迥无关预。今乃投鼠及器，孰谓无冤？焚山毁玉，稍同迁怒。伏寻先典，例有可原。昔吴国陪臣，则爰丝不坐于刘濞；昌邑中尉，则王吉免缘于海昏。譬诸栾布，乃策名于彭越；比

乎田叔，亦委质于张敖。主以凶逆，陷其诛夷；臣以贤良，荷彼收擢。历观往代，此类尤多。近者有隋，又遵斯义。杨勇之废，罪止加于佞人，李纲之徒，皆不预于刑网。古今裁其折衷，史籍称为美谈。而今张玄素、令狐德棻、赵弘智、裴宣机、萧钧等，并砥节励操，有雅望于当朝；经明行修，播令名于天下。或以直言而遭箠扑，或以忤意而见猜嫌，一概雷同，并罹天宪，恐于王道，伤在未弘。”由是玄素等稍得叙用。二十一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高宗嗣位，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。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，多纳金宝，为有司所劾，左授郑州刺史。永徽三年，入为卫尉卿，加弘文馆学士，兼修国史。六年，复拜礼部尚书，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，敬宗特赞成其计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瑗等并直言忤旨，敬宗与李义府潜加诬构，并流死于岭外。显庆元年，加太子宾客，寻册拜侍中，监修国史。三年，进封郡公，寻赠其父善心为冀州刺史。高宗因于古长安城游览，问侍臣曰：“朕观故城旧基，宫室似与百姓杂居，自秦、汉已来，几代都此？”敬宗对曰：“秦都咸阳，郭邑连跨渭水，故云‘渭水贯都，以象天河。’至汉惠帝始筑此城，其后苻坚、姚萇、后周并都之。”帝又问：“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？”敬宗对曰：“武帝遣使通西南夷，而为昆明滇池所闭，欲伐昆明国，故因镐之旧泽，以穿此池，用习水战，元狩三年事也。”帝因令敬宗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、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。其年，代李义府为中书令，任遇之重，当朝莫比。龙朔二年，从新令改为右相，加光禄大夫。三年，册拜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并依旧监修国史。乾封初，以敬宗年老，不能行步，特令与司空李勣，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。

敬宗自掌知国史，记事阿曲。初，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

为宇文化及所害，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，备见其事，因谓人曰：“世基被诛，世南匍匐而请代；善心之死，敬宗舞蹈以求生。

“人以为口实，敬宗深衔之，及为德彝立传，盛加其罪恶。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，本皇家隶人，敬宗贪财与婚，乃为九陇曲叙门阀，妄加功绩，并升与刘文静、长孙顺德同卷。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，多得赂遗，及作宝琳父敬德传，悉为隐诸过咎。太宗作《威凤赋》以赐长孙无忌，敬宗改云赐敬德。白州人庞孝泰，蛮酋凡品，率兵从征高丽，贼知其懦，袭破之。敬宗又纳其宝货，称孝泰频破贼徒，斩获数万。汉将骁健者，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，曹继叔、刘伯英皆出其下。虚美隐恶如此！初，高祖、太宗两朝实录，其敬播所修者，颇多详直，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，论者尤之。然自贞观以来，朝廷所修《五代史》及《晋书》、《东殿新书》、《西域图志》、《文思博要》、《文馆词林》、《累璧》、《瑶山玉彩》、《姓氏录》、《新礼》皆总知其事，前后赏赉，不可胜纪。敬宗好色无度。其长子昂颇有才藻，历位太子舍人。母裴氏早卒。裴侍婢有姿色，敬宗嬖之，以为继室，假姓虞氏。昂素与通，烝之不绝，敬宗怒黜虞氏，加昂以不孝，奏请流于岭外。显庆中，表乞昂还，除虔化令，寻卒。咸亨元年，抗表乞骸骨，诏听致仕，仍加特进，俸禄如旧。三年薨，年八十一。高宗为之举哀，废朝三日，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文集八十卷。太常将定谥，博士袁思古议曰：“敬宗位以才升，历居清级，然弃长子于荒徼，嫁少女于夷落。闻《诗》学《礼》，事绝于趋庭；纳采问名，唯闻于黠货。白圭斯玷，有累清尘，易名之典，须凭实行。按谥法‘名与实爽曰缪’，请谥为‘缪’。”敬宗孙、太子舍人彦伯不胜其耻，与思古大相忿竞，又称思古与许氏先有嫌隙，请改谥官。太常博

士王福畴议曰：“谥者，饰终之称也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若使嫌隙是实，即合据法推绳；如其不亏直道，义不可夺，官不可侵。二三其德，何以言礼？福畴忝当官守，匪躬之故。若顺风阿意，背直从曲，更是甲令虚设，将谓礼院无人，何以激扬雅道，顾视同列！请依思古谥议为定。”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畴曰：“高阳公任遇如此，何以定谥为‘繆’？”答曰：“昔晋司空何曾薨，太常博士秦秀谥为繆丑公。何曾既忠且孝，徒以日食万钱，所以贬为繆丑。况敬宗忠孝不逮于曾，饮食男女之累，有逾于何氏，而谥之为‘繆’，无负于许氏矣。”时有诏令尚书省五品已上重议，礼部尚书袁思敬议称：“按谥法‘既能改曰恭’，请谥曰‘恭’。”诏从其议。彦伯，昂之子，起家著作郎。敬宗末年文笔，多令彦伯代作。又纳婢妾谗言，奏流于岭表，后遇赦得还，除太子舍人。早卒，有集十卷。

李义府，瀛州饶阳人也。其祖为梓州射洪县丞，因家于永泰。贞观八年，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，表荐之。对策擢第，补门下省典仪。黄门侍郎刘洎、侍书御史马周皆称荐之，寻除监察御史。又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。及升春宫，除太子舍人，加崇贤馆直学士，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，时称来、李。义府尝献《承华箴》，其辞曰：

邃初冥昧，元气氤氲。二仪始闡，三才既分。司乾立宰，出《震》为君。化昭淳朴，道映典坟。功成揖让，事极华勋。肇兴夏启，降及姬文。咸资继德，永树高芬。百代沿袭，千龄奉圣。粤若我后，丕承宝命。允穆三阶，爰齐七政。时雍化洽，风移俗盛。载崇国本，式延家庆。《震》维标德，《离》警体正。寄切宗祧，事隆监抚。思皇茂则，敬询端辅。业光启、诵，艺优干羽。九载崇儒，三朝问竖，历选储仪，遗文在斯。望试登俎，高谕乔枝。俯容思顺，非礼无施。前修盛业，来哲通规。

饬躬是蹈，则轶问风驰；立志或爽，则玄猷日亏。无恃尊极，修途难测；无恃亲贤，失德靡全。勿轻小善，积小而名自闻；勿轻微行，累微而身自正。佞谀有类，邪巧多方。其萌不绝，其害必彰。监言斯屏，储业攸昌。窃惟令嗣，有殊前事。虽以贵以贤，而非长非次。皇明眷德，超伦作贰。匪懋声华，莫酬恩异。匪崇徽烈，莫符天志。勉之又勉，光兹守器。下臣司箴，敢告近侍。

太子表上其文，优诏赐帛四十匹，又令预撰《晋书》。高宗嗣位，迁中书舍人。永徽二年，兼修国史，加弘文馆学士。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，义府尝密申协赞，寻擢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，赐爵广平县男。

义府貌状温恭，与人语必嬉怡微笑，而褊忌阴贼。既处权要，欲人附己，微忤意者，辄加倾陷。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，又以其柔而害物，亦谓之“李猫。”显庆元年，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，进爵为侯。有洛州妇人淳于氏，坐奸系于大理，义府闻其姿色，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，特为雪其罪。卿段宝玄疑其故，遽以状闻，诏令按其事，正义惶惧自缢而死。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，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、马周所幸，由此得进，言词猥褻。帝怒，出义方为莱州司户，而不问义府奸滥之罪。义府云：“王御史妄相弹奏，得无愧乎？”义方对云：“仲尼为鲁司寇七日，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；义方任御史旬有六日，不能去奸邪于双阙之前，实以为愧。”寻兼太子左庶子。二年，代崔敦礼为中书令，兼检校御史大夫，监修国史、学士并如故。寻加太子宾客，进封河间郡公。三年，又追赠其父德晟为魏州刺史，诸子孩抱者并列清官，诏为造甲第，荣宠莫之能比。而义府贪冒无厌，与母、妻及诸子、女婿卖官鬻狱，其门如市。多引腹心，广树朋党，倾动朝野。初，杜正伦为中

书侍郎，义府时任典仪，至是乃与正伦同为中书令。正伦每以先进自处，不下义府，而中书侍郎李友益密与正伦共图议义府，更相伺察。义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。正伦与义府讼于上前，各有曲直。上以大臣不和，两责之，左贬义府为普州刺史，正伦为横州刺史，友益配流峰州。四年，复召义府兼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自余官封如故。龙朔元年，丁母忧去职。二年，起复为司列太常伯、同东西台三品。义府寻请改葬其祖父，营墓于永康陵侧。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，为其载土筑坟，昼夜不息。于是高陵、栌阳、富平、云阳、华原、同官、泾阳等七县，以孝节之故，惧不得已，悉课丁车赴役。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，不堪其劳，死于作所。王公已下，争致赠遗，其羽仪、导从、鞶鞶、器服，并穷极奢侈。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，自灊桥属于三原，七十里间，相继不绝。武德已来，王公葬送之盛，未始有也。义府本无藻鉴才，怙武后之势，专以卖官为事。铨序失次，人多怨讟。时殷王初出阁，又以义府兼王府长史。三年，迁右相，殷王府长史仍知选事并如故。义府入则谄言自媚，出则肆其奸宄，百僚畏之，无敢言其过者。帝颇知其罪失，从容诫义府云：“闻卿儿子、女婿皆不谨慎，多作罪过，我亦为卿掩覆，未即公言，卿可诫勸，勿令如此。”义府勃然变色，腮颈俱起，徐曰：“谁向陛下道此？”上曰：“但我言如是，何须问我所从得耶！”义府睨然，殊不引咎，缓步而去。上亦优容之。初，五礼仪注，自前代相沿，吉凶毕举。太常博士萧楚材、孔志约以皇室凶礼为预备凶事，非臣子所宜言之。义府深然之。于是悉删而焚焉。义府既贵之后，又自言本出赵郡，始与诸李叙昭穆，而无赖之徒苟合，藉其权势，拜伏为兄叔者甚众。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，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，遂即除削。义府闻而衔之，及重为宰相，乃令人诬构其

罪，竟下狱自杀。初，贞观中，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《氏族志》，勒成百卷，升降去取，时称允当，颁下诸州，藏为永式。义府耻其家代无名，乃奏改此书，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、著作郎杨仁卿、太子洗马史玄道、太常丞吕才重修。志约等遂立格云：“皇朝得五品官者，皆升士流。”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，尽入书限，更名为《姓氏录》。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，皆号此书为“勋格”。义府仍奏收天下《氏族志》本焚之。关东魏、齐旧姓，虽皆沦替，犹相矜尚，自为婚姻。义府为子求婚不得，乃奏陇西李等七家，不得相与为婚。

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，云“所居宅有狱气，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。”义府信之，聚敛更急切。义府居母服，有制朔望给哭假，义府辄微服与元纪凌晨共出城东，登古冢候望，哀礼都废。由是人皆言其窥覘灾眚，阴怀异图。义府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，召长孙无忌之孙延，谓曰：“相为得一官，数日诏书当出。”居五日，果授延司津监，乃取延钱七百贯。于是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，制下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详刑对推其事，仍令司空李勣监焉。按皆有实，乃下制曰：“右相、行殷王府长史、河间郡公李义府，泄禁中之语，鬻宠授之朝恩；交占候之人，轻朔望之哀礼。蓄邪黩货，实玷衣冠；稔恶嫉贤，载亏政道。特以任使多年，未忍便加重罚，宜从遐弃，以肃朝伦。可除名长流巂州。其子太子右司议郎津，专恃权门，罕怀忌惮，奸淫是务，贿赂无厌，交游非所，潜报机密，亦宜明罚，屏迹荒裔。可除名长流振州。”义府次子率府长史洽、千牛备身洋、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贞等，皆凭恃受赃，并除名长流延州。朝野莫不称庆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今

日巨唐年，还诛四凶族。”四凶者，谓洽及柳元贞等四人也。或作《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》榜之通衢。义府先多取人奴婢，及败，一时奔散，各归其家。《露布》称“混奴婢而乱放，各识家而竞入”者，谓此也。乾封元年，大赦，长流人不许还，义府忧愤发疾卒，年五十余。文集三十卷，传于代；又著《宦游记》二十卷，寻亡失。自义府流放后，朝士常忧惧，恐其复来，及闻其死，于是始安。

上元元年，大赦，义府妻子得还洛阳。如意元年，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、御史大夫崔义玄、中书舍人王德俭、大理正侯善业、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，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，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，义玄益州大都督，德俭魏州刺史，公瑜江州刺史。长安元年，又赐义府子左千牛卫将军湛及敬宗诸子实封各三百户，义玄子司宾卿基、德俭子殿中监璇实封各二百五十户，善业子太子右庶子知一、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实封各二百户。睿宗即位，景云元年，并停义府等六家实封。

义府少子湛，年六岁时，以父贵授周王文学。神龙初，累迁右散骑常侍，袭封河间郡公。时凤阁侍郎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，遂引湛为左羽林将军，令与敬暉等启请皇太子，备陈将诛易之兄弟意，太子许之。及兵发，湛与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诣东宫迎皇太子，拒而不时出，湛进启曰：“逆竖反道乱常，将图不轨，宗社危败，实在须臾。湛等诸将与南衙执事克期诛翦，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，以副众望。”太子曰：“凶竖悖乱，诚合诛夷，然圣躬不豫，虑有惊动。公等且止，以俟后图。”湛曰：“诸将弃家族，共宰相同心戮力，匡辅社稷，殿下奈何不哀其恳诚而欲陷之鼎镬？湛等微命，虽不足惜，殿下速出自止遏。”太子乃驰马就路。湛从至玄武门，斩关而入，率所部兵直至则天所寝长生殿，环绕侍卫。因奏：“臣等奉令诛逆贼

易之、昌宗，恐有漏泄，遂不获预奏，辄陈兵禁掖，是臣等死罪。”则天谓湛曰：“卿亦是诛易之军将耶？我于汝父子恩不少，何至是也！”则天移就上阳宫，因留湛宿卫。中宗即位，拜右羽林大将军，进封赵国公，加实封通前满五百户。顷之，复授左散骑常侍，累转左领军卫大将军。开元初卒。崔义玄别有传。

史臣曰：许高阳武德之际，已为文皇入馆之宾，垂三十年，位不过列曹尹；而马周、刘洎起羁旅徒步，六七年间，皆登宰执。考其行实，则高阳之文学宏奥，周、洎无以过之，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，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。及属嗣君冲暗，嬖妾奸邪，阿附豺狼，窥图权轴，人之凶险，一至于斯。仲尼所谓“虽有周公之才，不足观也。”义府才思精密，所谓“猩猩能言”，鄙哉！

赞曰：贞观文士，高阳、河间。图形学馆，染翰书山。进身以笔，得位由奸。为虎傅翼，即又胡颜。

列传第三十三

郭孝恪 张俭 苏定方 薛仁贵 程务挺 张士贵 赵道兴

郭孝恪，许州阳翟人也，少有志节。隋末，率乡曲数百人附于李密，密大悦之，谓曰：“昔称汝颍多奇士，故非谬也。”令与徐勣守黎阳。后密败，勣令孝恪入朝送款，封阳翟郡公，拜宋州刺史。令与徐勣经营武牢已东，所得州县，委以选补。其后，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，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曰：“世充日蹙月迫，力尽计穷，悬首面缚，翘足可待。建德远来助虐，粮运阻绝，此是天丧之时。请固武牢，屯军汜水，随机应变，则易为克殄。”太宗然其计。及破建德，平世充，太宗于洛阳置酒高会诸将曰：“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，王长先龙门下米之功，皆出诸人之右也。”历迁贝、赵、江、涇四州刺史，所在有能名。入为太府少卿，转左骁卫将军。贞观十六年，累授金紫光禄大夫，行安西都护、西州刺史。其地高昌旧都，士流与流配及镇兵杂处，又限以沙碛，与中国隔绝。孝恪推诚抚御，大获其欢心。初，王师之灭高昌也，制以高昌所虏焉耆生口七百尽还之。焉耆王寻叛归欲谷可汗，朝贡稀至。令孝恪伺其机便，因表请击之。以孝恪为安西道行军总管，率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伐焉耆。孝恪夜袭其城，虏其王龙突骑支。太宗大悦，玺书劳之曰：“卿破焉耆，虏其伪王，功立威行，深副所委。但焉耆绝域，地阻天山，恃远凭深，敢怀叛逆。卿望崇位重，报效情深，远涉沙场，龚行罚罪。取其坚壁，曾不崇朝；

再廓游魂，遂无遗寇。乡面思竭力，必大艰辛。超险成功，深足嘉尚。”俄又以孝恪为昆丘道副大总管以讨龟兹，破其都城。孝恪自留守之，余军分道别进，龟兹国相那利率众遁逃。孝恪以城外未宾，乃出营于外，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：“那利为相，人心素归，今亡在野，必思为变。城中之人，颇有异志，公宜备之。”孝恪不以为虞。那利等果率众万余，阴与城内降胡表里为应。孝恪失于警候，贼将入城鼓噪，孝恪始觉之，乃率部下千余人入城，与贼合战。城中人复应那利，攻孝恪。孝恪力战而入，至其王所居，旋复出，战于城门，中流矢而死，孝恪子待诏亦同死于阵。贼竟退走，将军曹继叔复拔其城。太宗闻之，初责孝恪不加警备，以致颠覆；后又怜之，为其家举哀。高宗即位，追赠安西都护、阳翟郡公，待诏赠游击将军，仍贖物三百段。孝恪性奢侈，仆妾器玩，务极鲜华，虽在军中，床帐完具。尝以遗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，社尔一无所受。太宗闻之曰：“三将优劣之不同也。郭孝恪今为寇虏所屠，可谓自贻伊咎耳。”次子待封，高宗时，官至左豹韬卫将军。咸亨中，与薛仁贵率兵讨吐蕃，于大非川战败，减死除名。少子待聘，长安中官至宋州刺史。

张俭，雍州新丰人，隋相州刺史、皖城公威之孙也。父植，车骑将军、连城县公。俭即高祖之从甥也。贞观初，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。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，每有所求，辄遣书称敕。缘边诸州，递相承禀。及俭至，遂拒不受，太宗闻而嘉之。俭又广营屯田，岁致谷十万斛，边粮益饶。及遭霜旱，劝百姓相赡，遂免饥馁，州境独安。后检校胜州都督，以母忧去职。俭前在朔州，属李靖平突厥之后，有思结部落，贫穷离散，俭招慰安集之。其不来者，或居碛北，既亲属分住，私相往还，俭并不拘责，但存纲纪，羁縻而已。及俭移任，州司谓其将叛，

遽以奏闻。朝廷议发兵进讨，仍起俭为使，就观动静。俭单马推诚，入其部落，召诸首领，布以腹心，咸匍匐启颡而至，便移就代州。即令检校代州都督。俭遂劝其营田，每年丰熟。虑其私蓄富实，易生骄侈，表请和余，拟充贮备，蕃人喜悦。边军大收其利。迁营州都督，兼护东夷校尉。太宗将征辽东，遣俭率蕃兵先行抄掠。俭军至辽西，为辽水汛涨，久而未渡，太宗以为畏懦，召还。俭诣洛阳谒见，面陈利害，因说水草好恶，山川险易，太宗甚悦，仍拜行军总管，兼领诸蕃骑卒，为六军前锋。时有获高丽候者，称莫离支将至辽东，诏俭率兵自新城路邀击之，莫离支竟不敢出。俭因进兵渡辽，趋建安城，贼徒大溃，斩首数千级。以功累封皖城郡公，赏赐甚厚。其后，改东夷校尉为东夷都护，仍以俭为之。永徽初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四年，卒于官，年六十，谥曰密。俭兄大师，累以军功仕至太仆卿、华州刺史、武功县男。俭弟延师，永徽初，累授左卫大将军，封范阳郡公。延师廉谨周慎，典羽林屯兵前后三十余年，未尝有过，朝廷以此称之。龙朔三年，卒官，赠荆州都督，谥曰敬，陪葬昭陵。唐制三品已上，门列棨戟，俭兄弟三院，门皆立戟，时人荣之，号为“三戟张家”。

苏定方，冀州武邑人也。父邕，大业末，率乡闾数千人为本郡讨贼。定方骁悍多力，胆气绝伦，年十余岁，随父讨捕，先登陷阵。父卒，郡守又令定方领兵，破贼首张金称于郡南，手斩金称，又破杨公卿于郡西，追奔二十余里，杀获甚众，乡党赖之。后仕窦建德，建德将高雅贤甚爱之，养以为子。雅贤俄又为刘黑闥攻陷城邑，定方每有战功。及黑闥、雅贤死，定方归乡里。贞观初，为匡道府折冲，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。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，乘雾而行，去贼一里许，忽然雾歇，望见其牙帐，驰掩杀数十百人。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，余众

俯伏，靖军既至，遂悉降之。军还，授左武侯中郎将。永徽中，转左卫勋一府中郎将，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，为前军总管。至鹰娑川，突厥有二万骑来拒，总管苏海政与战，互有前却。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。定方正歇马，隔一小岭，去知节十许里，望见尘起，率五百骑驰往击之，贼众大溃，追奔二十里，杀千五百余人，获马二千匹，死马及所弃甲仗，绵亘山野，不可胜计。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，谓知节曰：“虽云破贼，官军亦有死伤，盖决成败法耳，何为此事？自今正可结为方阵，辎重并纳腹中，四面布队，人马被甲，贼来即战，自保万全。无为轻脱，致有伤损。”又矫称别奉圣旨，以知节恃勇轻敌，使文度为其节制，遂收军不许深入。终日跨马被甲结阵，由是马多瘦死，士卒疲劳，无有战志。定方谓知节曰：“本来讨贼，今乃自守，马饿兵疲，逢贼即败。怯懦如此，何功可立！又公为大将，阃外之事，不许自专，别遣军副，专其号令，理必不然。须囚紮文度，飞表奏之。”知节不从。至恆笃城，有胡降附，文度又曰：“比我兵回，彼还作贼，不如尽杀，取其资财。”定方曰：“如此，自作贼耳，何成伐叛？”文度不从。及分财，唯定方一无所取。师还，文度坐处死，后得除名。明年，擢定方为行军大总管，又征贺鲁，以任雅相、回纥婆润为副。自金山之北，指处木昆部落，大破之。其俟斤懒独禄以众万余帐来降，定方抚之，发其千骑进至突骑施部。贺鲁率胡禄屋阙啜、懽舍提噉啜、鼠尼施处半啜、处木昆屈律啜、五努失毕兵马，众且十万，来拒官军，定方率回纥及汉兵万余人击之。贼轻定方兵少，四面围之，定方令步卒据原，攒槊外向，亲领汉骑阵于北原。贼先击步军，三冲不入，定方乘势击之，贼遂大溃，追奔三十里，杀人马数万。明日，整兵复进。于是胡禄屋等五努失毕悉众来降，贺鲁独与处

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。余五咄六闻贺鲁败，各向南道降于步真，于是西蕃悉定。唯贺鲁及啞运率其牙内余众而奔，定方追之，复大战于伊丽水上，杀获略尽。贺鲁及啞运十余骑逼夜亡走，定方遣副将萧嗣业追捕之，至于石国，擒之而还。高宗临轩，定方戎服操贺鲁以献，列其地为州县，极于西海。定方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，封刑国公，又封子庆节为武邑县公。俄有思结阙俟斤都曼先镇诸胡，拥其所部及疏勒、硃俱般、葱岭三国复叛，诏定方为安抚大使，率兵讨之。至叶叶水，而贼保马头川，于是选精卒一万人、马三千匹驰掩袭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诘朝至城西十里。都曼大惊，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，贼师败绩，退保马保城，王师进屯其门。入夜，诸军渐至，四面围之，伐木为攻具，布列城下。都曼自知不免，面缚开门出降。俘还至东都，高宗御乾阳殿，定方操都曼特勒献之，葱岭以西悉定。以功加食邢州钜鹿真邑五百户。显庆五年，从幸太原，制授熊津道大总管，率师讨百济。定方自城山济海，至熊津江口，贼屯兵据江。定方升东岸，乘山而阵，与之大战，扬帆盖海，相续而至。贼师败绩，死者数千人，自余奔散。遇潮且上，连舳入江，定方于岸上拥阵，水陆齐进，飞楫鼓噪，直趣真都。去城二十许里，贼倾国来拒，大战破之，杀虏万余人，追奔入郭。其王义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，定方进围其城。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，嫡孙文思曰：“王与太子虽并出城，而身见在，叔总兵马，即擅为王，假令汉兵退，我父子当不全矣。”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，百姓从之，泰不能止。定方命卒登城建帜，于是泰开门顿颡。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，太子隆并与诸城主皆同送款。百济悉平，分其地为六州。俘义慈及隆、泰等献于东都。定方前后灭三国，皆生擒其主。赏赐珍宝，不可胜计，仍拜其子庆节为尚辇奉御，定方俄迁左武卫大将军。乾封二年

卒，年七十六。高宗闻而伤惜，谓侍臣曰：“苏定方于国有功，例合褒赠，卿等不言，遂使哀荣未及。兴言及此，不觉嗟悼。

“遽下诏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庄。

薛仁贵，绛州龙门人。贞观末，太宗亲征辽东，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，请从行。至安地，有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，仁贵往救之，跃马径前，手斩贼将，悬其头于马鞍，贼皆慑伏，仁贵遂知名。及大军攻安地城，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、高惠真率兵二十五万来拒战，依山结营，太宗分命诸将四面击之。仁贵自恃骁勇，欲立奇功，乃异其服色，著白衣，握戟，腰鞬张弓，大呼先入，所向无前，贼尽披靡却走。大军乘之，贼乃大溃。太宗遥望见之，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，特引见，赐马两匹、绢四十匹，擢授游击将军、云泉府果毅，仍令北门长上，并赐生口十人。及军还，太宗谓曰：“朕旧将并老，不堪受阊外之寄，每欲抽擢骁雄，莫如卿者。朕不喜得辽东，喜得卿也。”寻迁右领军郎将，依旧北门长上。永徽五年，高宗幸万年宫，甲夜，山水猥至，冲突玄武门，宿卫者散走。仁贵曰：“安有天子有急，辄敢惧死？”遂登门枕叫呼，以惊宫内。高宗遽出乘高，俄而水入寝殿，上使谓仁贵曰：“赖得卿呼，方免沦溺，始知有忠臣也。”于是赐御马一匹。苏定方之讨贺鲁也，于是仁贵上疏曰：“臣闻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为贼，敌乃可伏。今泥熟仗素干，不伏贺鲁，为贼所破，虏其妻子。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，将充贱者，宜括取送还，仍加赐赉。即是矜其枉破，使百姓知贺鲁是贼，知陛下德泽广及也。”高宗然其言，使括泥熟家口送还之，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。显庆二年，诏仁贵副程名振于辽东经略，破高丽于贵端城，斩首三千级。明年，又与梁建方、契苾何力于辽东共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，仁贵匹马先入，莫不应弦而倒。高丽有

善射者，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，仁贵单骑直往冲之，其贼弓矢俱失，手不能举，便生擒之。俄又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，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诸首领赴东都。以功封河东县男。寻又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，将行，高宗内出甲，令仁贵试之。上曰：“古之善射，有穿七札者，卿且射五重。”仁贵射而洞之，高宗大惊，更取坚甲以赐之。时九姓有众十余万，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，仁贵发三矢，射杀三人，自余一时下马请降。仁贵恐为后患，并坑杀之。更就磧北安抚余众，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。军中歌曰：“将军三箭定天山，战士长歌入汉关。”九姓自此衰弱，不复更为边患。乾封初，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，高宗遣将军庞同善、高等迎接之。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善等，诏仁贵统兵为后援。同善等至新城，夜为贼所袭。仁贵领骁勇赴救，斩首数百级。同善等又进至金山，为贼所败，高丽乘胜而进。仁贵横击之，贼众大败，斩首五万余级。遂拔其南苏、木底、苍岩等三城，始与男生相会。高宗手敕劳之曰：“金山大阵，凶党实繁。卿身先士卒，奋不顾命，左冲右击，所向无前，诸军贾勇，致斯克捷。宜善建功业，全此令名也。”仁贵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，诸将咸言兵少，仁贵曰：“在主将善用耳，不在多也。”遂先锋而行，贼众来拒，逆击大破之，杀获万余人，遂拔扶余城。扶余川四十余城，乘风震慑，一时送款。仁贵便并海略地，与李勣大会军于平壤城。高丽既降，诏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，仍授右威卫大将军，封平阳郡公，兼检校安东都护。移理新城，抚恤孤老；有干能者，随才任使；忠孝节义，咸加旌表。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。

咸亨元年，吐蕃入寇，又以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。率将军阿史那道真、郭待封等以击之。待封尝为鄯城镇守，耻在

仁贵之下，多违节度。军至大非川，将发赴乌海，仁贵谓待封曰：“乌海险远，车行艰涩，若引辎重，将失事机，破贼即回，又烦转运。彼多瘴气，无宜久留。大非岭上足堪置栅，可留二万人作两栅，辎重等并留栅内，吾等轻锐倍道，掩其未整，即扑灭之矣。”仁贵遂率先行，至河口遇贼，击破之，斩获略尽，收其牛羊万余头，回至乌海城，以待后援。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，领辎重继进。比至乌海，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，邀击，待封败走趋山，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。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。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，官军大败，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。仁贵叹曰：“今年岁在康午，军行逆岁，邓艾所以死于蜀，吾知所以败也。”仁贵坐除名。寻而高丽众相率复叛，诏起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。上元中，坐事徙象州，会赦归。高宗思其功，开耀元年，复召见，谓曰：“往九成宫遭水，无卿已为鱼矣。卿又北伐九姓，东击高丽，汉北、辽东咸遵声教者，并卿之力也。卿虽有过的，岂可相忘？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，致使失利，朕所恨者，唯此事耳。今西边不静，瓜、沙路绝，卿岂可高枕乡邑，不为朕指挥耶？”于是起授瓜州长史，寻拜右领军卫将军，检校代州都督，又率兵击突厥元珍等于云州，斩首万余级，获生口二万余人、驼马牛羊三万余头。贼闻仁贵复起为将，素惮其名，皆奔散，不敢当之。其年，仁贵病卒，年七十，赠左骁卫将军，官造灵舆，并家口给传还乡。子讷，别有传。

程务挺，洛州平恩人也。父名振，大业末，仕窦建德为普乐令，甚有能名，诸贼不敢犯其境。寻弃建德归国，高祖遥授永年令，仍令率兵经略河北。名振夜袭鄴县，俘其男女千余人以归。去鄴八十里，阅妇人有乳汁者九十余人，悉放遣之。鄴人感其仁恕，为之设斋，以报其恩。及建德败，始之任。俄而

刘黑闥陷洛州，名振复与刺史陈君宾自拔归朝。母潘、妻李，在路为贼所掠，没于黑闥。名振又从太宗讨黑闥，时黑闥于冀、贝、沧、瀛等州水陆运粮，以拒官军，名振率千余人邀击之，尽毁其舟车。黑闥闻之大怒，遂杀名振母、妻。及黑闥平，名振请手斩黑闥，以其首祭母。名振以功拜营州都督府长史，封东郡公，赐物二千段、黄金三百两。累转洛州刺史。太宗将征辽东，召名振问以经略之事，名振初对失旨；太宗动色诘之，名振酬对逾辩，太宗意解，谓左右曰：“房玄龄常在我前，每见别嗔余人，犹颜色无主。名振生平不见我，向来责让，而词理纵横，亦奇士也。”即日拜右骁卫将军，授平壤道行军总管。前后攻沙卑城，破独山阵，皆以少击众，称为名将。永徽六年，累除营州都督，兼东夷都护。又率兵破高丽于贵端水，焚其新城，杀获甚众。后历晋、蒲二州刺史。龙朔二年卒，赠右卫大将军，谥曰烈。

务挺少随父征讨，以勇力闻，迁右领军卫中郎将。永隆中，突厥史伏念反叛，定襄道行军总管李文暕、曹怀舜、窦义昭等相次战败。又诏礼部尚书裴行俭率兵讨之，务挺为副将，仍检校丰州都督。时伏念屯于金牙山，务挺与副总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。伏念惧不能支，遂间道降于行俭，许伏念以不死。中书令裴炎以伏念惧务挺等兵势而降，非行俭之功，伏念遂伏诛。务挺以功迁右卫将军，封平原郡公。永淳二年，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部落稽之党据县城反，伪称尊号，署百官，又进寇绥息，杀掠人吏，焚烧村落，诏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。务挺进攻其城，拔之，生擒白铁余，尽平其余党。又以功拜左骁卫大将军、检校左羽林军。嗣圣初，与右领军大将军、检校右羽林军张虔勳同受则天密旨，帅兵入殿庭，废中宗为庐陵王，立豫王为皇帝。则天临朝，累受赏赐，特拜其子齐之为尚乘奉

御。务挺泣请回授其弟，则天嘉之，下制褒美，乃拜其弟原州司马务忠为太子洗马。又明年，以务挺为左武卫大将军、单于道安抚大使，督军以御突厥。务挺善于绥御，威信大行，偏裨已下，无不尽力；突厥甚惮之，相率遁走，不敢近边。及裴炎下狱，务挺密表申理之，由是忤旨。务挺素与唐之奇、杜求仁友善，或构言务挺与裴炎、徐敬业皆潜相应接。则天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斩之，籍没其家。突厥闻务挺死，所在宴乐相庆，仍为务挺立祠，每出师攻战，即祈祷焉。

贞观、永徽间，军将又有张士贵、赵道兴，状迹可录。

张士贵者，虢州卢氏人也。本名忽肆，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大业末，聚众为盗，攻剽城邑，远近患之，号为“忽肆贼”。高祖降书招怀之，士贵以所统送款，拜右光禄大夫。累有战功，赐爵新野县公。从平东都，授虢州刺史。高祖谓之曰：“欲卿衣锦昼游耳。”寻入为右武侯将军。贞观七年，破反獠而还，太宗劳之曰：“闻公亲当矢石，为士卒先，虽古名将，何以加也！朕尝闻以身报国者，不顾性命，但闻其语，未闻其实，于公见之矣。”后累迁左领军大将军，改封虢国公。显庆初卒，赠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

赵道兴者，甘州酒泉人。隋右武侯大将军才之子也。道兴，贞观初历迁左武侯中郎将，明闲宿卫，号为称职。太宗尝谓之曰：“卿父为隋武侯将军，甚有当官之誉。卿今克传弓冶，可谓不坠家声。”因授右武侯将军，赐爵天水县子。其父时廨宇，仍旧不改，时人以为荣。道兴尝自指其事曰：“此是赵才将军，还使赵才将军儿坐。”为朝野所笑，传为口实。仪凤中，累迁左金吾卫大将军。文明年，以老病致仕于家。子皎，亦为金吾将军，凡三代执金吾，为时所称。

史臣曰：孝恪机钤果毅，协草昧之际；树勋建策，有杰世

之风。然而务奢为恆，既未尽善，举众失律，不其惑与！张公经略，有天然才度，务稽劝分，董和成绩，惜哉中寿，其才未尽。刑国公神略翕张，雄谋戡定，辅平屯难，始终成业。疏封陟位，未暢茂典，盖阙如也。仁贵骁悍壮勇，为一时之杰，至忠大略，勃然有立。噫，待封不协，以败全略。孔子曰：“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上加明命，竟致立功，知臣者君，信哉！务挺勇力骁果，固有父风，英概辅时，克继洪烈。然而苟预废立，竟陷谗构。古之言曰：“恶之来也，如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向迓。”其是之谓乎！士贵、道兴，逢时立效，得尽义勇，以观厥成；而继父风概，三代执金，不亦美乎！

赞曰：五将雄雄，俱立边功。张、苏二族，功名始终。郭、薛、务挺，徼功奋命。垂则穷边，兵无常胜。

列传第三十四

刘仁轨 郝处俊 裴行俭 子光庭

刘仁轨，汴州尉氏人也。少恭谨好学，遇隋末丧乱，不遑专习，每行坐所在，辄书空地，由是博涉文史。武德初，河南道大使、管国公任瑰将上表论事，仁轨见其起草，因为改定数字。瑰甚异之，遂赤牒补息州参军。稍除陈仓尉。部人有折冲都尉鲁宁者，恃其高班，豪纵无礼，历政莫能禁止。仁轨特加诫喻，期不可再犯，宁又暴横尤甚，竟杖杀之。州司以闻，太宗怒曰：“是何县尉，辄杀吾折冲！”遽追入，与语，奇其刚正，擢授栎阳丞。贞观十四年，太宗将幸同州校猎，属收获未毕，仁轨上表谏曰：“臣闻屋漏在上，知之者在下；愚夫之计，择之者圣人。是以周王询于刍豢，殷后谋于板筑，故得享国弥久，传祚无疆，功宣清庙，庆流后叶。伏惟陛下天性仁爱，躬亲节俭，朝夕克念，百姓为心，一物失所，纳隍轸虑。臣伏闻大驾欲幸同州教习，臣伏知四时搜狩，前王恆典，事有沿革，未必因循。今年甘雨应时，秋稼极盛，玄黄巨野，十分才收一二；尽力刈获，月半犹未讫功；贫家无力，禾下始拟种麦。直据寻常科唤，田家已有所妨。今既供奉猎事，兼之修理桥道，纵大简略，动费一二万工，百姓收敛，实为狼狈。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恩，垂听一介之言，退近旬日，收刈总了，则人尽暇豫，家得康宁。輿轮徐动，公私交泰。”太宗特降玺书劳曰：“卿职任虽卑，竭诚奉国，所陈之事，朕甚嘉之。”寻拜新安令，累迁给事中。

显庆四年，出为青州刺史。五年，高宗征辽，令仁轨监统水军，以后期坐免，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。时苏定方既平百济，留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镇守，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，安抚其余众。文度济海病卒。百济为僧道琛、旧将福信率众复叛，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，引兵围仁愿于府城。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，代文度统众，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。转斗而前，仁轨军容整肃，所向皆下。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，退保任存城。寻而福信杀道琛，并其兵马，招诱亡叛，其势益张。仁轨乃与仁愿合军休息。时苏定方奉诏伐高丽，进围平壤，不克而还。高宗敕书与仁轨曰：“平壤军回，一城不可独固，宜拔就新罗，共其屯守。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，宜且停彼；若其不须，即宜泛海还也。”将士咸欲西归，仁轨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便国家、专之可也。况在沧海之外，密迩豺狼者哉！且人臣进思尽忠，有死无贰，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。主上欲吞灭高丽，先诛百济，留兵镇守，制其心腹。虽妖孽充斥，而备预甚严，宜砺戈秣马，击其不意。彼既无备，何攻不克？战而有胜，士卒自安。然后分兵据险，开张形势，飞表闻上，更请兵船。朝廷知其有成，必当出师命将，声援才接，凶逆自歼。非直不弃成功，实亦永清海外。今平壤之军既回，熊津又拔，则百济余烬，不日更兴，高丽逋藪，何时可灭？且今以一城之地，居贼中心，如其失脚，即为亡虏。拔入新罗，又是坐客，脱不如意，悔不可追。况福信凶暴，残虐过甚，余丰猜惑，外合内离，鸱张共处，势必相害。唯宜坚守观变，乘便取之，不可动也。”众从之。时扶余丰及福信等以真岷城临江高险，又当冲要，加兵守之。仁轨引新罗之兵，乘夜薄城。四面攀草而上，比明而入据其城，遂通新罗运粮之路。俄而余丰袭杀福信，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，以拒官军。

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。仁师既与仁轨等相合，兵士大振。于是诸将会议，或曰：“加林城水陆之冲，请先击之。”仁轨曰：“加林险固，急攻则伤损战士，固守则用日持久，不如先攻周留城。周留，贼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恶务本，须拔其源。若克周留，则诸城自下。”于是仁师、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。仁轨乃别率杜爽、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，自熊津江往白江，会陆军同趣周留城。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，四战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，贼众大溃。余丰脱身而走，获其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忠志等，率士女及伪众并耽罗国使，一时并降。百济诸城，皆复归顺。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。

先是，百济首领沙吒相如、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，鸠集亡散，各据险以应福信，至是率其众降。仁轨谕以恩信，令自领子弟以取任存城，又欲分兵助之。孙仁师曰：“相如等兽心难信，若授以甲仗，是资寇兵也。”仁轨曰：“吾观相如、常之皆忠勇有谋，感恩之士，从我则成，背我必灭，因机立效，在于兹日，不须疑也。”于是给其粮仗，分兵随之，遂拔任存城。迟受信弃其妻子走投高丽，于是百济之余烬悉平。孙仁师与刘仁愿振旅而还，诏留仁轨勒兵镇守。初，百济经福信之乱，合境凋残，僵尸相属。仁轨始令收敛骸骨，瘞埋吊祭之。修录户口，署置官长，开通途路，整理村落，建立桥梁，补葺堤堰，修复陂塘，劝课耕种，赈贷贫乏，存问孤老。颁宗庙忌讳，立皇家社稷。百济余众，各安其业。于是渐营屯田，积粮抚士，以经略高丽。仁愿既至京师，上谓曰：“卿在海东，前后奏请，皆合事宜，而雅有文理。卿本武将，何得然也？”对曰：“刘仁轨之词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上深叹赏之，因超加仁轨六阶，正授带方州刺史，并赐京城宅一区，厚赉其妻子，遣使降玺书劳

勉之。仁轨又上表曰：

臣蒙陛下曲垂天奖，弃瑕录用，授之刺举，又加连率。材轻职重，忧责更深，常思报效，冀酬万一，智力浅短，淹滞无成。久在海外，每从征役，军旅之事，实有所闻。具状封奏，伏愿详察。臣看见在兵募，手脚沉重者多，勇健奋发者少，兼有老弱，衣服单寒，唯望西归，无心展效。臣问：“往在海西，见百姓人人投募，争欲征行，乃有不用官物，请自办衣粮，投名义征。何因今日募兵，如此伧弱？”皆报臣云：“今日官府，与往日不同，人心又别。贞观、永徽年中，东西征役，身死王事者，并蒙敕使吊祭，追赠官职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。从显庆五年以后，征役身死，更不借问。往前渡辽海者，即得一转勋官；从显庆五年以后，频经渡海，不被记录。州县发遣兵募，人身少壮、家有钱财、参逐官府者，东西藏避，并即得脱；无钱参逐者，虽是老弱，推背即来。显庆五年，破百济勋，及向平壤苦战勋，当时军将号令，并言与高官重赏，百方购募，无种不道。泊到西岸，唯闻枷锁推禁，夺赐破勋，州县追呼，求住不得，公私困弊，不可言尽。发海西之日，已有自害逃走，非独海外始逃。又为征役，蒙授勋级，将为荣宠，频年征役，唯取勋官，牵挽辛苦，与白丁无别。百姓不愿征行，特由于此。“陛下再兴兵马，平定百济，留兵镇守，经略高丽。百姓有如此议论，若为成就功业？臣闻琴瑟不调，改而更张，布政施化，随时取适。自非重赏明罚，何以成功？臣又问：“见在兵募，旧留镇五年，尚得支济；尔等始经一年，何因如此单露？”并报臣道：“发家来日，唯遣作一年装束，自从离家，已经二年。在朝阳甯津，又遣来去运粮，涉海遭风，多有漂失。”臣勘责见在兵募，衣裳单露，不堪度冬者，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，且得一冬充事。来年秋后，更无准拟。陛下若欲殄灭高丽，不可

弃百济土地。余丰在北，余勇在南，百济、高丽，旧相党援，倭人虽远，亦相影响，若无兵马，还成一国。既须镇压，又置屯田，事藉兵士，同心同德。兵士既有此议，不可胶柱因循，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。除此之外，更相褒赏，明敕慰劳，以起兵募之心。若依今日以前布置，臣恐师老且疲，无所成就。臣又见晋代平吴，史籍具载。内有武帝、张华，外有羊祜、杜预，筹谋策画，经纬谘询。王浚之徒，折冲万里，楼船战舰，已到石头。贾充、王浑之辈，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。武帝报云：“平吴之计，出自朕意，张华同朕见耳，非其本心。”是非不同，乖乱如此。平吴之后，犹欲苦绳王浚，赖武帝拥护，始得保全。不逢武帝圣明，王浚不存首领。臣每读其书，未尝不抚心长叹。伏惟陛下既得百济，欲取高丽，须外内同心，上下齐奋，举无遗策，始可成功。百姓既有此议，更宜改调。臣恐是逆耳之事，无人为陛下尽言。自顾老病日侵，残生几何？奄忽长逝，衔恨九泉，所以披露肝胆，昧死闻奏。

上深纳其言。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，与旧镇兵交代，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，遣以招辑其余众。扶余勇者，扶余隆之弟也，是时走在倭国，以为扶余丰之应，故仁轨表言之。于是仁轨浮海西还。初，仁轨将发带方州，谓人曰：“天将富贵此翁耳！”于州司请历日一卷，并七庙讳，人怪其故，答曰：“拟削平辽海，颁示国家正朔，使夷俗遵奉焉。”至是皆如其言。

麟德二年，封泰山，仁轨领新罗及百济、耽罗、倭四国酋长赴会，高宗甚悦，擢拜大司宪。乾封元年，迁右相，兼检校太子左中护，累前后战功，封乐城县男。三年，为熊津道安抚大使，兼溟江道总管，副司空李勣讨平高丽。总章二年，军回，以疾辞职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咸亨元年，复授陇州刺史。三年，征拜太子左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五

年，为鸡林道大总管，东伐新罗。仁轨率兵径度瓠卢河，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。以功进爵为公，并子侄三人，并授上柱国。州党荣之，号其所居为乐城乡三柱里。上元二年，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宾客，依旧监修国史。仪凤二年，以吐蕃入寇，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。仁轨每有奏请，多被中书令李敬玄抑之，由是与敬玄不协。仁轨知敬玄素非边将才，冀欲中伤之，上言西蕃镇守事非敬玄莫可。高宗遽命敬玄代之。敬玄至洮河军，寻为吐蕃所败。永隆二年，兼太子太傅。未几，以老乞骸骨，听解尚书左仆射，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。永淳元年，高宗幸东都，皇太子京师监国，遣仁轨与侍中裴炎、中书令薛元超留辅太子。二年，太子赴东都，又令太孙重照京师留守，仍令仁轨为副。则天临朝，加授特进，复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专知留守事。仁轨复上疏辞以衰老，请罢居守之任，因陈吕后祸败之事，以申规谏。则天使武承嗣赍玺书往京慰喻之曰：“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，眇身且代亲政。远劳劝诫，复表辞衰疾，怪望既多，徬徨失据。又云‘吕后见嗤于后代，禄、产贻祸于汉朝’，引喻良深，愧慰交集。公忠贞之操，终始不渝；劲直之风，古今罕比。初闻此语，能不罔然；静而思之，是为龟镜。且端揆之任，仪刑百辟，况公先朝旧德，遐迩具瞻。愿以匡救为怀，无以暮年致请。”寻进封郡公。垂拱元年，从新令改为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寻薨，年八十四。则天废朝三日，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赐其家实封三百户。仁轨虽位居端揆，不自矜倨。每见贫贱时故人，不改布衣之旧。初为陈仓尉，相工袁天纲谓曰：“君终当位邻台辅，年将九十。”后果如其言。仁轨身经隋末之乱，辑其见闻，著《行年记》，行于代。

子浚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垂拱二年，为酷吏所陷，被杀，妻子籍没。中宗即位，以仁轨春宫旧僚，追赠太尉。浚子冕，开元中，为秘书省少监，表请为仁轨立碑，谥曰文献。

史臣韦述曰：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，刘则甘言接人，以收物誉；戴则正色拒下，推美于君。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，而戴氏之勩无所闻焉。呜呼！高名美称，或因邀饰而致远；深仁至行，或以韬晦而莫传。岂唯刘、戴而然，盖自古有之矣。故孔子曰：“众好之，必察焉；众恶之，必察焉。”非夫圣智，鲜不惑也。且刘公逞其私忿，陷人之所不能，覆徒貽国之耻，忠恕之道，岂其然乎？

郝处俊，安州安陆人也。父相贵，隋末，与妻父许绍据硤州归国，以功授滁州刺史，封甑山县公。处俊年十岁余，其父卒于滁州，父之故吏赠送甚厚，仅满千余匹，悉辞不受。及长，好读《汉书》略能暗诵。贞观中，本州进士举，吏部尚书高士廉甚奇之，解褐授著作佐郎，袭爵甑山县公。兄弟笃睦，事诸舅甚谨。再转滕王友，耻为王官，遂弃官归耕。久之，召拜太子司议郎，五迁吏部侍郎。乾封二年，改为司列少常伯。属高丽反叛，诏司空李勣为涓江道大总管，以处俊为副。尝次贼城，未遑置阵，贼徒奄至，军中大骇。处俊独据胡床，方餐乾粮，乃潜简精锐击败之，将士多服其胆略。总章二年，拜东台侍郎，寻同东西台三品。咸亨初，高宗幸东都，皇太子于京师监国，尽留侍臣戴至德、张文瓘等以辅太子，独以处俊从。时东州道总管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，奏称有高丽僧言中国灾异，请诛之。上谓处俊曰：“朕闻为君上者，以天下之目而视，以天下之耳而听，盖欲广闻见也。且天降灾异，所以警悟人君。其变苟实，言之者何罪？其事必虚，闻之者足以自戒。舜立谤木，良有以也。欲箝天下之口，其可得乎？此不足以加罪。”特令

赦之。因谓处俊曰：“王者无外，何藉于守御。虽然，重门击柝，盖备不虞，方知禁卫在于谨肃。朕尝以秦法犹为太宽，荆轲匹夫耳，而匕首窃发，始皇骇惧，莫有拒者，岂不由积习宽慢使其然乎？”处俊对曰：“此由法急所致，非宽慢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秦法：辄升殿者，夷三族。人皆惧族，安有敢拒者？逮乎魏武，法尚峻。臣见《魏令》云：‘京城有变，九卿各居其府。’其后严才作乱，与其徒属数十人攻左掖门，魏武登铜雀台远望，无敢救者。时王修为奉常，闻变召车马，未至，便将官属步至宫门。魏武望见之，曰：‘彼来者必王修乎！’此由王修察变知机，违法赴难。向各守法，遂成其祸。故王者设法敷化，不可以太急。夫政宽则人慢，政急则人无所措手足。圣王之道，宽猛相济。《诗》曰‘不懈于位，人之攸暨’，谓仁政也；又曰‘式遏寇虐，无俾作慝’，谓威刑也。《洪范》曰‘高明柔克，沉潜刚克’，谓中道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又有胡僧卢伽阿逸多受诏合长年药，高宗将饵之。处俊谏曰：“修短有命，未闻万乘之主，轻服蕃夷之药。昔贞观末年，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迦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。胡人有异术，征求灵草秘石，历年而成。先帝服之，竟无异效，大渐之际，名医莫知所为。时议者归罪于胡人，将申显戮，又恐取笑夷狄，法遂不行。龟镜若是，惟陛下深察。”高宗纳之，但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，不服其药。寻而官名复旧。处俊授黄门侍郎。三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转中书侍郎。四年，监修国史。上元元年，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。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，帝令雍王贤为东朋，周王玮为西朋，务以角胜为乐。处俊谏曰：“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，恐其欺诈之心生也。伏以二王春秋尚少，意趣未定，当须推多让美，相敬如一。今忽分为二朋，递相夸竞。且俳优小人，言辞

无度，酣乐之后，难为禁止，恐其交争胜负，讥诮失礼。非所以导仁义，示和睦也。”高宗矍然曰：“卿之远识，非众人所及也。”遽令止之。寻代阎立本为中书令。岁余，兼太子宾客、检校兵部尚书。

三年，高宗以风疹欲逊位，令天后摄知国事，与宰相议之。处俊对曰：“尝闻礼经云：‘天子理阳道，后理阴德。’则帝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阳之与阴，各有所主守也。陛下今欲违反此道，臣恐上则谪见于天，下则取怪于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，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？况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二圣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陛下正合谨守宗庙，传之子孙，诚不可持国与人，有私于后族。伏乞特垂详纳。”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：“处俊所引经旨，足可依凭，惟圣虑无疑，则苍生幸甚。”帝曰：“是。”遂止。仪凤二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，并依旧知政事，监修国史。四年，代张文瓘为侍中。处俊性俭素，土木形骸，自参综朝政，每与上言议，必引经籍以应对，多有匡益，甚得大臣之体。侍中、平恩公许圜师，即处俊之舅，早同州里，俱宦达于时。又其乡人田氏、彭氏，以殖货见称。有彭志筠，显庆中，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，诏受其绢万匹，特授奉议郎，仍布告天下。故江、淮间语曰：“贵如许、郝，富若田、彭。”处俊迁太子少保。开耀元年薨，年七十五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大都督。高宗甚伤悼之，顾谓侍臣曰：“处俊志存忠正，兼有学识。至于雕饰服玩，虽极知无益，然常人不能抑情弃舍，皆好尚奢侈，处俊尝保其质素，终始不渝。虽非元勋佐命，固亦多时驱使。又见遗表，忧国忘家，今既云亡，深可伤惜。”即于光顺门举哀一日，不视事，终祭以少牢，赠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硕。令百官赴哭，给灵舆，并家口递还乡，官供葬事。其

子秘书郎北叟上表辞所赠赐及葬递之事，高宗不许。侍中裴炎曰：“处俊临亡，臣往见之，属臣曰：‘生既无益明时，死后何宜烦费。瞑目之后，倘有恩赐赠物，及归乡递送，葬日营造，不欲劳官司供给。’”高宗深嘉叹之，从其遗意，唯加赠物而已。处俊孙象贤，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，坐事伏诛，临刑言多不顺。则天大怒，令斩讫，仍支解其体，发其父母坟墓，焚爇尸体，处俊亦坐斫棺毁柩。自此法司每将杀人，必先以木丸塞其口，然后加刑，讫于则天之代。

裴行俭，绛州闻喜人。曾祖伯凤，周骠骑大将军、汾州刺史、琅邪郡公。祖定高，冯翊郡守，袭封琅邪公。父仁基，隋左光禄大夫，陷于王世充，后谋归国，事泄遇害；武德中，赠原州都督，谥曰忠。行俭幼以门荫补弘文生。贞观中，举明经，拜左屯卫仓曹参军。时苏定方为大将军，甚奇之，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。显庆二年，六迁长安令。时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，行俭以为国家忧患必从此始，与太尉长孙无忌、尚书左仆射褚遂良私议其事，大理袁公瑜于昭仪母荣国夫人谮之，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。麟德二年，累拜安西大都护，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，征拜司文少卿。总章中，迁司列少常伯。咸亨初，官名复旧，改为吏部侍郎，与李敬玄为贰，同时典选十余年，甚有能名，时人称为裴、李。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，引铨注等法，又定州县升降、官资高下，以为故事。上元二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。尝以绢素百卷，令行俭草书《文选》一部，帝览之称善，赐帛五百段。行俭尝谓人曰：“褚遂良非精笔佳墨，未尝辄书，不择笔墨而妍捷者，唯余及虞世南耳。”三年，吐蕃背叛，诏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。寻又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，并受元帅周王节度。仪凤二年，十姓可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李遮匭扇动蕃落，侵逼安西，连和

吐蕃，议者欲发兵讨之。行俭建议曰：“吐蕃叛涣，干戈未息，敬玄、审礼，失律丧元，安可更为西方生事？今波斯王身没，其子泥涅师师充质在京，望差使往波斯册立，即路由二蕃部落，便宜从事，必可有功。”高宗从之，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，仍为安抚大食使。途经莫贺延碛，属风沙晦暝，导者益迷。行俭命下营，虔诚致祭，令告将吏，泉井非遥。俄而云收风静，行数百步，水草甚丰，后来之人，莫知其处。众皆悦服，比之贰师将军。至西州，人吏郊迎，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。乃扬言给其下曰：“今正炎蒸，热坂难冒，凉秋之后，方可渐行。”都支觐知之，遂不设备。行俭仍召四镇诸蕃酋长豪杰谓曰：“忆昔此游，未尝厌倦，虽还京辇，无时暂忘。今因是行，欲寻旧赏，谁能从吾猎也？”是时蕃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。行俭假为畋游，教试部伍，数日，遂倍道而进。去都支部落十余里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，外示闲暇，似非讨袭，续又使人趣召相见。都支先与遮匐通谋，秋中拟拒汉使，卒闻军到，计无所出，自率兒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，遂擒之。是日，传其契箭，诸部酋长悉来请命，并执送碎叶城。简其精骑，轻赍晓夜前进，将虏遮匐。途中果获都支还使，与遮匐使同来。行俭释遮匐行人，令先往晓喻其主，兼述都支已擒，遮匐寻复来降。于是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，擒都支、遮匐而还。高宗廷劳之曰：“比以西服未宁，遣卿总兵讨逐，孤军深入，经途万里。卿权略有闻，诚节夙著，兵不血刃，而凶党殄灭。伐叛柔服，深副朕委。”寻又赐宴。谓行俭曰：“卿文武兼资，今故授卿二职。”即日拜礼部尚书，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

调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温傅反，单于管内二十四州并叛应之，众数十万。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，反为所败。于是以

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太仆少卿李思文、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，并西军程务挺、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，连亘数千里，并受行俭节度。唐世出师之盛，未之有也。行俭行至朔州，知萧嗣业以运粮被掠，兵多饿死，遂诈为粮车三百乘，每车伏壮士五人，各赍陌刀、劲弩，以羸兵数百人援车，兼伏精兵，令居险以待之。贼果大下，羸兵弃车散走。贼驱车就泉水。解鞍牧马，方拟取粮，车中壮士齐发，伏兵亦至，杀获殆尽，余众奔溃。自是续遣粮车，无敢近之者。及军至单于之北，际晚下营，壕堑方周，遽令移就崇冈。将士皆以土众方就安堵，不可劳扰，行俭不从，更令促之。比夜，风雨暴至，前设营所水深丈余，将士莫不叹伏。贼众于黑山拒战，行俭频战皆捷，前后杀虏不可胜数。伪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，以其首来降，又擒其大首领奉职而还。余党走依狼山。行俭既回，阿史那伏念又伪称可汗，与温傅合势，鸠集余众。明年，行俭复总诸军讨之。顿军于代州之陁口，纵反间说伏念与温傅，令相猜贰。伏念恐惧，密送降款，仍请自效。行俭不泄其事，而密表以闻。数日，有烟尘涨天而至，斥候惶惑来白，行俭召三军谓曰：“此是伏念执温傅来降，非他。然受降如受敌，但须严备。”更遣单使迎前劳之。少间，伏念果率其属缚温傅诣军门请罪，尽平突厥余党。高宗大悦，遣户部尚书崔知悌赴军劳之。侍中裴炎害行俭之功，总管程务挺、张虔勖上言：“伏念为子营逼逐，又碛北回纥等同向南逼之，窘急而降。”由是行俭之功不录，斩伏念及温傅于都市。行俭叹曰：“浑、浚前事，古今耻之。但恐杀降之后，无复来者。”因称疾不出，以勋封闻喜县公。永淳元年，十姓伪可汗车薄反叛，诏复以行俭为金牙道大总管，率十将军以讨之。师未行。其年四月，行俭病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献。特诏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

人检校家事，五六年间，待兒孙稍成长日停。中宗即位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

有集二十卷，撰《草字杂体》数万言，并传于代。又撰《选谱》十卷，安置军营、行阵部统、克料胜负、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诀，则天令秘书监武承嗣诣宅，并密收入内。行俭尤晓阴阳、算术，兼有人伦之鉴。自掌选及为大总管，凡遇贤俊，无不甄采，每制敌摧凶，必先期捷日。时有后进杨炯、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，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，引以示行俭，行俭曰：“才名有之，爵禄盖寡。杨应至令长，余并鲜能令终。”是时，苏味道、王勃未知名，因调选，行俭一见，深礼异之。仍谓曰：“有晚年子息，恨不见其成长。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，愿记识此辈。”其后相继为吏部。皆如其言。行俭尝所引偏裨，有程务挺、张虔勳、崔智辩、王方翼、党金毗、刘敬同、郭待封、李多祚、黑齿常之，尽为名将，至刺史、将军者数十人。其所知赏，多此类也。行俭尝令医人合药，请犀角、麝香，送者误遗失，已而惶惧潜窜。又有敕赐马及新鞍，令史辄驰骤，马倒鞍破，令史亦逃。行俭并委所亲招到，谓曰：“尔曹岂相轻耶？皆错误耳。”待之如故。初，平都支、遮匐，大获瑰宝，蕃酋将士愿观之，行俭因宴设，遍出历示。有马脑盘，广二尺余，文彩殊绝。军吏王休烈捧盘，历阶趋进，误蹶衣，足跌便倒，盘亦随碎，休烈惊惶，叩头流血，行俭笑而谓曰：“尔非故也，何至于是！”更不形颜色。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皿三千余事，驼马称是，并分给亲故并副使已下，数日便尽。少子光庭，开元中为侍中，以恩例赠行俭为太尉。

光庭早孤。母库狄氏，则天时召入宫，甚见亲待，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。后以武三思之婿缘坐，左迁郢州司马。开元初，六迁右率府中郎将，擢授司门郎中。岁余，转兵部郎中。光庭

沉静少言，寡于交游，既历清要，时人初未许之。及在职，公务修整，众方叹伏焉。十三年，将有事于岱岳，中书令张说以大驾东巡，京师空虚，恐夷狄乘间窃发，议欲加兵守边，以备不虞，召光庭谋兵事。光庭曰：“封禅者，所以告成功也。夫成功者，恩德无不及，百姓无不安，万国无不怀。今将告成而惧夷狄，何以昭德也？大兴力役，用备不虞，且非安人也。方谋会同而阻戎心，又非怀远也。有此三者，则名实乖矣。且诸蕃之国，突厥为大，贻币往来，愿修恩好有年矣。今兹遣一使征其大臣赴会，必欣然应命。突厥受诏，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。虽偃旗息鼓，高枕有余矣。”说曰：“善。吾所不及矣。”

“因奏而行之，寻转鸿胪少卿。东封还，迁兵部侍郎。十七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兼御史大夫。无几，迁黄门侍郎，依旧知政事。从巡五陵回，拜侍中，兼吏部尚书，又加弘文馆学士。光庭乃撰《瑶山往则》及《维城前轨》各壹卷，上表献之。手制褒美，赐绢五百匹，上令皇太子已下于光庭门与光庭相见，以重其讽诫之意。光庭又引寿安丞李融、拾遗张琪、著作左郎司马利宾等，令直弘文馆，撰《续春秋传》上表请以经为御撰，而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，上又手制褒赏之。光庭委笔削于李融，书竟不就。时有上书请以皇室为金德者，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。光庭以国家符命久著史策，若有改易，恐貽后学之诮，密奏请依旧为定，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。二十年，扈从祠后土，加光禄大夫，封正平男。寻卒，年五十八，优制赠太师，辍朝三日。初，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协。及为吏部，奏用循资格，并促选限至正月三十日令毕，其流外行署，亦令门下省之。光庭卒后，嵩又奏请一切罢之，光庭所引进者尽出为外职。时有门下主事阎麟之，为光庭腹心，专知吏部选官，每麟之裁定，光庭随而下笔，时人语曰：“麟之口，

光庭手。”太常博士孙琬将议光庭谥，以其用循资格，非奖劝之道，建议谥为“克”。时人以为希嵩意旨。上闻而特下诏，赐谥曰忠献，仍令中书令张九龄为其碑文。史官韦述以改谥为非，论之曰：《春秋》之义，诸侯死王事者，葬之加一等，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赏也。爰至汉、魏，则褻之印绶，宠被窳窳，唯德是褒，岂虚授也！近代已来，宠赠无纪，或以职位崇显，一切优锡；或以子孙荣贵，恩例所加，贤愚虚实，为一贯矣。裴光庭以守法之吏，骤登相位，践历机衡，岂不多愧？赠以师范，何其滥欤！张燕公有扶翊之勋，居讲讽之旧，秩跻九命，官历二端，议者犹谓赠之过当，况光庭去斯犹远，何妄窃之甚哉！盖名器假人，昔贤之所惋也。

史臣曰：昔晋侯选任将帅，取其说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，良有以也。夫权谋方略，兵家之大经，邦国系之以存亡，政令因之而强弱，则冯众怙力，豨勇虎暴者，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！故王猛、诸葛亮振起穷巷，驱驾豪杰，左指右顾，廓定霸图，非他道也，盖智力权变，适当其用耳。刘乐城、裴闻喜，文雅方略，无谢昔贤，治戎安边，绰有心术，儒将之雄者也。天后预政之时，刑峻如壑，多以谀佞希恩，而乐城、甌山，昌言规正，若时无君子，安及此言？正平铨藻吏能，文学政事，颇有深识。而前史讥其谬谥，有涉陈寿短武侯应变之论乎！非通论也。

赞曰：殷礼阿衡，周师吕尚。王者之兵，儒者之将。乐城、闻喜，当仁不让。管、葛之谭，是吾心匠。

列传第三十五

唐临 孙绍 张文瓘 兄文琮 从弟文收 徐有功

唐临，京兆长安人，周内史瑾孙也。其先自北海徙关中。伯父令则，开皇末为左庶子，坐谄事太子勇诛死。临少与兄皎俱有令名。武德初，隐太子总兵东征，临诣军献平王世充之策，太子引直典书坊，寻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。宫殿废，出为万泉丞。县有轻囚十数人，会春暮时雨，临白令请出之，令不许。临曰：“明公若有所疑，临请自当其罪。”令因请假，临召囚悉令归家耕种，与之约，令归系所。囚等皆感恩贷，至时毕集诣狱，临因是知名。

再迁侍御史，奉使岭外，按交州刺史李道彦等申叩冤系三千余人。累转黄门侍郎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俭薄寡欲，不治第宅，服用简素，宽于待物。尝欲吊丧，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，家僮误将余衣，惧未敢进。临察知之，使召谓曰：“今日气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，且止之也。”又尝令人煮药，失制。潜知其故，谓曰：“阴暗不宜服药，宜即弃之。”竟不扬言其过，其宽恕如此。

高宗即位，检校吏部侍郎。其年，迁大理卿。高宗尝问临在狱系囚之数，临对诏称旨。帝喜曰：“朕昔在东宫，卿已事朕，朕承大位，卿又居近职，以畴昔相委，故授卿此任。然为国之要，在于刑法，法急则人残，法宽则失罪，务令折中，称

朕意焉。”高宗又尝亲录死囚，前卿所断者号叫称冤，临所入者独无言。帝怪问状，囚曰：“罪实自犯，唐卿所断，既非冤滥，所以绝意耳。”帝叹息良久曰：“为狱者不当如此耶！”

永徽元年，为御史大夫。明年，华州刺史萧龄之以前任广州都督赃事发，制付群官集议。及议奏，帝怒，令于朝堂处置。临奏曰：

臣闻国家大典，在于赏刑，古先圣王，惟刑是衅。《虞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，与其杀弗辜，宁失弗经。”《周礼》：“刑平国用中典，刑乱国用重典。”天下太平，应用尧、舜之典。比来有司多行重法，叙勋必须刻削，论罪务从重科，非是憎恶前人，止欲自为身计。今议萧龄之事，有轻有重，重者流死，轻者请除名。以龄之受委大籓，赃罪狼籍，原情取事，死有余辜。然既遣详议，终须近法。窃惟议事群官，未尽识议刑本意。律有八议，并依《周礼》旧文，矜其异于众臣，所以特制议法。礼：王族刑于隐者，所以议亲；刑不上大夫，所以议贵。知重其亲贵，议欲缓刑，非为嫉其贤能，谋致深法。今既许议，而加重刑，是与尧、舜相反，不可为万代法。

高宗从其奏，龄之竟得流于岭外。

寻迁刑部尚书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复历兵部、度支、吏部三尚书。显庆四年，坐事，贬为潮州刺史。卒官，年六十。所撰《冥报记》二卷，大行于世。

兄皎，武德初为秦府记室，从太宗征讨，专掌书檄，深见亲待。贞观中，累转吏部侍郎。先是，选集无限，随到补职，时渐太平，选人稍众，皎始请以冬初一时大集，终季春而毕，至今行之。历迁益州长史。卒，赠太常卿。

子之奇，调露中为给事中，坐尝为章怀太子僚属徙边。文明元年，起为括苍令，与徐敬业作乱伏诛。

临孙绍，博学，善《三礼》。神龙中为太常博士。景龙二年，韦庶人上言：“自妃、主及命妇、宫官，葬日请给鼓吹。”中宗特制许之。绍上疏谏曰：“窃闻鼓吹之乐，本为军容。昔黄帝涿鹿有功，以为警卫。故柷鼓曲有《灵夔吼》《雕鹗争》、《石坠崖》、《壮士怒》之类，自昔功臣备礼，适得用之。丈夫有四方之功，以恩加宠锡。假如郊天祀地，诚是重仪，惟有宫悬，本无案据。故知军乐所备，尚不洽于神祇；钲鼓之音，岂能接于闺闼。准式，公主、王妃已下葬礼，惟有团扇、方扇、彩帷、锦鄣之色。加之鼓吹，历代未闻。又准令，五品官婚葬，元无鼓吹，惟京官五品，得借四品鼓吹为仪。令特给五品以上母妻，五品官则不当给限，便是班秩本因夫子，仪饰乃复过之。事非伦次，难为定制，参详义理，不可常行。请停前敕，各依常典。”疏奏不纳。

绍寻迁左台侍御史，兼太常博士。中宗将亲拜南郊，国子祭酒祝钦明等希旨皇后为亚献，绍与博士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。又则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户五百人，武三思及子崇训墓各置守户六十人。以武氏外戚乃与昭陵礼同，三思等复逾亲王之制，又上疏切谏。当时虽皆不从，深为议者所美。睿宗即位，又数陈时政损益，累转给事中，仍知礼仪事。

先天二年冬，今上讲武于骊山，绍以修仪注不合旨，坐斩。时今上既怒讲武失仪，坐绍于纛下，右金吾将军李邕遽请宣敕，遂斩之。时人既痛惜绍，而深咎于邕。寻有敕罢邕官，遂摈废终身。

张文瓘，贝州武城人。大业末徙家魏州之昌乐。瓘幼孤，事母兄以孝友闻。贞观初，举明经，补并州参军。时英国公李勣为长史，深礼之。累迁水部员外郎。时兄文琮为户部侍郎，旧制兄弟不许并居台阁，遂出为云阳令。龙朔年，累授东西台

舍人、参知政事。寻迁东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兼知左史事。

时初造蓬莱、上阳、合璧等宫，又征讨四夷，厩马有万匹，仓库渐虚。文瓘因进谏曰：“人力不可不惜，百姓不可不养，养之逸则富以康，使之劳则怨以叛。秦皇、汉武，广事四夷，多造宫室，使土崩瓦解，户口减半。臣闻制化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人罔常怀，怀于有仁。陛下不制于未乱之前，安能救于既危之后？百姓不堪其弊，必构祸难，殷鉴不远，近在隋朝。臣愿稍安抚之，无使生怨。”上深纳其言，于是节减厩马数千匹，赐文瓘缗锦百段。

咸亨三年，官名复旧，改授黄门侍郎，兼太子左庶子。俄迁大理卿，依旧知政事。文瓘至官旬日，决遣疑事四百余条，无不允当，自是人有抵罪者，皆无怨言。文瓘常有疾，系囚相与斋祷，愿其视事。当时咸称其执法平恕，以比戴胄。上元二年，拜侍中，兼太子宾客。大理诸囚闻文瓘改官，一时恸哭，其感人心如此。

文瓘性严正，诸司奏议，多所纠驳，高宗甚委之。或时卧疾在家，朝廷每有大事，上必问诸宰臣曰：“与文瓘议未？”奏云未者，则遣共筹之。奏云已议者，皆报可从之。其后，新罗外叛，高宗将发兵讨除。时文瓘疾病在家，乃舆疾请见，奏曰：“比为吐蕃犯边，兵屯寇境，新罗虽未即顺，师不内侵。若东西俱事征讨，臣恐百姓不堪其弊。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。”高宗从之。仪凤二年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懿。以其经事孝敬皇帝，特敕陪葬恭陵。四子：潜、沛、洽、涉。中宗时，潜官至魏州刺史，沛同州刺史，洽卫尉卿，涉殿中监。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，时人谓之“万石张家”。及韦温等被诛之际，涉为乱兵所杀。

兄文琮，贞观中为持书侍御史。三迁亳州刺史，为政清简，

百姓安之。永徽初，表献《太宗文皇帝颂》优制褒美，赐绢百匹，征拜户部侍郎。从母弟房遗爱以罪贬授房州刺史，文琮作诗祖饯。及遗爱诛，坐是出为建州刺史。州境素尚淫祀，不修社稷。文琮下教书曰：“春秋二社，盖本为农，惟独此州，废而不立。礼典既阙，风俗何观？近年已来，田多不熟，抑不祭先农所致乎！神在于敬，何以邀福？”于是示其节限条制，百姓欣而行之。寻卒，文集二十卷。子戩，官至江州刺史，撰《丧仪纂要》七卷，行于时。戩弟锡，则天时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先是，姊子李峤知政事，锡拜官，而峤罢相出为国子祭酒，舅甥相代为相，时人荣之。锡与郑杲俱知天官选事，坐赃，则天将斩之以徇，临刑而特赦之。中宗时，累迁工部尚书，兼修国史，寻令于东都留守。中宗崩，韦庶人临朝，诏锡与刑部尚书裴谈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旬日，出为绛州刺史。累封平原郡公，以年老致仕而卒。

文琮从父弟文收，隋内史舍人虔威子也。尤善音律，尝览萧吉《乐谱》以为未甚详悉，更博采群言及历代沿革，裁竹为十二律吹之，备尽旋宫之义。时太宗将创制礼乐，召文收于太常，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。太乐有古钟十二，近代惟用其七，余有五，俗号哑钟，莫能通者。文收吹律调之，声皆响彻，时人咸服其妙。寻授协律郎。十一年，文收表请厘正太乐，上谓侍臣曰：“乐本缘人，人和则乐和。至如隋炀帝末年，天下丧乱，纵令改张音律，知其终不和谐。若使四海无事，百姓安乐，音律自然调和，不藉更改。”竟不依其请。十四年，景云见，河水清，文收采《殊雁天马》之义，制《景云河清》乐，名曰“燕乐”，奏之管弦，为乐之首，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。咸亨元年，迁太子率更令，卒官。撰《新乐书》十二卷。

徐有功，国子博士文远孙也。举明经，累转蒲州司法参军，

绍封东莞男。为政宽仁，不行杖罚。吏人感其恩信，递相约曰：“若犯徐司法杖者，众必斥罚之。”由是人争用命，终于代满，不戮一人。载初元年，累迁司刑丞。时酷吏周兴、来俊臣、丘神勣、王弘义等构陷无辜，皆抵极法，公卿震恐，莫敢正言。有功独存平恕，诏下大理者，有功皆议出之，前后济活数十百家。常于殿庭论奏曲直，则天厉色诘之，左右莫不悚栗，有功神色不挠，争之弥切。寻转秋官员外郎，转郎中。俄而凤阁侍郎任知古、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构陷当死，则天谓公卿曰：“古人以杀止杀，我今以恩止杀。就群公乞知古等，赐以再生，各授以官，佗申来效。”俊臣、张知默等又抗表请申大法，则天不许之。俊臣乃独引行本，重验前罪，奏曰：“行本潜行悖逆，告张知蹇与庐陵王反不实，罪当处斩。”有功驳奏曰：“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赐，亏圣人恩信之道。为臣虽当嫉恶，然事君必将顺其美。”行本竟以免死。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长沙，又为唐奉一所构，高宗未私议吉凶，谋复李氏，将诛之。有功又固争之，不能得。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曰：“臣闻两汉故事，附下罔上者腰斩，面欺者亦斩。又《礼》云：析言破律者杀。有功故出反囚，罪当不赦，请推按其罪。”则天虽不许系问，然竟坐免官。久之，起为左台侍御史，则天特褒异之。时远近闻有功授职，皆欣然相贺。

有功尝上疏论天官、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使愆失，其略曰：“陛下即位已来，海内职员一定，而天下选人渐多。掌选之曹用舍不平，补拟乖次，嘱请公行，颜面罔惧。遂使嚣谤满路，怨讟盈朝，浸以为常，殊无愧悼。又往属唐朝季年，时多逆节，鞠讯结断，刑狱至严。革命以来，载祀遽积，余风未殄，用法犹深。今推鞠者犹行酷法，妄劾断。臣即按验，奏而劾之，获其枉状，请即付法断罪，亦夺禄贬考，以惭其德。其三司受表

及理匭申冤使，不速与夺，致令拥塞，有理不为申者，亦望准前弹奏，贬考夺禄。臣昔处法司，缘蒙擢用，臣无以上答至造，愿以执法酬恩。无纵诡随，不避强御，猛噬螫击，是臣之分。如蒙允纳，请降敕施行，庶不越旬时，亦可以除残革弊，刑措不用，天下幸甚。”

后润州刺史窦孝谏妻庞氏为奴诬告，云夜解祈福，则天令给事中薛季昶鞠之。季昶锻炼成其罪，庞氏当坐斩。有功独明其无罪。而季昶等返陷有功党援恶逆，奏付法，法司结刑当弃市。有功方视事，令史垂泣以告，有功曰：“岂吾独死，而诸人长不死耶？”乃徐起而归。则天览奏，召有功诘之曰：“卿比断狱，失出何多？”对曰：“失出，臣下之小过；好生，圣人之大德。愿陛下弘大德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则天默然。于是庞氏减死，流于岭表，有功除名为庶人。寻起为左司郎中，累迁司刑少卿。有功谓所亲曰：“今身为大理，人命所悬，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。”故前后为狱官，以谏奏枉诛者，三经断死，而执志不渝，酷吏由是少衰，时人比汉之于、张焉。或曰：“若狱官皆然，刑措何远。”久之，转司仆少卿子。长安二年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司刑卿。

中宗即位，制曰：“忠正之臣，自昔攸尚；褒赠之典，旧章所重。故赠大理卿徐有功，节操贞劲，器怀亮直，徇古人之志业，实一代之贤良，司彼刑书，深存敬慎。周兴、来俊臣等性惟残酷，务在诛夷，不顺其情，立加诬害。有功卓然守法，虽死不移，无屈挠之心，有忠烈之议。当其执断，并遇平反，定国、释之，何以加此。朕惟新庶政，追想前迹，其人既歿，其德可称。追往赠终，慰兹泉壤。可赠越州刺史，仍遣使就家吊祭，赐物百段，授一子官。”今上践祚，窦孝谏之子希城等请以身之官爵让有功子愉，以报旧恩。愉由是自太子司议郎、

恭陵令累迁申王府司马，卒。

史臣曰：文法，理具之大者，故舜命皋陶为士，昌言诫敕，勤亦至焉。盖人命所悬，一失其平，冤不可复，圣王所以疚心也。如临之守法，文瓘之议刑，时属哲王，可以理夺。当贼后迁鼎之际，酷吏罗织之辰，徐有功独抗群邪，持平不挠，此所以为难也。比释之、定国，徐又过之。希城让爵酬恩，可知遗爱。

赞曰：听讼惟明，持法惟平。二者或爽，人何以生？猗欤徐公，獬豸之精。世皆纷浊，不改吾清。

列传第三十六

高宗、中宗诸子

燕王忠 原王孝 泽王上金 许王素节 孝敬皇帝弘
裴居道附 章怀太子贤 贤子邠王守礼
懿德太子重润 庶人重福 节愍太子重俊 殇帝重茂

高宗八男：则天顺圣皇后生中宗、睿宗及孝敬皇帝弘、章怀太子贤，后宫刘氏生燕王忠，郑氏生原王孝，杨氏生泽王上金，萧淑妃生许王素节。

燕王忠，字正本，高宗长子也。高宗初入东宫而生忠，宴宫僚于弘教殿。太宗幸宫，顾谓宫臣曰：“顷来王业稍可，非无酒食，而唐突卿等宴会者，朕初有此孙，故相就为乐耳。”太宗酒酣起舞，以属群臣，在位于是遍舞，尽日而罢，赐物有差。

贞观二十年，封为陈王。永徽元年，拜雍州牧。时王皇后无子，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，以忠母贱，冀其亲己，后然之。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、侍中韩瑗、太尉长孙无忌、右仆射于志宁等，固请立忠为储后，高宗许之。三年，立忠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五品已上子为父后者赐勋一级。六年，加元服，制大辟罪已下并降一等，大酺三日。其年，王皇后被废，武昭仪所生皇子弘年三岁。礼部尚书许敬宗希旨上疏曰：“伏惟陛下宪章千古，含育万邦，爰立圣慈，母仪天下。既而皇后生子，合处少阳。出自涂山，是谓吾君之胤；夙闻胎

教，宜展问竖之心。乃复为孽夺宗，降居藩邸，是使前星匿彩，瑶岳韬峰。臣以愚诚，窃所未喻。且今之守器，素非皇嫡，永徽爰始，国本未生，权引彗星，越升明两。近者元妃载诞，正胤降神，重光日融，燿晖宜息。安可以兹傍统，叨据温文？国有诤臣，孰逃其责！窃惟息姑克让，可以思齐；刘强守藩，宜遵往轨。追迹太伯，不亦休哉？踵武延陵，故常安矣。宁可反植枝干，久易位于天庭；倒袭衣裳，使违方于震位？蠢尔黎庶，云谁系心？垂裕后昆，将何播美？”高宗从之。显庆元年，废忠为梁王，授梁州都督，赐实封二千户，物二万段，甲第一区。其年，转房州刺史。

忠年渐长大，常恐不自安，或私衣妇人之服，以备刺客。又数有妖梦，常自占卜。事发，五年，废为庶人，徙居黔州，囚于承乾之故宅。麟德元年，又诬忠与西台侍御上官仪、宦者王伏胜谋反，赐死于流所，年二十二，无子。仪等伏诛。明年，皇太子弘表请收葬，许之。神龙初，追封燕王，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。

原王孝，高宗第二子也。永徽元年，封许王。三年，拜并州都督。显庆三年，累除遂州刺史。麟德元年薨，赠益州大都督，谥曰悼。神龙初，追赠原王、司徒、益州大都督。

泽王上金，高宗第三子也。永徽元年，封巴王。三年，遥授益州大都督。乾封元年，累转寿州刺史，有罪免官，削封邑，仍于澧州安置。上金既为则天所恶，所司希旨，求索罪失以奏之，故有此黜。永隆二年二月，则天矫抗表巴王上金、鄱阳王素节许同朝集之例，义阳、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，从夫外官，请授官职。以上金为沔州刺史，素节为岳州刺史，仍不预朝集。嗣圣元年，上金、素节，义阳、宣城二公主听赴哀。文明元年，上金封毕王，素节封为葛王。又改上金封为泽

王、苏州刺史，素节许王、隆州刺史。垂拱元年，改陈州刺史。永昌元年，授太子左卫率，出为随州刺史。载初元年，武承嗣使酷吏周兴诬告上金、素节谋反，召至都，系于御史台。舒州刺史、许王素节见杀于都城南驿，因害其支党。上金恐惧，自缢死。子义珍、义玫、义璋、义环、义瑾、义璿七人并配流显州而死。神龙初，追复上金官爵，封庶子义珣为嗣泽王。

先是，义珣窜在岭外，匿于佣保之间。及绍封无几，有人告义珣非上金子，假冒袭爵。义珣不能自明，复流于岭外。开元初，封素节子璆为嗣泽王，继上金后。十二年，玉真公主表称义珣实上金遗胤，被嗣许王瓘兄弟利其封爵，谋构废之。今上由是削璆王爵，复召义珣为嗣泽王，拜率更令。因是，诸宗室非本宗袭爵，自中兴已后继为嗣王者，皆令归宗，削其爵邑也。

许王素节，高宗第四子也。年六岁，永徽二年，封雍王，寻授雍州牧。素节能日诵古诗赋五百余言，受业于学十徐齐聃，精勤不倦，高宗甚爱之。又转岐州刺史。年十二，改封郇王。

初，则天未为皇后也，与素节母萧淑妃争宠，递相谮毁。六年，则天立为皇后后，淑妃竟为则天所谮毁，幽辱而杀之。素节尤被谗嫉，出为申州刺史。乾封初，下敕曰：“素节既旧疾患，宜不须入朝。”而素节实无疾。素节自以久乖朝觐，遂著《忠孝论》以见意，词多不载。时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潜封此论以进，则天见之，逾不悦，诬以脏贿，降封鄱阳郡王，仍于袁州安置。仪凤二年，禁锢终身，又改于岳州安置。永隆元年，转岳州刺史，后改封葛王。则天称制，又进封许王，累除舒州刺史。天授中，与上金同被诬告，追赴都。临发州，闻有遭丧哭者，谓左右曰：“病死何由可得，更何须哭！”行至都城南龙门驿，被缢死，年四十三，则天令以庶人礼葬之。中

宗即位，追封许王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，仍以礼改葬，陪于乾陵。

素节被杀之时，子瑛、琬、玠、易等九人并为则天所杀，惟少子琳、瓘、璆、钦古以年小，特令长禁雷州。神龙初，封瓘为嗣许王。开元初，封琳为嗣越王，以绍越王贞之后。璆为嗣泽王，以继伯父泽王上金之后。琳，官至右监门将军，卒。瓘，开元十一年为卫尉卿。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袭，以弟璆继之，遽遣瓘为鄂州别驾。于是下诏绝其外继，乃以故泽王上金男义珣为嗣泽王，江王祎为信安郡王，嗣蜀王瑜为广汉郡王，嗣密王彻为濮阳郡王，嗣曹王臻为济国公，嗣赵王琚为中山郡王，武阳郡王继宗为澧国公。瓘累迁邠州刺史、秘书监、守太子詹事。璆性仁厚谨愿，居家邕睦，朝廷重之。天宝六载卒，赠蜀郡大都督。瓘晚有子，命璆子益为嗣。及卒，有解、需二子，皆幼孺。十一载，益袭封许王。十四载，解娶杨銛女，乃袭许王。璆初为嗣泽王，降为郢国公、宗正卿同正员，特封褒信郡王。进《龙池皇德颂》迁宗正卿、光禄卿、殿中监。天宝初，重拜宗正卿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璆友弟聪敏，闻善若惊，宗子中有一善，无不荐拔，故宗枝居省闼者，多是璆之所举。九载卒，赠江陵大都督。

孝敬皇帝弘，高宗第五子也。永徽四年，封代王。显庆元年，立为皇太子，大赦改元。弘尝受《春秋左氏传》于率更令郭瑜，至楚子商臣之事，废卷而叹曰：“此事臣子所不忍闻，经籍圣人垂训，何故书此？”瑜对曰：“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义荐褒贬，故善恶必书。褒善以示代，贬恶以诫后，故使商臣之恶，显于千载。”太子曰：“非唯口不可道，故亦耳不忍闻，请改读余书。”瑜再拜贺曰：“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殿下诚孝冥资，睿情天发，凶悖之迹，黜于视听。

循奉德音，实深庆跃。臣闻安上理人，莫善于礼，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，非礼无以辨君臣之位，故先王重焉。孔子曰：‘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。’请停《春秋》而读《礼记》。”太子从之。龙朔元年，命中书令、太子宾客许敬宗，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，中书侍郎上官仪，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于文思殿博采古今文集，摘其英词丽句，以类相从，勒成五百卷，名曰《瑶山玉彩》，表上之。制赐物三万段，敬宗已下加级、赐帛有差。总章元年二月，亲释菜司成馆，因请赠颜回太子少师，曾参太子少保，高宗并从之。

时有敕，征边辽军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，身并处斩，家口没官。太子上表谏曰：“窃闻所司以背军之人，身久不出，家口皆拟没官。亦有限外出首，未经断罪，诸州囚禁，人数至多。或临时遇病，不及军伍，缘兹怖惧，遂即逃亡；或因樵采，被贼抄掠；或渡海来去，漂没沧波；或深入贼庭，有被伤杀。军法严重，皆须相儆。若不及儆，及不因战亡，即同队之人，兼合有罪。遂有无故死失，多注为逃。军旅之中，不暇勘当，直据队司通状，将作真逃，家口令总没官，论情实可哀愍。《书》曰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伏愿逃亡之家，免其配没。”制从之。

咸亨二年，驾幸东都，留太子于京师监国。时属大旱，关中饥乏，令取廓下兵士粮视之，见有食榆皮蓬实者，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。是时戴至德、张文瓘兼左庶子，与右庶子萧德昭同为辅弼，太子多疾病，庶政皆决于至德等。时义阳、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，幽于掖庭，太子见之惊恻，遽奏请令出降。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。诏并许之。又召诣东都，纳右卫将军裴居道女为妃。所司奏以白雁为贽，适会苑中获白雁，高宗喜曰：“汉获殊雁，遂为乐府；今获白雁，得为婚贽。彼礼

但成谣颂，此礼便首人伦，异代相望，我无惭德也。”裴氏甚有妇礼，高宗尝谓侍臣曰：“东宫内政，吾无忧矣。”

上元二年，太子从幸合璧宫，寻薨，年二十四。制曰：“皇太子弘，生知诞质，惟几毓性。直城趋贺，肃敬著于三朝；中寝问安，仁孝闻于四海。自琰圭在手，沉痾婴身，顾惟耀掌之珍，特切钟心之念，庶其痊愈，以禫鸿名。及腠理微和，将逊于位，而弘天资仁厚，孝心纯确，既承朕命，掩歎不言，因兹感结，旧疾增甚。亿兆攸系，方崇下武之基；五福无徵，俄迁上宾之驾。昔周文至爱，遂延庆于九龄；朕之不慈，遽永诀于千古。天性之重，追怀哽咽，宜申往命，加以尊名。夫谥者，行之迹也；号者，事之表也。慈惠爱亲曰‘孝’，死不忘君曰‘敬’，谥为孝敬皇帝。”其年，葬于缙氏县景山之恭陵。制度一准天子之礼，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降服。高宗亲为制《睿德纪》，并自书之于石，树于陵侧。初，将营筑恭陵，功费钜亿，万姓厌役，呼嗟满道，遂乱投砖瓦而散。

太子无子，长寿中，制令楚王玮继其后。中宗践祚，制祔于太庙，号曰义宗，又追赠妃裴氏为哀皇后。景云元年，中书令姚元之、吏部尚书宋璟奏言：“准礼，大行皇帝山陵事终，即合祔庙。其太庙第七室，先祔皇昆义宗孝敬皇帝、哀皇后裴氏神主。伏以义宗未登大位，崩后追尊，至神龙之初，乃特令升祔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国君即位未逾年者，不合列昭穆。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庙，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，望于东都别立义宗之庙，迁祔孝敬皇帝、哀皇后神主，命有司以时享祭，则不违先旨，又协古训，人神允穆，进退得宜。在此神主，望入夹室安置，伏愿陛下以礼断恩。”诏从之。开元六年，有司上言：“孝敬皇帝今别庙将建，亨祔有期，准礼，不合更以义宗为庙号，请以本谥孝敬为庙称。”于是始停义宗之号。

裴居道，绛州闻喜人，隋兵部侍郎镜民孙也。父熙载，贞观中为尚书左丞。居道以女为太子妃，则天时，历位纳言、内史、太子少保，封翼国公。载初元年春，为酷吏所陷，下狱死。

章怀太子贤，字明允，高宗第六子也。永徽六年，封潞王。显庆元年，迁授岐州刺史。其年，加雍州牧、幽州都督。时始出阁，容止端雅，深为高宗所嗟赏。高宗尝谓司空李勋曰：“此儿已读得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《论语》，诵古诗赋复十余篇，暂经领览，遂即不忘。我曾遣读《论语》，至‘贤贤易色’，遂再三覆诵。我问何为如此，乃言性爱此言。方知夙成聪敏，出自天性。”龙朔元年，徙封沛王，加扬州都督、兼左武卫大将军，雍州牧如故。二年，加扬州大都督。麟德二年，加右卫大将军。咸亨三年，改名德，徙封雍王，授凉州大都督，雍州牧、右卫大将军如故，食实封一千户。上元元年，又依旧名贤。

上元二上，孝敬皇帝薨。其年六月，立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寻令监国。贤处事明审，为时论所称。仪凤元年，手敕褒之曰：“皇太子贤自顷监国，留心政要。抚字之道，既尽于哀矜；刑纲所施，务存于审察。加以听览余暇，专精坟典。往圣遗编，咸窥壶奥；先王策府，备讨菁华。好善载彰，作贞斯在，家国之寄，深副所怀。可赐物五百段。”贤又招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、洗马刘讷言、洛州司户格希玄、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，注范曄《后汉书》表上之，赐物三万段，仍以其书付秘阁。

时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所任使，密称“英王状类太宗”。又宫人潜议云“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”，贤亦自疑惧。则天又尝为贤撰《少阳政范》及《孝子传》以赐之，仍数作书以责让贤，贤逾不自安。调露二年，崇俨为盗所杀，则天疑贤所为。俄使人发其阴谋事，诏令中书侍郎薛元超、黄

门侍郎裴炎、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推鞠之，于东宫马坊搜得阜甲数百领，乃废贤为庶人，幽于别所。永淳二年，迁于巴州。文明元年，则天临朝，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，以备外虞。神勣遂闭于别室，逼令自杀，年三十二。则天举哀于显福门，贬神勣为叠州刺史，追封贤为雍王。神龙初，追赠司徒，仍遣使迎其丧柩，陪葬于乾陵。睿宗践祚，又追赠皇太子，谥曰章怀。有三子：光顺、守礼、守义。

光顺，大授中封安乐郡王，寻被诛。

守义，文明年封犍为郡王。垂拱四年，徙封永安郡王，病卒。

守礼本名光仁，垂拱初改名守礼，授太子洗马，封嗣雍王。时中宗迁于房陵，睿宗虽居帝位，绝人朝谒，诸武赞成革命之计，深嫉宗枝。守礼以父得罪，与睿宗诸子同处于宫中，凡十余年不出庭院。至圣历元年，睿宗自皇嗣封为相王，许出外邸。睿宗诸子五子皆封郡王，与守礼始居于外。神龙元年，中宗篡位，授守礼光禄卿同正员。神龙中，遗诏进封郇王，赐实封五百户。景云二年，带光禄卿，兼幽州刺史，转左金吾卫大将军，遥领单于大都护。先天二年，迁司空。开元初，历虢、陇、襄、晋、滑六州刺史，非奏事及大事，并上佐知州。时宁、申、岐、薛、郇同为刺史，皆择首僚以持纲纪。源乾曜、袁嘉祚、潘好礼皆为郇府长史兼州佐，守礼唯弋猎、伎乐、饮谑而已。九年已后，诸王并征还京师。

守礼以外枝为王，才识猥下，尤不逮岐、薛。多宠嬖，不修风教，男女六十余人，男无中才，女负贞称，守礼居之自若，高歌击鼓。常带数千贯钱债，或有谏之者曰：“王年渐高，家累甚众，须有爱惜。”守礼曰：“岂有天子兄没人葬？”诸王因内宴言之，以为欢笑。时积阴累日，守礼白于诸王曰：“欲

晴。”果晴。愆阳涉旬，守礼曰：“即雨。”果连澍。岐王等奏之，云：“邠哥有术。”守礼曰：“臣无术也。则天时以章怀迁谪，臣幽闭宫中十余年，每岁被杖数顿，见瘢痕甚厚。欲雨，臣脊上即沉闷，欲晴，即轻健，臣以此知之，非有术也。”涕泗沾襟，玄宗亦悯然。二十九年薨，年七十余，赠太尉。

子承宏，开元初封广武郡王，历秘书员外监，又为宗正卿同正员。广德元年，吐蕃凌犯上都，乘舆幸陕。蕃、浑之众入城，吐蕃宰相马重英立承宏为帝，以于可封、霍环等为宰相，补署百余人。旬余日，贼退，郭子仪率众入城，送承宏于行在，上不之责，止于虢州。寻死。承宁，天宝初，授率更令同正员，嗣邠王。承宓，至德二载，擢封为煌郡王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与仆固怀恩使回纥和亲，因纳其女为妃，册为毗伽公主。回纥著勋，承宓甚遇恩宠。乾元元年六月卒，赠司空。

唐法，嗣郡王但加四品阶，亲王子例著绯。开元中，张九龄为中书令，奏请宁、薛王男并赐紫，邠王三男衣紫，余二十人衣绯，官亦不越六局郎，王府掾属仍员外置。十五载，扈从至巴蜀，依例著紫。

中宗四男：章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润，后宫生庶人重福、节愍太子重俊、殇帝重茂。

懿德太子重润，中宗长子也。本名重照，以避则天讳，故改焉。开耀二年，中宗为皇太子，生重润于东宫内殿，高宗甚悦。及月满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永淳。是岁，立为皇太孙，开府置官属。及中宗迁于房州，其府坐废。圣历初，中宗为皇太子，封为邵王。大足元年，为人所构，与其妹永泰郡主、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，则天令杖杀，时年十九。重润风神俊朗，早以孝友知名，既死非其罪，大为当时所悼惜。中宗即位，追赠皇太子，谥曰懿德，陪葬乾陵。仍为

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，与之合葬。又赠永泰郡主为公主，令备礼改葬，仍号其墓为陵焉。

庶人重福，中宗第二子也。初封唐昌王，圣历三年，徙封平恩王。长安四年，进封谯王，历迁国子祭酒、左散骑常侍。神龙初，为韦庶人所譖，云与张易之兄弟潜构成重润之罪，由是左授濮州员外刺史，转均州，司防守，不许视事。景龙三年，中宗亲祀南郊，大赦天下，流人并放还。重福不得归京师，尤深郁快，上表自陈曰：“臣闻功同赏异，则劳臣疑；罪均刑殊，则百姓惑。伏惟陛下德侔造化，明齐日月，恩及飞鸟，惠加走兽。近者焚柴展礼，郊祀上玄，万物沾恺悌之仁，六合承旷荡之泽。事无轻重，咸赦除之。苍生并得赦除，赤子偏加摈弃，皇天平分之道；固此乎？天下之人，闻者为臣流涕。况陛下慈念，岂不愍臣恟惶？伏望舍臣罪愆，许臣朝谒。傥得一仰云陛，再睹陛下圣颜，虽没九泉，实为万足。重投荒徼，亦所甘心。”表奏不报。

及韦庶人临朝，遽令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卫重福。俄而韦氏伏诛，睿宗即位，又转集州刺史。未及行，洛阳人张灵均进计于重福曰：“大王地居嫡长，自合继为天子。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，安可越次而居大位！昔汉诛诸吕，犹迎代王，今东都百官士庶，皆愿王来。王若潜行直诣洛阳，亦是从天上落，遣人袭杀留守，即拥兵西据陕州，东下河北，此天下可图也。”初，景龙三年，郑愔自吏部侍郎出为江州司马，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。至是又与灵均通传动静，亦密遣使劝重福构逆，预推尊重福为天子，温王重茂为皇太弟，自署为左丞相。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东都，潜募勇敢之士，重福遽自均州诈乘驿与灵均继进。

王道始至东都，俄有泄其谋者，洛州司马崔日知捕获其党

数十人。经闻重福至，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，将至天津桥，愿从者已数百人，皆执持器仗，助其威势。侍御史李邕先诣左掖门，令闭关拒守。又至右屯营号令云：“重福虽先帝之子，已得罪于先帝，今者无故入城，必是作乱。君等皆委质圣朝，宜尽诚节，立功立事，以取富贵。”有顷，重福果来夺右屯营，坚壁不动，营中矢射如雨。便趣大臣掖门，拟取留守，遇门闭，遂纵火以烧城门。左屯营兵又来逼之，重福度数穷，出自上东门而遁，匿于山谷间。明日，东都留守裴谈等大出兵搜索，重福窘迫，自投漕河而死，磔尸三日，时年三十一。诏曰：“集州刺史谯王重福，幼则凶顽，长而险诋。幸托体于先圣，尝通交于巨逆。子而不子，自绝于天。有国有家，莫容于代。往者颇不含忍，长令幽繫。自大行晏驾，韦氏临朝，将肆屠灭，尤加防卫。洎天有成命，集于朕躬，永怀犹子之情，庶协先亲之义。所以开置僚属，任隆刺举，冀其悛改，以怙恩荣。而诬误有徒，狂狡未息。便即私出均州，诈乘驿骑，至于都下，遂逞其谋。先犯屯兵，次烧左掖，计穷力屈，投河而毙。虽人所共弃，邦有常刑，我非不慈，尔自招咎。且闻其故，有恻于怀。昔刘长既歿，楚英遂殒，以礼收葬，抑惟旧章，屈法申恩，宜仍旧宠。可以三品礼葬。”

节愍太子重俊，中宗第三子也。圣历元年，封义兴郡王。长安中，累授卫尉员外少卿。神龙初，封卫王，拜洛州牧，赐实封千户，寻迁左卫大将军，兼遥授扬州大都督。二年秋，立为皇太子。重俊性虽明果，未有贤师傅，举事多不法。俄以秘书监杨璪、太常卿武崇训并为太子宾客。璪等皆主婿年少，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，竟无调护之意。左庶子姚珽数上疏谏诤，右庶子平贞慎又献《孝经议》、《养德传》以讽，重俊皆优纳焉。

时武三思得幸中宫，深忌重俊。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，常教公主凌忽重俊，以其非韦氏所生，常呼之为奴。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，自立为皇太女，重俊不胜忿恨。三年七月，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、右羽林将军李思冲、李承况、独孤祚之、沙吒忠义等，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，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，并杀党与十余人。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，自率兵趋肃章门，斩关而入，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。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，扣閤索之。韦庶人及公主遽拥帝驰赴玄武门楼，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，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。俄而多祚等兵至，欲突玄武门楼，宿卫者拒之；不得进。帝据槛呼多祚等所将千骑，谓曰：“汝并是我爪牙，何故作逆？若能归顺，斩多祚等，与汝富贵。”于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，斩多祚及李承况、独孤祚之、沙吒忠义等于楼下，余党遂溃散。重俊既败，率其属百余骑趋肃章门，奔终南山。帝令长上果毅赵思慎率轻骑追之。重俊至零县西十余里，骑不能属，唯从奴数人。会日暮憩林下，为左右所杀。制今梟首于朝，又献之于太庙，并以祭三思、崇训尸柩。

睿宗即位，下制曰：“朕闻曾氏之孝也，慈亲惑于疑听；赵虜之族也，明主哀而望思。历考前闻，率由旧典。重俊，大行之子，元良守器。往罹构间，困于谗嫉。莫顾鈇钺，轻盗甲兵，有此诛夷，无不悲惋。今四凶咸服，十起何追，方申赤军之冤，以纾黄泉之痛。可赠皇太子。”谥曰节愍，陪葬定陵。一子宗晖，开元初封湖阳郡王。初，重俊被害，官府僚吏莫敢近者，永和丞甯嘉勛解衣裹重俊首号哭，时人义之。宗楚客闻而大怒，收付制狱，贬为平兴丞，寻卒。睿宗践祚，下制曰：“宁嘉勛能重名节，事高栾、向，幽涂已往，生气凜然。静言忠义，追存褒宠。可赠永和县令。”宗晖，天宝中为卫尉员外

卿。十一载，王鉞反，宗晖以卖宅与鉞，贬涪川郡长史，量移卢阳长史。至德元年，追赴行在所，授特进、鸿胪卿。宗晖无他才，以外族之亲，受恩顾转隆。太常员外卿卒。

殇皇帝重茂，中宗第四子也。圣历三年，封北海王。神龙初，进封温王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兼遥领并州大都督，未出閤。景龙四年，中宗崩，韦庶人立重茂为帝，而自临朝称制。及韦氏败，重茂遂逊位，让叔父相王，退居别所。景云二年，改封襄王，迁于集州，令中郎将率兵五百人守卫。开元二年，转房州刺史。寻薨，时年十七，谥曰殇皇帝，葬于武功西原。

史臣曰：前代以嬖妇孽子破国亡家者多矣，然未如大帝、孝和之甚也。高宗八子，二王早世，为武后所毙者四人，章怀以母子之爱，颖悟之贤，犹不免于虎口。况燕、泽、素节异腹之胤乎！覆载胡心，产兹鸩毒，悲夫！孝和母器，妇傲女暴，如置身群魅之中，安有保其终吉哉！天将涤荡昏氛，非重茂所能枝也。

赞曰：父子天性，嬖能害正。宜臼、申生，翻为不令。唐年钧德，章怀最仁。凶母畏明，取乐于身。

列传第三十七

裴炎 刘祎之 魏玄同 李昭德

裴炎，绛州闻喜人也。少补弘文生，每遇休假，诸生多出游，炎独不废业。岁余，有司将荐举，辞以学未笃而止。在馆垂十载，尤晓《春秋左氏传》及《汉书》擢明经第，寻为濮州司仓参军。累历兵部侍郎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侍中、中书令。

永淳元年，高宗幸东都，留太子哲守京师，命炎与刘仁轨、薛元超为辅。明年，高宗不豫，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。十一月，高宗疾笃，命太子监国，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、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。十二月丁巳，高宗崩，太子即位。未听政，宰臣奏议，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。中宗既立，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，又欲与乳母子五品，炎固争以为不可。中宗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，何为惜侍中耶？”炎惧，乃与则天定策废立。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、羽林将军程务挺、张虔勳等勒兵入内，宣太后令，扶帝下殿。帝曰：“我有何罪？”太后报曰：“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，何得无罪！”乃废中宗为庐陵王，立豫王旦为帝。炎以定策功，封河东县侯。

太后临朝，天授初，又降豫王为皇嗣。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，太后将许之。炎进谏曰：“皇太后天下之母，圣德临朝，当存至公，不宜追王祖祢，以示自私。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？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太后曰：“吕氏之王，权在生人；今者追尊，事归前代。存歿殊迹，岂可同日而言？”炎曰：“蔓草难图，渐不可长。殷鉴未远，

当绝其源。”太后不悦而止。时韩王元嘉、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，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，以绝宗室之望。刘祚之、韦仁约并怀畏惮，唯唯无言，炎独固争，以为不可，承嗣深憾之。

文明元年，官名改易，炎为内史。秋，徐敬业构逆，太后召炎议事。炎奏曰：“皇帝年长，未俾亲政，乃致猾竖有词。若太后返政，则此贼不讨而解矣。”御史崔察闻而上言，曰：“裴炎伏事先朝，二十余载，受遗顾托，大权在己，若无异图，何故请太后归政？”乃命御史大夫鸾味道、御史鱼承晔鞫之。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：“炎社稷忠臣，有功于国，悉心奉上，天下所知，臣明其不反。”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，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，太后皆不纳。光宅元年十月，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。炎初被擒，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，炎叹曰：“宰相下狱，焉有更全之理！”竟无折节。及籍没其家，乃无儋石之蓄。胡元范，申州义阳人，坐救炎流死琼州。程务挺伏法，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，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，皆坐救炎之罪也。

先是，开耀元年十月，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，除曲赦外，斩阿史那伏念，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。初，行俭讨伐之时，许伏念以不死，伏念乃降。时炎害行俭之功，奏云：“伏念是程务挺、张虔勳逼逐于营，又磧北回纥南向逼之，窘急而降。”乃杀之。行俭叹曰：“浑、浚之事，古今耻之。但恐杀降之后，无复来者。”行俭因此称疾不出。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，妒能害功，构成阴祸，其败也宜哉！

睿宗践祚，下制曰：“饰终追远，斯乃旧章；表德旌贤，有光恆策。故中书令裴炎，含弘禀粹，履信居贞，望重国华，才称人秀。唯几成务，绩宣于代工；偶居无猜，义深于奉上。

文明之际，王室多虞，保义朕躬，实著诚节。而危疑起衅，仓卒罗灾，岁月屡迁，丘封莫树。永言先正，感悼良多。宜追賁于九原，俾增荣于万古。可赠益州大都督。”炎长子彦先，后为太子舍人；从子佑先，后为工部尚书。

刘祎之，常州晋陵人也。祖兴宗，陈鄱阳王谘议参军。父子翼，善吟讽，有学行。隋大业初，历秘书监，河东柳顾言甚重之。性不容非，朋僚有短，面折之。友人李伯药常称曰：“刘四虽复骂人，人都不恨。”贞观元年，诏追入京，以母老固辞，太宗许其终养。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，恆以米帛贖之，因上表旌其门闾，改所居为孝慈里。母卒，服竟，征拜吴王府功曹，再迁著作郎、弘文馆直学士，预修《晋书》，加朝散大夫。永徽初卒，高宗遣使吊赠，给灵輿还乡。有集二十卷。

祎之少与孟利贞、高智周、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，时人号为刘、孟、高、郭。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。上元中，迁左史、弘文馆直学士，与著作郎元万顷，左史范履冰、苗楚客，右史周思茂、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，共撰《列女传》、《臣轨》、《百僚新诫》、《乐书》凡千余卷。时又密令参决，以分宰相之权，时人谓之“北门学士”。祎之兄懿之，时为给事中，兄弟并居两省，论者美之。

仪凤二年，转朝议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兼豫王府司马，寻加中大夫。祎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，祎之潜伺见之，坐是配流嵩州。历数载，天后表请高宗召还，拜中书舍人。转相王府司马，复迁检校中书侍郎。高宗谓曰：“相王朕之爱子，以卿忠孝之门，藉卿师范，所冀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耳。”祎之居家孝友，甚为士族所称，每得俸禄，散于亲属，高宗以此重之。则天临朝，甚见亲委。及豫王立，祎之参预其谋，擢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赐爵临淮男。时

军国多事，所有诏敕，独出祗之，构思敏速，皆可立待。及官名改易，祗之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

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，左授卫州司马，诣宰相陈诉。内史骞味道谓曰：“此乃皇太后处分也。”祗之谓先敏曰：“缘坐改官，例从臣下奏请。”则天闻之，以味道善则归己，过则推君，贬青州刺史。以祗之推善于君，引过在己，加授太中大夫，赐物百段、细马一匹。因谓侍臣曰：“夫为臣之体，在扬君之德，君德发扬，岂非臣下之美事？且君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情同休戚，义均一体。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，而得一体安者。味道不存忠赤，已从屏退。祗之竭忠奉上，情甚可嘉。”纳言王德真对曰：“昔戴至德每有善事，必推于君。”太后曰：“先朝每称至德能有此事，逮其终歿，有制褒崇。为臣之道，岂过斯行，传名万代，可不善欤！”

仪凤中，吐蕃为边患，高宗谓侍臣曰：“吐蕃小丑，屡犯边境，我比务在安辑，未即诛夷。而戎狄豺狼，不识恩造，置之则疆场日骇，图之则未闻上策，宜论得失，各尽所怀。”时刘景仙、郭正一、皇甫文亮、杨思征、薛元超各有所奏。祗之时为中书舍人，对曰：“臣观自古明王圣主，皆患夷狄。吐蕃时扰边隅，有同禽兽，得其土地，不可攸居，被其凭凌，未足为耻。愿戢万乘之威，且宽百姓之役。”高宗嘉其言。

后祗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：“太后既能废昏立明，何用临朝称制？不如返政，以安天下之心。”大隐密奏其言。则天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祗之我所引用，乃有背我之心，岂复顾我恩也！”垂拱三年，或诬告祗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，兼与许敬宗妾有私，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。本立宣敕示祗之，祗之曰：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？”则天大怒，以为拒捍制使，乃赐死于家，时年五十七。

初，祿之既下狱，睿宗为之抗疏申理，祿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，窃贺之。祿之曰：“吾必死矣。太后临朝独断，威福任己，皇帝上表，徒使速吾祸也。”祿之在狱时，尝上疏自陈。及临终，既洗沐，而神色自若，命其子执笔草谢表，其子将绝，殆不能书。监刑者促之。祿之乃自操数纸，援笔立成，词理恳至，见者无不伤痛。时麟台郎郭翰、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，则天闻而恶之，左迁翰为巫州司法，思钧为播州司仓。睿宗即位，以祿之官府旧僚，追赠中书令。有集七十卷，传于时。

魏玄同，定州鼓城人也。举进士。累转司列大夫。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，配流岭外。上元初赦还。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，拜岐州长史。累迁至吏部侍郎。

玄同以既委选举，恐未尽得人之术，乃上疏曰：

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，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。匠之不良，无以成其工；官之非贤，无以致于理。君者，所以牧人也；臣者，所以佐君也。君不养人，失君道矣；臣不辅君，失臣任矣。任人者，诚国家之基本，百姓之安危也。方今人不加富，盗贼不衰，狱公未清，礼义犹阙者，何也？下吏不称职，庶官非其才也。官之不得其才者，取人之道，有所未尽也。臣又闻传说曰：“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理人。”昔之邦国，今之州县，土有常君，人有定主，自求臣佐，各选英贤，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。秦并天下，罢侯置守，汉氏因之，有沿有革。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，其傅相大官，则汉为置之。州郡掾吏、督邮从事，悉任之于牧守。爰自魏、晋，始归吏部，递相祖袭，以迄于今。用刀笔以量才，案簿书而察行，法令之弊，其来自久。

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，有不得已者，亦当运独见之明，定卓然之议。如今选司所行者，非上皇之令典，乃近代之权道，

所宜迁徙，实为至要。何以言之？夫尺丈之量，所及者盖短；钟庾之器，所积者宁多。非其所及，焉能度之；非其所受，何以容之？况天下之大，士人之众，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？假使平如权衡，明如水镜，力有所极，照有所穷，铨综既多，紊失斯广。又以比居此任，时有非人。岂直愧彼清通，昧于甄察；亦将竟其庸妄，糅彼棼丝。情故既行，何所不至？脏私一启，以及万端。至乃为人择官，为身择利，顾亲疏而下笔，看势要而措情。悠悠风尘，此焉奔兢；扰扰游宦，同乎市井。加以厚貌深衷，险如溪壑，择言观行，犹惧不周。今使百行九能，折之于一面，具僚庶品，专断于一司，不亦难矣！且魏人应运，所据者乃三分；晋氏播迁，所临者非一统。逮乎齐、宋，以及周、隋，战争之日多，安泰之时少，瓜分瓦裂，各在一方。隋氏平陈，十余年耳，接以兵祸，继以饥馑，既德业之不逮，或时事所未遑，非谓是今而非古也。武德、贞观，与今亦异，皇运之初，庶事草创，岂唯日不暇给，亦乃人物常稀。天祚大圣，享国永年，比屋可封，异人间出。咸以为有道耻贱，得时无怠，诸色入流，岁以千计。群司列位，无复新加，官有常员，人无定限。选集之始，雾积云屯，擢叙于终，十不收一。淄渑杂混，玉石难分，用舍去留，得失相半。抚即事之为弊，知及后之滋失。

夏、殷已前，制度多阙，周监二代，焕乎可睹。岂诸侯之臣，不皆命于天子，王朝庶官，亦不专于一职。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，命之曰：“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，唯吉士。”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。太仆正，中大夫耳，尚以僚属委之，则三公九卿，亦必然矣。《周礼》：太宰、内史，并掌爵禄废置；司徒、司马，别掌兴贤诏事。当是分任于群司，而统之以数职，各自求其小者，而王命其大者焉。夫委任责成，

君之体也，所委者当，所用者精，故能得济济之多士，盛芘芘之棫朴。

裴子野有言曰：“官人之难，先王言之尚矣。居家视其孝友，乡党服其诚信，出入观其志义，忧欢取其智谋。烦之以事，以观其能；临之以利，以察其廉。《周礼》始于学校，论之州里，告诸六事，而后贡之王庭。其在汉家，尚犹然矣。州郡积其功能，然后为五府所辟，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，三公参得除署，尚书奏之天子。一人之身，所关者众；一士之进，其谋也详。故官得其人，鲜有败事。魏、晋反是，所失弘多。”子野所论，盖区区之宋朝耳，犹谓不胜其弊，而况于当今乎！

又夫从政莅官，不可以无学。故《书》曰：“学古入官，议事以制。”《传》曰：“我闻学以从政，不闻以政入学。”今贵戚子弟，例早求官，髫髻之年，已腰银艾，或童草之岁，已袭硃紫。弘文崇贤之生，千牛犂脚之类，课试既浅，艺能亦薄，而门阀有素，资望自高。夫象贤继父，古之道也。所谓胄子，必裁诸学，修六礼以节其性，明七教以兴其德，齐八政以防其淫，举上贤以崇德，简不肖以黜恶。少则受业，长而出仕，并由德进，必以才升，然后可以利用宾王，移家事国。少仕则废学，轻试则无才，于此一流，良足惜也。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，不待州县之举，直取之于书判，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。

臣又以为国之用人，有似人之用财。贫者厌糟糠，思短褐；富者余粮肉，衣轻裘。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，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馭之；在太平多士之日，亦宜妙选髦俊而任使之。《诗》云：“翘翘错薪，言刈其楚。”楚，荆也，在薪之翘翘者。方之用才，理亦当尔，选人幸多，尤宜简练。臣窃见制书，每令三品、五品荐士，下至九品，亦令举人，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。但以褒贬不甚明，得失无大隔，故人上不忧黜责，下不尽搜扬，

苟以应命，莫慎所举。且惟贤知贤，圣人笃论，伊、皋既举，不仁咸远。复患阶秩虽同，人才异等，身且滥进，鉴岂知人？今欲务得实才，兼宜择其举主。流清以源洁，影端由表正，不详举主之行能，而责举人之庸滥，不可得已。《汉书》云：“张耳、陈余之宾客、厮役，皆天下俊杰。”彼之蕞尔，犹能若斯，况以神皇之圣明，国家之德业，而不建久长之策，为无穷之基，尽得贤取士之术，而但顾望魏、晋之遗风，留意周、隋之末事，臣窃惑之。伏愿稍回圣虑，时采刍言，略依周、汉之规，以分吏部之选。即望所用精详，鲜于差失。

疏奏不纳。弘道初，转文昌左丞，兼地官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则天临朝，迁太中大夫、鸾台侍郎，依前知政事。垂拱三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检校纳言，封钜鹿男。玄同素与裴炎结交，能保始终，时人呼为“耐久朋”。而与酷吏周兴不协。永昌初，为周兴所构，云玄同言：“太后老矣，须复皇嗣。”太后闻之，怒，乃赐死于家。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：“何不告事，冀得召见，当自陈诉。”玄同叹曰：“人杀鬼杀，有何殊也，岂能为告人事乎！”乃就刑，年七十三。子恬，开元中为颍王傅。

李昭德，京兆长安人也。父乾祐，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。时有郾令裴仁轨私役门夫，太宗欲斩之。乾祐奏曰：“法令者，陛下制之于上，率土尊之于下，与天下共之，非陛下独有也。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，是乖画一之理。刑罚不中，则人无所措手足。臣忝宪司，不敢奉制。”太宗意解，仁轨竟免。乾祐寻迁侍御史。母卒，庐于墓侧，负土成坟，太宗遣使就墓吊之，仍旌表其门。后历长安令、治书御史，皆有能名，擢拜御史大夫。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，竟为遂良所构。永徽初，继受邢、魏等州刺史。乾祐虽强直有器干，而昵于小人，既典外郡，

与令史结友，书疏往返，令伺朝廷之事。俄为友人所发，坐流爱州。乾封中，起为桂州都督，历拜司刑太常伯。举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，事既不果，私以告擢。后擢有犯，乃告乾祐泄禁中语以赎罪，乾祐复坐免官。寻卒。

昭德，即乾祐之孽子也。强干有父风。少举明经，累迁至凤阁侍郎。长寿二年，增置夏官侍郎三员，时选昭德与娄师德、侯知一为之。是岁，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寻加检校内史。长寿中，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、上东诸门，又城外郭，皆昭德创其制度，时人以为能。初，都城洛水天津之东，立德坊西南隅，有中桥及利涉桥，以通行李。上元中，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，当长夏门，都人甚以为便，因废利涉桥，所省万计。然岁为洛水冲注，常劳治葺。昭德创意积石为脚，锐其前以分水势，自是竟无漂损。

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，昭德密奏曰：“承嗣，陛下之侄，又是亲王，不宜更在机权，以惑众庶。且自古帝王，父子之间犹相篡夺，况在姑侄，岂得委权与之？脱若乘便，宝位宁可安乎？”则天矍然曰：“我未之思也。”承嗣亦尝返譖昭德，则天曰：“自我任昭德，每获高卧，是代我劳苦，非汝所及也。”承嗣俄转太子少保，罢知政事。延载初，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，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。则天不许，庆之固请不已，则天令昭德诘责之，令散。昭德便杖杀庆之，余众乃息。昭德因奏曰：“臣闻文武之道，布在方策，民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！以亲亲言之，则天皇是陛下夫也，皇嗣是陛下子也，陛下正合传之子孙，为万代计。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，若立承嗣，臣恐天皇不血食矣。”则天寤之，乃止。

时朝廷谗佞者多获进用，故幸恩者，事无大小，但近谄谀，

皆获进见。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，诣阙辄进。诸宰相诘之，对云：“此石赤心，所以来进。”昭德叱之曰：“此石赤心，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？”左右皆笑。是时，来俊臣、侯思止等枉挠刑法，诬陷忠良，人皆畏惧，昭德每廷奏其状，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屈。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，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，敕政事堂共商量。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：“大可笑！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，已大辱国。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，无乃复辱国耶！”寻奏寝之。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，榜杀之。

既而昭德专权用事，颇为朝野所恶。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言其罪状曰：

臣闻百王之失，皆由权归于下。宰臣持政，常以势盛为殃。魏冉诛庶族以安秦，非不忠也。弱诸侯以强国，亦有功也。然以出入自专，击断无忌，威震人主，不闻有王，张禄一进深言，卒用忧死。向使昭王不即觉悟，魏冉果以专权，则秦之霸业，或不传其子孙。陛下创业兴王，拨乱英主，总权收柄，司契握图。天授已前，万机独断，发命皆中，举事无遗，公卿百僚，具职而已。自长寿已来，厌怠细政，委任昭德，使掌机权。然其干济小才，不堪军国大用。直以性好凌轹，气负刚强，盲聋下人，刍狗同列，刻薄庆赏，矫枉宪章，国家所赖者微，所妨者大。天下杜口，莫敢一言，声威翕赫，日已炽盛。臣近于南台见敕日，诸处奏事，陛下已依，昭德请不依，陛下便不依。如此改张，不可胜数。昭德参奉机密，献可替否，事有便利，不预谘谋，要待画旨将行，方始别生驳异。扬露专擅，显示于人，归美引愆，义不如此。州县列位，台寺庶官，入谒出辞，望尘习气。一切奏谏，与夺事宜，皆承旨意，附会上言。今有秩之吏，多为昭德之人。陛下勿谓昭德小心，是我手臂。臣观

其胆，乃大于身，鼻息所冲，上拂云汉。近者新陷来、张两族，兼挫侯、王二仇，锋锐理不可当，方寸良难窥测。书曰：知人亦未易，人亦未易知。汉光武将宠庞萌，可以托孤，卒为戎首。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，竟肆奸回。夫小家治生，有千百之资，将以托人，尚忧失授。况兼天下之重，而可轻忽委任者乎！今昭德作福专威，横绝朝野，爱憎与夺，旁若无人。陛下恩遇至深，蔽过甚厚。臣闻蚁穴坏堤，针芒写气，涓涓不绝，必成江河。履霜坚冰，须防其渐，权重一去，收之极难。臣又闻轻议近臣，犯颜深谏，明君圣主，亦有不容。臣熟知今日言之于前，明日伏诛于后。但使国安身死，臣实不悔。陛下深览臣言，为万姓自爱。”

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《硕论》数千言，备述昭德专权之状，凤阁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论。则天乃恶昭德，谓纳言姚璿曰：“昭德身为内史，备荷殊荣，诚如所言，实负于国。”延载初，左迁钦州南宾尉，数日，又命免死配流。寻又召拜监察御史。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昭德素不协，乃诬构昭德有逆谋，因被下狱，与来俊臣同日而诛。是日大雨，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。相谓曰：“今日天雨，可谓一悲一喜矣。”神龙中，降制曰：“故李昭德勤恪在公，强直自达。立朝正色，不吐刚以茹柔；当轴励词，必抗情以历诋。墉隍府寺，树勩良多，变更规模，歿而不朽。道沦福善，业亏嫉恶，名级不追，风流将沫。式旌坏树，光被幽明，可赠左御史大夫。”德宗建中三年，加赠司空。

史臣曰：裴炎位居相辅，时属艰难，历览前踪，非无忠节。但见迟而虑浅，又遭命以会时。何者，当是时，高宗晏驾尚新，武氏革命未见，炎也唯虑中宗之过失，是其浅也；不见太后之苞藏。是其迟也。及乎承嗣请封祖祢，三思劝杀宗亲，然后徒

有谏章，何尝济事，是辜遗托，岂痛伏诛。时论则然，迟浅须信。况闻睹构逆则示其闲暇，俾杀降则彰彼猜嫌，小数有余，大度何足，又其验也。

祜之名父之子，谅知其才，著述颇精，履历无愧。师范王府，秉执相权，咸有能名，固愜群议。何乃失言于大隐，取金于万荣，潜见内人，私通嬖妾，使浊迹玷其清誉，淫行污于贞名。若言俗困滥刑，公行诬告，即又自昧周防之道，人非尽戮之冤。赐死于家，犹为多幸，临终不挠，抑又徒劳。

玄同富于词学，公任权衡，当为典选之时，备疏择才之理。但以高宗弃代之后，则天居位之间，革命是怀，附己为爱，苟一言之不顺，则赤族以难逃。是以唐之名臣，难忘中兴之计；周之酷吏，常谋并进之谗。玄同欲复皇储，固宜难免，死而无过，人杀何妨。

昭德强干为臣，机巧莅事，凡所制置，动有规模。武承嗣方持左相权，将立为皇太子，寻更所任，复寢其谋，咸由昭德之言，能拒则天之旨。又观其诛侯思止，法王庆之，挫来俊臣，致朋党渐衰，谀佞稍退。又则天谓承嗣曰：“我任昭德，每获高卧，代我劳苦，非汝所及也。”此则强干机巧之验焉。公忠之道，亦在其中矣。不然，则何以致是哉！若使昭德用谦御下，以柔守刚，不恃专权，常能寡过，则复皇嗣而非晚，保臣节而必终。盖由道乏弘持，器难苞贮，纯刚是失，卷智不全。所以丘愔抗陈，邓注深论，瓦解而固难收拾，风摧而岂易扶持。自取诛夷，人谁怨怼？

赞曰：政无刑法，时属艰危。裴炎之智，虑浅见迟。祜之履行，贷色自欺。昭德强猛，何由不亏？死无令誉，孰谓非宜。玄同不幸，颠殒亦随。

列传第三十八

韦思谦 子承庆 嗣立 陆元方 子象先
苏瑰 子颀

韦思谦，郑州阳武人也。本名仁约，字思谦，以音类则天父讳，故称字焉。其先自京兆南徙，家于襄阳。举进士，累补应城令，岁余调选。思谦在官，坐公事微殿，旧制多未叙进。吏部尚书高季辅曰：“自居选部，今始得此一人，岂以小疵而弃大德。”擢授监察御史，由是知名。尝谓人曰：“御史出都，若不动摇山岳，震慑州县，诚旷职耳。”时中书令诸遂良贱市中书译语人地，思谦奏劾其事，遂良左授同州刺史。及遂良复用，思谦不得进，出为清水令。谓人曰：“吾狂鄙之性，假以雄权，触机便发，固宜为身灾也。大丈夫当正色之地，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，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。左肃机皇甫公义检校沛王府长史，引思谦为同府仓曹，谓思谦曰：“公岂池中之物，屈公为数旬之客，以望此府耳。”累迁右司郎中。

永淳初，历尚书左丞、御史大夫。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祚不协而诬奏之。高宗临轩问仁祚，仁祚惶惧，应对失次。思谦历阶而进曰：“臣与仁祚连曹，颇知事由。仁祚懦而不能自理。若仁会眩惑圣聪，致仁祚非常之罪，即臣亦事君不尽矣。请专对其状。”辞辩纵横，音旨明畅，高宗深纳之。思谦在宪司，每见王公，未尝行拜礼。或劝之，答曰：“雕鹗鹰鹫，岂众禽之偶，奈何设拜以狎之？且耳目之官，固当独立

也。”初拜左丞，奏曰：“陛下为官择人，非其人则阙。今不惜美锦，令臣制之，此陛下知臣之深，亦微臣尽命之秋。”振举纲目，朝廷肃然。

则天临朝，转宗正卿，会官名改易，改为司属卿。光宅元年，分置左、右肃政台，复以思谦为右肃政大夫。大夫旧与御史抗礼，思谦独坐受其拜。或以为辞，思谦曰：“国家班列，自有差等，奈何以姑息为事耶？”垂拱初，赐爵博昌县男，迁凤阁鸾台三品。二年，代苏良嗣为纳言。三年，上表告老请致仕。许之，仍加太中大夫。永昌元年九月，卒于家，赠幽州都督。二子：承庆、嗣立。

承庆，字延休。少恭谨，事继母以孝闻。弱冠举进士，补雍王府参军。府中文翰，皆出于承庆，辞藻之美，擅于一时。累迁太子司议郎。仪凤四年五月，诏皇太子贤监国。时太子颇近声色，与户奴等款狎，承庆上书谏曰：

臣闻太子者，君之贰，国之本也。所以承宗庙之重，系亿兆之心，万国以贞，四海属望。殿下以仁孝之德，明睿之姿，岳峙泉渟，金贞玉裕。天皇升殿下以储副，寄殿下以监抚，欲使照无不及，恩无不覃，百僚仰重曜之晖，万姓闻瀟雷之响。

夫君无民，无以保其位；人非食，无以全其生。故孔子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自顷年已来，频有水旱，菽粟不能丰稔，黎庶自致煎穷。今夏亢阳，米价腾踊，贫窶之室，无以自资，朝夕遑遑，唯忧馁馑。下人之瘼，实可哀矜，稼穡艰难，所宜详悉。天皇所以垂衣北极，殿下所以守器东宫，为天下之所尊，得天下之所利者，岂唯上玄之幽赞，亦百姓之力也。百姓危，则社稷不得独安。百姓乱，则帝王不能独理。故古之明君，饱而知人饥，温而知人寒，每以天下为忧，不以四海为乐。今关、陇之外，凶寇凭凌，西土

编氓，凋丧将尽，干戈日用，烽柝荐兴，千里有劳于馈粮，三农不遑于稼穡。殿下为臣为子，乃国乃家。为臣在于竭忠，为子期于尽孝。在家不可以自逸，在国不可以自康。一物有亏，圣上每留神念；三边或梗，殿下岂不兢怀。况当养德之秋，非是任情之日。

伏承北门之内，造作不常，玩好所营，或有烦费。倡优杂伎，不息于前，鼓吹繁声，亟闻于外，既喧听览，且黩宫闱。兼之仆隶小人，缘此得亲左右，亦既奉承颜色，能不恃托恩光。作福作威，莫不由此，不加防慎，必有愆非。倘使微累德音，于后悔之何及？《书》云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。”此皆无益之事，固不可耽而悦之。

臣又闻“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；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。”是知高危不可不慎，满溢不可不持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敬慎之谓也。在于凡庶，参守而行之，犹可以高振声华，坐致荣禄。况殿下有少阳之位，有天挺之姿，片善而天下必闻，小能而天下咸服，岂可不为尽善尽美之道，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！伏愿博览经书以广其德，屏退声色以抑其情。静默无为，恬虚寡欲，非礼勿动，非法不言。居处服玩，必循节俭；畋猎游娱，不为纵逞。正人端士，必引而亲之；便僻侧媚，必斥而远之。使惠声溢于远近，仁风翔于内外，则可以克享终吉，长保利贞，为上嗣之称首，奉圣人之鸿业者矣。

又尝为《谕善箴》以献太子。太子善之，赐物甚厚。承庆又以人之用心，多扰浊浮躁，罕诣冲和之境，乃著《灵台赋》以广其志，辞多不载。

调露初，东宫废，出为乌程令，风化大行。长寿中，累迁凤阁舍人，兼掌天官选事。承庆属文迅捷，虽军国大事，下笔辄成，未尝起草。寻坐忤大臣旨，出为沂州刺史。未几，诏复

旧职，依前掌天官选事。久之，以病免，改授太子谕德。后历豫、虢等州刺史，颇著声绩，制书褒美。长安初，入为司仆少卿，转天官侍郎，兼修国史。承庆自天授以来，三掌天官选事，铨授平允，海内称之。寻拜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仍依旧兼修国史。神龙初，坐附推张易之弟昌宗失实，配流岭表。时易之等既伏诛，承庆去巾解带而待罪。时欲草赦书，众议以为无如承庆者，乃召承庆为之。承庆神色不挠，援笔而成，辞甚典美，当时咸叹服之。岁余，起授辰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入为秘书员外少监，兼修国史。寻以修《则天实录》之功，赐爵扶阳县子，赀物五百段。又制撰《则天皇后纪圣文》，中宗称善，特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俄授黄门侍郎，仍依旧兼修国史，未拜而卒。中宗伤悼久之，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，仍拜黄门侍郎，令继兄位，其见用如此。赠秘书监，谥曰温。子长裕，膳部员外郎。

嗣立，承庆异母弟也。母王氏，遇承庆甚严，每有杖罚，嗣立必解衣请代，母不听，辄私自杖，母察知之，渐加恩贷，议者比晋从王祥、王览。少举进士，累补双流令，政有殊绩，为蜀中之最。三迁莱芜令。会承庆自凤阁舍人以疾去职，则天召嗣立谓曰：“卿父往日尝谓朕曰‘臣有两男忠孝，堪事陛下。’自卿兄弟效职，如卿父言。今授卿凤阁舍人，令卿兄弟自相替代。”即日迁凤阁舍人。时学校颓废，刑法滥酷，嗣立上疏谏曰：

臣闻古先哲王立学官，掌教国子以六德、六行、六艺，三教备而人道毕矣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化人成俗，必由学乎。”学之于人，其用盖博。故立太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，王之诸子、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之俊选皆造焉。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入太学。春秋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冬夏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是以教

洽而化流，行成而不悖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也。

国家自永淳已来，二十余载，国学废散，胄子衰缺，时轻儒学之官，莫存章句之选。贵门后进，竞以侥幸升班；寒族常流，复因凌替弛业。考试之际，秀茂罕登，驱之临人，何以从政？又垂拱之后，文明在辰，盛典鸿休，日书月至，因藉际会，入仕尤多。加以谗邪凶党来俊臣之属，妄执威权，恣行枉陷，正直之伍，死亡为忧，道路以目，人无固志，罕有执不挠之怀，殉至公之节，偷安苟免，聊以卒岁。遂使纲领不振，请托公行，选举之曹，弥长渝滥。随班少经术之士，摄职多庸琐之才，徒以猛暴相夸，罕能清惠自勛。使海内黔首，骚然不安，州县官僚，贪鄙未息，而望事必循理，俗致康宁，不可得也。陛下诚能下明制，发德音，广开庠序，大敦学校，三馆生徒，即令追集。王公已下子弟，不容别求仕进，皆入国学，服膺训典。崇饰馆庙，尊尚儒师，盛陈奠菜之仪，宏敷讲说之会，使士庶观听，有所发扬，弘奖道德，于是乎在。则四海之内，靡然向风，延颈举足，咸知所向。然后审持衡镜，妙择良能，以之临人，寄之调俗。则官无侵暴之政，人有安乐之心，居人则相与乐业，百姓则皆恋桑梓，岂复忧其逃散而贫窶哉！今天下户口，亡逃过半，租调既减，国用不足。理人之急，尤切于兹。故知务学之源，岂唯润身进德而已？将以诲人利国，可不务之哉！

臣闻尧、舜之日，画其衣冠；文、景之时，几致刑措。历兹千载，以为美谈。臣伏惟陛下睿哲钦明，穷神知化，自轩、昊已降，莫之与京。独有往之论法，或未尽善，皆由主司奸凶，惑乱视听。寻而陛下圣察，具详之矣，然竟未能显其本源，明其前事，令天下万姓识陛下本心，尚使四海多衔冤之人，九泉有抱痛之鬼。臣诚愚暗，不识大纲，请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。

扬、豫之后，刑狱渐兴，用法之伍，务于穷竟，连坐相牵，数年不绝。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间，内苞豺狼之心，外示鹰鹯之迹，阴图潜结，共相影会，构似是之言，成不赦之罪。皆深为巧诋，恣行楚毒，人不胜痛，便乞自诬，公卿士庶，连颈受戮。道路籍籍，虽知非辜，而锻炼已成，辩占皆合。纵皋陶为理，于公定刑，则谓污宫毁枢，犹未塞责。虽陛下仁慈哀念，恤狱缓死，及览辞状，便已周密，皆谓勘鞫得情，是其实犯，虽欲宽舍，其如法何？于是小乃身诛，大则族灭，相缘共坐者，不可胜言。此岂宿构仇嫌，将申报复，皆图苟成功效，自求官赏。当时称传，谓为罗织。其中陷刑得罪者，虽有敏识通材，被告言者便遭枉抑，心徒痛其冤酷，口莫能以自明。或受诛夷，或遭窜殛，并甘心引分，赴之如归。故知弄法徒文，伤人实甚。赖陛下特回圣察，昭然详究。周兴、丘勣之类，弘义、俊臣之徒，皆相次伏诛，事暴遐迩，而朝野庆泰，若再睹阳和。且如仁杰、元忠，俱罹枉陷，被勘鞫之际，亦皆已自诬。向非陛下至明，垂以省察，则菹醢之戮，已及其身，欲望输忠圣代，安可复得！陛下擢而升之，各为良辅，国之栋干，称此二人。何乃前非而后是哉？诚由枉陷与甄明尔。但恐往之得罪者多并此流，则向时之冤者其数甚众。昔杀一孝妇，尚或降灾。而滥者盖多，宁无怨气！怨气上达则水旱所兴，欲望岁登，不可得也。

倘陛下弘天地之大德，施雷雨之深仁，归罪于削刻之徒，降恩于枉滥之伍。自垂拱已来，大辟罪已下，常赦所不原者，罪无轻重，一皆原洗，被以昭苏。伏法之辈，追还官爵，缘累之徒，普沾恩造。如此则天下知此所陷罪，元非陛下之意，咸是虐吏之辜。幽明欢欣，则感通和气；和气下降，则风雨以时；风雨以时，则五谷丰稔；岁既稔矣，人亦安矣。太平之美，亦何远哉！伏愿陛下深察。

寻迁秋官侍郎，三过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长安中，则天尝与宰臣议及州县官吏，纳言李峤、夏官尚书唐休璟等奏曰：“臣等谬膺大任，不能使兵革止息，仓府殷盈，户口尚有逋逃，官人未免贪浊，使陛下临朝轸叹，屡以为言，夙夜惭惶，不知启处。伏思当今要务，莫过富国安人。富国安人之方，在择刺史。窃见朝廷物议，莫不重内官，轻外职，每除授牧伯，皆再三披诉。比来所遣外任，多是贬累之人，风俗不澄，实由于此。今望于台阁寺监，妙简贤良，分典大州，共康庶绩。臣等请辍近侍，率先具僚，务在忧国济人，庶当有所补益。”则天曰：“卿等处鸾台凤阁，谁为此行？”嗣立率先对曰：“臣以庸愚，谬膺奖擢，内掌机密，非臣所堪。承乏外台，庶当尽节，倘垂采录，臣愿此行。”于是嗣立带本官检校汴州刺史。

无几，嗣立兄承庆入知政事，嗣立转成均祭酒，兼检校魏州刺史。又徙洛州刺史。寻坐承庆左授饶州长史。岁余，徵为太仆少卿，兼掌吏部选事。神龙二年，为相州刺史。及承庆卒，代为黄门侍郎，转太府卿，加修文馆学士。景龙三年，转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中宗崇饰寺观，又滥食封邑者众，国用虚竭。嗣立上疏谏曰：

臣闻国无九年之储，家无三年之蓄，家非其家，国非其国。故知立国立家，皆资于储蓄矣。夫水旱之灾，关之阴阳运数，非人智力所能及也。尧遭大水，汤遭大旱，则知仁圣之君所不能免，当此时不至于困弊者，积也。今陛下仓库之内，比稍空竭，寻常用度，不支一年。倘有水旱，人须赈给，徵发时动，兵要资装，则将何以备之？其缘仓库不实，妨于政化者，触类而是。

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，其数极多，皆务取宏博，竞崇环丽。大则费耗百十万，小则尚用三五万余，略计都用资财，动至千

万已上。转运木石，人牛不停，废人功，害农务，事既非急，时多怨咨。故《书》曰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”诚哉此言，非虚谈也。且玄旨秘妙，归于空寂，苟非修心定慧，诸法皆涉有为。至如土木雕刻等功，唯是殫竭人力，但学相夸壮丽，岂关降伏身心。且凡所兴功，皆须掘凿，螽虫在土，种类实多。每日杀伤，动盈万计，连年如此，损害可知。圣人慈悲为心，岂有须行此事，不然之理，皎在目前。世俗众僧，未通其旨，不虑府库空竭，不思圣人忧劳，谓广树福田，即是增修法教。倘水旱为灾，人至饥馑，夷狄作梗，兵无资粮，陛下虽有龙象如云，伽蓝概日，岂能裨万分之一，救元元之苦哉！于道法既有乖，在生人极为损，陛下岂可不深思之！

臣窃见食封之家，其数甚众。昨略问户部，云用六十余万丁，一丁两匹，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。臣顷在太府，知每年庸调绢数，多不过百万，少则七八十万已来，比诸封家，所入全少。倘有虫霜旱涝，曾不半在，国家支供，何以取给？臣闻自封茅土，裂山河，皆须业著经纶，功申草昧，然后配宗庙之享，承带砺之恩。皇运之初，功臣共定天下，当时食封才上三二十家，今以寻常特恩，遂至百家已上。国家租赋，大半私门，私门则资用有余，国家则支计不足。有余则或致奢侈，不足则坐致忧危，制国之方，岂谓为得？封户之物，诸家自徵，或是官典，或是奴仆，多挟势骋威，凌突州县。凡是封户，不胜侵扰，或输物多索裹头，或相知要取中物，百姓怨叹，远近共知。复有因将货易，转更生衅，徵打纷纷，曾不宁息，贫乏百姓，何以克堪！若必限丁物送太府，封家但于左藏请受，不得辄自徵催，则必免侵扰，人冀苏息。

臣又闻设官分职，量事置吏，此本于理人而务安之也。故

《书》曰“在官人，在安人。官人则哲，安人则惠。能哲而惠，何忧乎欢兜，何畏乎有苗”者也！是明官得其人，而天下自理矣。古者取人，必先采乡曲之誉，然后辟于州郡；州郡有声，然后辟于五府；才著五府，然后升之天朝。此则用一人所择者甚悉，擢一士所历者甚深。孔子曰：“譬有美锦，不可使人学制。”此明用人不可不审择也。用得其才则理，非其才则乱，理乱所设，焉可不深择之哉！今之取人，有异此道。多未甚试效，即顿至迁擢。夫趋竞者人之常情，侥幸人之所趣。而今务进不避侥幸者，接踵比肩，布于文武之列。有文者用理内外，则有回邪赃污上下败乱之忧；有武者用将军戎，则有庸懦怯弱师旅丧亡之患。补授无限，员阙不供，遂至员外置官，数倍正阙。曹署典吏，困于祗承，府库仓储，竭于资奉。国家大事，岂甚于此！古者悬爵待士，唯有才者得之，若任用无才，则有才之路塞，贤人君子所以遁迹销声，常怀叹恨者也。且贤人君子，守于正直之道，远于侥幸之门，若侥幸开，则贤者不可复出矣。贤者遂退，若欲求人安化洽，复不可得也。人若不安，国将危矣，陛下安可不深虑之！又刺史、县令，理人之首。近年已来，不存简择。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，方遣牧州；吏部选人，暮年无手笔者，方拟县令。此风久扇，上下同知，将此理人，何以率化？今岁非丰稔，户口流亡，国用空虚，租调减削。陛下不以此留念，将何以理国乎？臣望下明制，具论前事，使有司改换简择，天下刺史、县令，皆取才能有称望者充。自今已往，应有迁除诸曹侍郎、两省、两台及五品已上清望官，先于刺史、县令中选用。牧宰得人，天下大理，万姓欣欣然，岂非太平乐事哉！唯陛下详择。

疏奏不纳。

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，中宗特令编入属籍，由是顾赏尤

重。赏于骊山构营别业，中宗亲往幸焉，自制诗序，令从官赋诗，赐绢二千匹。因封嗣立为逍遥公，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。韦氏败，几为乱兵所害，宁王宪以嗣立是从母之夫，救护免之。睿宗践祚，拜中书令。寻日，出为许州刺史。以定册尊立睿宗之功，赐实封一百户。开元初，入为国子祭酒。先是，中宗遗制睿宗辅政，宗楚客、韦温等改削藁草，嗣立时在政事府，不能正之。至是为宪司所劾，左迁岳州别驾。久之，迁陈州刺史。时河南道巡察使、工部尚书刘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状，诏命未下，开元七年卒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孝。中书门下又奏：“嗣立衣冠之内，夙表才名；兄弟之间，特称和睦。承恩历事，位列宰臣。中年以不能正身，颇近凶戚，为宪司纠劾，因兹出贬。若循其始，终是吉人，宜弃其瑕，以从众望。请赠物一百段。”从之。

嗣立、承庆俱以学行齐名。长寿中，嗣立代承庆为凤阁舍人。长安三年，承庆代嗣立为天官侍郎，顷之又代嗣立知政事。及承庆卒，嗣立又代为黄门侍郎，前后四职相代。又父子三人，皆至宰相。有唐已来，莫与为比。嗣立三子：孚、恆、济，皆知名。孚，累迁至左司员外郎。恆，开元初为碭山令。为政宽惠，人吏爱之。会车驾东巡，县当供帐，时山东州县皆惧不办，务于鞭扑，恆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，远近称焉。御史中丞宇文融，即恆之姑子也，尝密荐恆有经济之才，请以己之官秩回授，乃擢拜殿中侍御史。历度支左司等员外、太常少卿、给事中。二十九年，为陇右道河西黜陟使。恆至河西时，节度使盖嘉运恃托中贵，公为非法，兼伪叙功劳，恆抗表请劾之，人代其惧。因出为陈留太守，未行而卒，时人甚伤惜之。济，早以辞翰闻。开元初，调补鄆城令。时有人密奏玄宗：“今岁吏部选叙太滥，县令非材，全不简择。”及县令谢官日，引入殿庭，问安人策

一道，试者二百余人，独济策第一，或有不书纸者。擢济为醴泉令，二十余人还旧官，四五十人放归习读，侍郎卢从愿、李朝隐贬为刺史。济至醴泉，以简易为政，人用称之。三迁为库部员外郎。二十四年，为尚书户部侍郎，累岁转太原尹。制《先德诗》四章，述祖、父之行，辞致高雅。天宝七载，又为河南尹，迁尚书左丞。三代为省籍，衣冠荣之。济从容雅度，所莅人推善政，后出为冯翊太守。

陆元方，苏州吴县人。世为著姓。曾祖琛，陈给事中黄门侍郎。伯父柬之，以工书知名，官至太子司议郎。元方举明经，又应八科举，累转监察御史。则天革命，使元方安辑岭外。将涉海，时风涛甚壮，舟人莫敢举帆。元方曰：“我受命无私，神岂害我？”遽命之济，既而风涛果息。使还称旨，除殿中侍御史。即以其月擢拜凤阁舍人，仍判侍郎事。俄为来俊臣所陷，则天手敕特赦之。长寿二年，再迁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延载初，又加凤阁侍郎。证圣初，内史李昭德得罪，以元方附会昭德，贬绥州刺史。寻复为春官侍郎，又转天官侍郎、尚书左丞，寻拜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则天尝问以外事，对曰：“臣备位宰臣，有大事即奏，人间碎务，不敢以烦圣览。”由是忤旨，责授太子右庶子，罢知政事。寻转文昌左丞，病卒。

元方在官清谨，再为宰相，则天将有迁除，每行以访之，必密封以进，未尝露其私恩。临终，取前后草奏悉命焚之，且曰：“吾阴德于人多矣，其后庶几福不衰矣。”又有书一匣，常自缄封，家人莫有见者，及卒视之，乃前后敕书，其慎密如此。赠越州都督。开元十八年，又赠扬州大都督。子象先。

象先，本名景初。少有器量，应制举，拜扬州参军。秩满调选，时吉頊为吏部侍郎，擢授洛阳尉，元方时亦为吏部，固辞不敢当。頊曰：“为官择人，至公之道。陆景初才望高雅，

非常流所及，实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荐也。”竟奏授之。迁左台监察御史，转殿中，历授中书侍郎。

景云二年冬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初，太平公主将引中书侍郎崔湜知政事，密以告之，湜固让象先，主不许之，湜因亦请辞。主遽言于睿宗，乃并拜焉。象先清净寡欲，不以细务介意，言论高远，雅为时贤所服。湜每谓人曰：“陆公加于人一等。”太平公主时既用事，同时宰相萧至忠、岑义及湜等咸倾附之，唯象先孤立，未尝造谒。先天二年，至忠等伏诛，象先独免其难。以保护功封兗国公，赐实封二百户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时穷讨至忠等枝党，连累稍众，象先密有申理，全济甚多，然未尝言及，当时无知之者。

其年，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仍为剑南道按察使。在官务以宽仁为政，司马韦抱真言曰：“望明公稍行杖罚，以立威名。不然，恐下人怠堕，无所惧也。”象先曰：“为政者理则可矣，何必严刑树威。损人益己，恐非仁恕之道。”竟不从抱真之言。历迁河中尹。六年，废河中府，依旧为蒲州，象先为刺史，仍为河东道按察使。尝有小人犯罪，但示语而遣之。录事白曰：“此例当合与杖。”象先曰：“人情相去不远，此岂不解吾言？若必须行杖，即当自汝为始。”录事惭惧而退。象先尝谓人曰：“天下本自无事，祇是庸人扰之，始为繁耳。但当静之于源，则亦何忧不简。”前后为刺史，其政如一，人吏咸怀思之。按察使停，入为太子詹事，历工部尚书。十年冬，知吏部选事，又加刑部尚书，以继母忧免官。十三年，起复同州刺史，寻迁太子少保。二十四年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尚书左丞相，谥曰文贞。

象先弟景倩，历监察御史。景融，历大理正、荥阳郡太守、河南尹、兵吏部侍郎、左右丞、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襄阳郡

太守、陈留郡太守，并兼采访使。景献，历殿中侍御史、屯田员外郎。景裔，河南令、库部郎中。皆有美誉。僧一行少时，尝与象先昆弟相善，常谓人曰：“陆氏兄弟皆有才行，古之荀、陈，无以加也。”其为当时所称如此。

元方从叔余庆，陈右军将军珣孙也。少与知名之士陈子昂、宋之问、卢藏用、道士司马承祯、道人法成等交游，虽才学不逮子昂等，而风流强辩过之。累迁中书舍人。则天尝引入草诏，余庆惶惑，至晚竟不能措一辞，责授左司郎中。累除大理卿、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。以老疾致仕，寻卒。象先四代孙，文宗太和四年，除释褐参军文学。

苏瑰，字昌容，就兆武功人，隋尚书右仆射威曾孙也。祖夔，隋鸿胪卿。父亶，贞观中台州刺史。瑰弱冠本州举进士，累授豫王府录事参军。长史王德真、司马刘祚之皆器重之。长安中，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扬州地当冲要，多富商大贾，珠翠珍怪之产，前长史张潜、于辩机皆致之数万，唯瑰挺身而去。神龙初，入为尚书右丞，以明习法律，多识台阁故事，特命删定律、令、格、式。寻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是岁，再迁户部尚书，奏计帐，所管户时有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。

寻加侍中。封淮阳县子，充西京留守。时秘书员外监郑普思谋为妖逆，雍、岐二州妖党大发，瑰收普思系狱考讯之。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为韦庶人所宠，居止禁中，由是中宗特敕慰谕瑰，令释普思之罪。瑰上言普思幻惑，罪当不赦。中宗至京，又面陈其状。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奏曰：“苏瑰长者，其忠恳如此，愿陛下察之。”帝乃配流普思于儋州，其党并诛。瑰迁吏部尚书，进封淮阳县侯。

景龙三年，转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进封许国公。是岁，将拜南郊，国子祭酒祝钦明希庶人旨，建议请皇后为亚

献，安乐公主为终献。瑰深非其议，尝于御前面折钦明，帝虽悟，竟从钦明所奏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，例许献食，名为“烧尾”。瑰拜仆射无所献。后因侍宴，将作大匠宗晋卿曰：“拜仆射竟不烧尾，岂不喜耶？”帝默然。瑰奏曰：“臣闻宰相者，主调阴阳，代天理物。今粒食踊贵，百姓不足，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。臣愚不称职，所以不敢烧尾。”是岁六月，与唐休璟并加监修国史。

四年，中宗崩，秘不发丧，韦庶人召诸宰相韦安石、韦巨源、萧至忠、宗楚客、纪处讷、韦温、李峤、韦嗣立、唐休璟、赵彦昭及瑰等十九人入禁中会议。初，遗制遣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，授安国相王太尉参谋辅政。中书令宗楚客谓温曰：“今须请皇太后临朝，宜停相王辅政。且皇太后于相王居嫂叔不通问之地，甚难为仪注，理全不可。”瑰独正色拒之，谓楚客等曰：“遗制是先帝意，安可更改！”楚客及韦温大怒，遂削相王辅政而宣行焉。是月，韦氏败，相王即帝位，下诏曰：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监修国史、许国公苏瑰，自周旋近密，损益枢机，谋猷有成，匡赞无忌。顷者遗恩顾托，先意昭明，奸回动摇，内外危逼，独申说议，实挫邪谋。况籓邸僚属，念殷惟旧，无德不报，抑惟令典。可尚书左仆射，余如故。

景云元年，以老疾转太子少傅。是岁十一月薨，赠司空、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贞。瑰临终遗令薄葬，及祖载之日，官给仪仗外，唯有布车一乘，论者称焉。开元二年，下诏曰：“曠庸赏善，百王攸先；追还饰终，千载同德，故尚书左丞相、太子少傅、赠司空、荆州大都督、许国文贞公，瑰履正体道，外方内直，悉心奉上，卑身率礼。协赞帷幄，三朝有盐梅之任；燮谐台衮，九命为社稷之臣。先朝晏驾，衅起宫掖，国擅称制之奸，人怀缀旒之惧。凶威孔炽，宗祀几倾。顾命遗恩，太皇

辅政，逆臣刊削，韦氏临朝。遂能首发昌言，侃然正色，列诸视听，暴于朝野。松檟已远，风烈犹存，乡面怀诚节，良深耿叹。可赐实封一百户。”四年，诏与徐国公刘幽求配享睿宗庙庭。十七年，加赠司徒。

瑰子颀，少有俊才，一览千言。弱冠举进士，授乌程尉，累迁左台监察御史。长安中，诏颀按覆来俊臣等旧狱，颀皆申明其枉，由此雪冤者甚众。

神龙中，累迁给事中，加修文馆学士，俄拜中书舍人。寻而颀父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父子同掌枢密，时以为荣。机事填委，文诰皆出颀手。中书令李峤叹曰：“舍人思如涌泉，峤所不及也。”俄迁太常少卿。景云中，瑰薨，诏颀起复为工部侍郎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颀抗表固辞，辞理恳切，诏许其终制。服阕就职，袭父爵许国公。玄宗谓宰臣曰：“有从工部侍郎得中书侍郎否？”对曰：“任贤用能，非臣等所及。”玄宗曰：“苏颀可中书侍郎，仍供政事食。”明日，加知制诰。有政事食，自颀始也。颀入谢，玄宗曰：“常欲用卿，每有好官阙，即望宰相论及。宰相皆卿之故人，卒无言者，朕为卿叹息。中书侍郎，朕极重惜，自陆象先歿后，朕每思之，无出卿者。”时李义为紫微侍郎，与颀对掌文诰。他日，上谓颀曰：“前朝有李峤、苏味道，谓之苏、李；今有卿及李义，亦不让之。卿所制文诰，可录一本封进，题云‘臣某撰’，朕要留中披览。”其礼遇如此。玄宗欲于靖陵建碑，颀谏曰：“帝王及后，无神道碑，且事不师古，动皆不法。若靖陵独建，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造。”玄宗从其言而止。

开元四年，迁紫微侍郎、同紫微黄门平章事，与侍中宋璟同知政事。璟刚正，多所裁断，颀皆顺从其美；若上前承旨、敷奏及应对，则颀为之助，相得甚悦。璟尝谓人曰：“吾与苏

家父子，前后同时为宰相。仆射长厚，诚为国器；若献可替否，罄尽臣节，断割吏事，至公无私，即颉过其父也”。八年，除礼部尚书，罢政事。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。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，颉一切罢之。或谓颉曰：“公今在远，岂得忤圣意？”颉曰：“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，岂以远近间易忠臣节也！”竟奏罢之。嵩州蛮酋苴院私与吐蕃连谋，将为内寇，颉获其间谍，将士咸请出兵讨之，颉不从，乃作书并间谍以送苴院，苴院惭悔，竟不敢入寇。

十三年，从驾东封，玄宗令颉撰朝觐碑文。俄又知吏部选事。颉性廉俭，所得俸禄，尽推与诸弟，或散之亲族，家无余资。十五年卒，年五十八。初，优赠之制未出，起居舍人韦述上疏曰：“臣伏见贞观、永徽之时，每有公卿大臣薨卒，皆辍朝举哀，所以成终始之恩，厚君臣之义。上有旌贤录旧之德，下有生荣死哀之美，列于史册，以示将来。昔智悼子卒，平公宴乐，杜蒯一言，言始感悟。《春秋》载其盛烈，礼经以为美谈，今古旧事，昭然可睹。臣伏见故礼部尚书苏颉，累叶辅弼，代传忠清。颉又伏事轩陛二十余载，入参谋猷，出总籥牧。诚绩斯著，操履无亏，天不憖遗，奄违圣代。伏愿陛下思帷盖之旧，念股肱之亲，修先朝之盛典，鉴晋平之远迹，为之辍朝举哀，以明同体之义。使歿者荷德于泉壤，存者尽节于周行，凡百卿士，孰不幸甚。臣官忝记事，君举必书，敢申旧典，上黷宸扆，希降恩贷，俯垂详择。”即日于洛城南门举哀，辍朝两日，赠尚书右丞相，谥曰文宪。及葬日，玄宗游咸宜宫，将出猎，闻颉丧出，怆然曰：“苏颉今日葬，吾宁忍娱游。”中路还宫。颉弟诜、冰、义。

诜，历授右司郎中、给事中、徐州刺史。先是，拜给事同时，颉为中书侍郎，上表让诜所授。玄宗曰：“古来有内举不

避亲乎？”颀曰：“晋祁奚是也。”玄宗曰：“若然，则朕用苏诜，何得屡言？近日卿父子犹同在中书，兄弟有何不得？卿言非至公也。”冰，为虞部郎中。义，为职方郎中。

干，瑰从父兄也。父勣，武德中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。贞观中，尚南康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累选魏王泰府司马。勣既博学有美名，甚为泰所重。因劝泰请开文学馆，引才名之士，撰《括地志》。后历吏部郎、太子左庶子，卒。干少以明经累授徐王府记室参军。徐王好畋猎，干每谏止之。垂拱中，历迁魏州刺史。时河北饥馑，旧吏苛酷，百姓多有逃散。干乃督察奸吏，务劝农桑，由是逃散者皆来复业，称为良牧。召拜右羽林将军，寻迁冬官尚书。酷吏来俊臣素忌嫉之，遂诬奏干在魏州与琅邪王冲私书往复，因系狱鞫讯，干发愤而卒。

瑰四代孙翔，文宗太和四年，释褐文学参军。

史臣曰：韦思谦始以州县，奋于烟霄，持纲不避于权豪，报国能忘于妻子。自强不息，刚毅近仁，信有之矣！高季辅、皇甫公义，可谓知人矣！且福善余庆，不谓无徵，二子构堂，俱列相辅，文皆经济，政尽明能。加以承庆方危，染翰而曾非恐悚；嗣立见用，袭封而罔坠逍遥。无忝父风，宁惭祖德，谥温谥孝，何愧易名？陆元方博学大度，再践钧衡，当则天时，非有忠贞，应无黜责，绥州之任，抑又何惭！观其济海无私，狂风自止，临终焚藁，温树始彰。故知正可以动神明，德可以延家代。象先益高人品，尤著相才，全济有名，孤立无祸。景倩、景融、景献、景裔等咸居清列，得非有后于鲁乎？苏瑰，孔子云：“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！”又“言行君子之枢机，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”。当中宗弃代，韦氏夺权，预谋者十有九人，咸生异议，瑰志存大节，独发谏言。其后善恶显彰，黜陟明著。圣人之言，验于斯矣。颀唯公

是相，以俭承家，李峤许之涌泉，宋璟称其过父。艰难之际，节操不回，善始令终，先后无愧。

赞曰：善人君子，怀忠秉正。尽富文章，咸推谏诤。岂愧明廷，无惭重柄。子子孙孙，演承余庆。

列传第三十九

狄仁杰 族曾孙兼谟 王方庆 姚璿 弟班

狄仁杰字怀英，并州太原人也。祖孝绪，贞观中尚书左丞。父知逊，夔州长史。仁杰儿童时，门人有被害者，县吏就诘之，众皆接对，唯仁杰坚坐读书。吏责之，仁杰曰：“黄卷之中，圣贤备在，犹不能接对，何暇偶俗吏，而见责耶！”后以明经举，授汴州判佐。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，仁杰为吏人诬告，立本见而谢曰：“仲尼云：‘观过知仁矣’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，东南之遗宝。”荐授并州都督府法曹。其亲在河阳别业，仁杰赴并州，登太行山，南望见白云孤飞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亲所居，在此云下。”瞻望伫立久之，云移乃行。仁杰孝友绝人，在并州，有同府法曹郑崇质，母老且病，当充使绝域。仁杰谓曰：“太夫人有危疾，而公远使，岂可贻亲万里之忧！”乃诣长史蔺仁基，请代崇质而行。时仁基与司马李孝廉不协，因谓曰：“吾等岂独无愧耶？”由是相待如初。

仁杰，仪凤中为大理丞，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，无冤诉者。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，仁杰奏罪当免职。高宗令即诛之，仁杰又奏罪不当死。帝作色曰：“善才斫陵上树，是使我不孝，必须杀之。”左右矚仁杰令出，仁杰曰：“臣闻逆龙鳞，忤人主，自古以为难，臣愚以为不然。居桀、纣时则难，尧、舜时则易。臣今幸逢尧、舜，不惧比干之诛。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，张释之廷诤，罪止弃市。魏文将徙其人，

辛毗引裾而谏，亦见纳用。且明主可以理夺，忠臣不可以威惧。今陛下不纳臣言，瞑目之后，羞见释之、辛毗于地下。陛下作法，悬之象魏，徒流死罪，俱有等差。岂有犯非极刑，即令赐死？法既无常，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？陛下必欲变法，请从今日为始。古人云：‘假使盗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何以加之？’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，千载之后，谓陛下为何主？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，陷陛下于不道。”帝意稍解，善才因而免死。居数日，授仁杰侍御史。时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、少府二司，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，不容送终之具，遣机续成其功。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，又造宿羽、高山、上阳等宫，莫不壮丽。仁杰奏其太过，机竟坐免官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，朝廷畏惧，仁杰奏之，请付法寺，高宗特原之。仁杰奏曰：“国家虽乏英才，岂少本立之类，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？必欲曲赦本立，请弃臣于无人之境，为忠贞将来之诫。”本立竟得罪，由是朝廷肃然。

寻加朝散大夫，累迁度支郎中。高宗将幸汾阳宫，以仁杰为知顿使。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，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，乃发数万人别开御道。仁杰曰：“天子之行，千乘万骑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何妒女之害耶？”遽令罢之。高宗闻之，叹曰：“真大丈夫也！”

俄转宁州刺史，抚和戎夏，人得欢心，郡人勒碑颂德。御史郭翰巡察陇右，所至多所按劾。及入宁州境内，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。翰既授馆，召州吏谓之曰：“入其境，其政可知也。愿成使君之美，无为久留。”州人方散。翰荐名于朝，徵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巡抚使。吴、楚之俗多淫祠，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，唯留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伍员四祠。

转文昌右丞，出为豫州刺史。时越王贞称兵汝南事败，缘

坐者六七百人，籍没者五千口，司刑使逼促行刑。仁杰哀其诬误，缓其狱，密表奏曰：“臣欲显奏，似为逆人申理；知而不言，恐乖陛下存恤之旨。表成复毁，意不能定。此辈咸非本心，伏望哀其诬误。”特敕原之，配流丰州。豫囚次于宁州，父老迎而劳之曰：“我狄使君活汝辈耶！”相携哭于碑下，斋三日而后行。豫囚至流所，复相与立碑颂狄君之德。

初，越王之乱，宰相张光辅率师讨平之。将士恃功，多所求取，仁杰不之应。光辅怒曰：“州将轻元帅耶？”仁杰曰：“乱河南者，一越王贞耳。今一贞死而万贞生。”光辅质其辞，仁杰曰：“明公董戎三十万，平一乱臣，不戢兵锋，纵其暴横，无罪之人，肝脑涂地，此非万贞何耶？且凶威协从，势难自固，及天兵暂临，乘城归顺者万计，绳坠四面成蹊。公奈何纵邀功之人，杀归降之众？但恐冤声腾沸，上彻于天。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，虽死如归。”光辅不能诘，心甚衔之。还都，奏仁杰不逊，左授复州刺史。入为洛州司马。

天授二年九月丁酉，转地官侍郎、判尚书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则天谓曰：“卿在汝南时，甚有善政，欲知谮卿者乎？”仁杰谢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过，臣当改之；陛下明臣无过，臣之幸也。臣不知谮者，并为善友，臣请不知。”则天深加叹异。

未几，为来俊臣诬构下狱。时一问即承者例得减死，来俊臣逼协仁杰，令一问承反。仁杰叹曰：“大周革命，万物唯新，唐朝旧臣，甘从诛戮。反是实！”俊臣乃少宽之。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：“尚书必得减死。德寿意欲求少阶级，凭尚书牵杨执柔，可乎？”仁杰曰：“若何牵之？”德寿曰：“尚书为春官时，执柔任其司员外，引之可也。”仁杰曰：“皇天后土，遣仁杰行此事！”以头触柱，流血被面，德寿惧而谢焉。既承反，所司但待日行刑，不复严备。仁杰求守者得笔砚，拆被头

帛书冤，置绵衣中，谓德寿曰：“时方热，请付家人去其绵。德寿不之察。仁杰子光远得书，持以告变。则天召见，览之而问俊臣。俊臣曰：“仁杰不免冠带，寝处甚安，何由伏罪？”则天使人视之，俊臣遽命仁杰巾带而见使者。乃令德寿代仁杰作谢死表，附使者进之。则天召仁杰，谓曰：“承反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向若不承反，已死于鞭笞矣。”“何为作谢死表？”曰：“臣无此表。”示之，乃知代署也。故得免死。贬彭泽令。武承嗣屡奏请诛之，则天曰：“朕好生恶杀，志在恤刑。浼汗已行，不可更返。”

万岁通天年，契丹寇陷冀州，河北震动，征仁杰为魏州刺史。前刺史独孤思庄惧贼至，尽驱百姓入城，缮修守具。仁杰既至，悉放归农田，谓曰：“贼犹在远，何必如是。万一贼来，吾自当之，必不关百姓也。”贼闻之自退，百姓咸歌颂之，相与立碑以纪恩惠。俄转幽州都督。

神功元年，入为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兼纳言。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，极为凋弊，乃上疏曰：

臣闻天生四夷，皆在先王封疆之外。故东拒沧海，西隔流沙，北横大漠，南阻五岭，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。自典籍所纪，声教所及，三代不能至者，国家尽兼之矣。此则今日之四境，已逾于夏、殷者也。诗人矜薄伐于太原，美化行于江汉，则是前代之远裔，而国家之域中。至前汉时，匈奴无岁不陷边，杀掠吏人。后汉则西羌侵轶汉中，东寇三辅，入河东上党，几至洛阳。由此言之，则陛下今日之士宇，过于汉朝远矣。若其用武荒外，邀功绝域，竭府库之实，以争硗确不毛之地，得其人不足以增赋，获其土不可以耕织。苟求冠带远夷之称，不务固本安人之术，此秦皇、汉武之所行，非五帝、三皇之事

业也。若使越荒外以为限，竭资财以骋欲，非但不爱人力，亦所以失天心也。昔始皇穷兵极武，以求广地，男子不得耕于野，女子不得蚕于室，长城之下，死者如乱麻，于是天下溃叛。汉武追高、文之宿愤，藉四帝之储实，于是定朝鲜，讨西域，平南越，击匈奴，府库空虚，盗贼蜂起，百姓嫁妻卖子，流离于道路者万计。末年觉悟，息兵罢役，封丞相为富民侯，故能为天所祐也。昔人有言：“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

近者国家频岁出师，所费滋广，西戍四镇，东戍安东，调发日加，百姓虚弊。开守西域，事等石田，费用不支，有损无益，转输靡绝，杼轴殆空。越碛逾海，分兵防守，行役既久，怨旷亦多。昔诗人云：“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。”“岂不怀归，畏此罪罟。念彼蒸人，涕零如雨。”此则前代怨思之辞也。上不是恤，则政不行而邪气作。邪气作，则虫螟生而水旱起。若此，虽祷祀百神，不能调阴阳矣。方今关东饥馑，蜀、汉逃亡，江、淮以南，徵求不息。人不复业，则相率为盗，本根一摇，忧患不浅。其所以然者，皆为远戍方外，以竭中国，争蛮貊不毛之地，乖子养苍生之道也。

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珠崖郡，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，岂不欲慕尚虚名，盖惮劳人力也。近贞观年中，克平九姓，册李思摩为可汗，使统诸部者，盖以夷狄叛则伐之，降则抚之，得推亡固存之义，无远戍劳人之役。此则近日之令典，经边之故事。窃见阿史那斛瑟罗，阴山贵种，代雄沙漠，若委之四镇，使统诸蕃，封为可汗，遣御寇患，则国家有继绝之美，荒外无转输之役。如臣所见，请捐四镇以肥中国，罢安东以实辽西，省军费于远方，并甲兵于塞上，则恆、代之镇重，而边州之备实矣。况绥抚夷狄，盖防其越逸，无侵侮之患则可矣。

何必穷其窟穴，与蝼蚁计校长短哉！

且王者外宁必有内忧，盖为不勤修政故也。伏惟陛下弃之度外，无以绝域未平为念。但当敕边兵谨守备，蓄锐以待敌，待其自至，然后击之，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。当今所要者，莫若令边城警守备，远斥候，聚军实，蓄威武。以逸待劳，则战士力倍；以主御客，则我得其便。坚壁清野，则寇无所得。自然贼深入必有颠蹶之虑，浅入必无虏获之益。如此数年，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。

仁杰又请废安东，复高氏为君长，停江南之转输，慰河北之劳弊，数年之后，可以安人富国。事虽不行，识者是之。寻检校纳言，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。

圣历初，突厥侵掠赵、定等州，命仁杰为河北道元帅，以便宜从事。突厥尽杀所掠男女万余人，从五回道而去。仁杰总兵十万追之不及。便制仁杰河北道安抚大使。时河朔人庶，多为突厥逼胁，贼退后惧诛，又多逃匿。仁杰上疏曰：

臣闻朝廷议者，以为契丹作梗，始明人之逆顺，或因迫胁，或有愿从，或受伪官，或为招慰，或兼外贼，或是土人，迹虽不同，心则无别。诚以山东雄猛，由来重气，一顾之势，至死不回。近缘军机，调发伤重，家道悉破，或至逃亡，剔屋卖田，人不为售，内顾生计，四壁皆空。重以官典侵渔，因事而起，取其髓脑，曾无心媿。修筑池城，缮造兵甲，州县役使，十倍军机。官司不矜，期之必取，枷杖之下，痛切肌肤。事迫情危，不循礼义，愁苦之地，不乐其生。有利则归，且图賒死，此乃君子之愧辱，小人之常行。人犹水也，壅之则为泉，疏之则为川，通塞随流，岂有常性。昔董卓之乱，神器播迁，及卓被诛，部曲无赦，事穷变起，毒害生人，京室丘墟，化为禾黍。此由恩不普洽，失在机先。臣一读此书，未尝不废卷叹息。今以负

罪之伍，必不在家，露宿草行，潜窜山泽。赦之则出，不赦则狂，山东群盗，缘兹聚结。臣以边尘暂起，不足为忧，中土不安，以此为事。臣闻持大国者不可以小道，理事广者不可以细分。人主恢弘，不拘常法，罪之则众情恐惧，恕之则反侧自安。伏愿曲赦河北诸州，一无所问。自然人神道暢，率土欢心，诸军凯旋，得无侵扰。

制从之。军还，授内史。

圣历三年，则天幸三阳宫，王公百僚咸经侍从，唯仁杰特赐宅一区，当时恩宠无比。是岁六月，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、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余众，擒之，献俘于含枢殿。则天大悦，特赐楷固姓武氏。楷固、务整，并契丹李尽忠之别帅也。初，尽忠之作乱，楷固等屡率兵以陷官军，后兵败来降，有司断以极法。仁杰议以为楷固等并有骁将之才，若恕其死，必能感恩效节。又奏请授其官爵，委以专征。制并从之。及楷固等凯旋，则天召仁杰预宴，因举觞亲劝，归赏于仁杰。授楷固左玉钤卫大将军，赐爵燕国公。

则天又将造大像，用功数百万，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，以助成之。仁杰上疏谏曰：

臣闻为政之本，必先人事。陛下矜群生迷谬，溺丧无归，欲令像教兼行，睹相生善。非为塔庙必欲崇奢，岂令僧尼皆须檀施？得 伐尚舍，而况其余。今之伽蓝，制过宫阙，穷奢极壮，画绩尽工，宝珠殫于缀饰，环材竭于轮奂。工不使鬼，止在役人，物不天来，终须地出，不损百姓，将何以求？生之有时，用之无度，编户所奉，常若不充，痛切肌肤，不辞箠楚。游僧一说，矫陈祸福，翦发解衣，仍惭其少。亦有离间骨肉，事均路人，身自纳妻，谓无彼我。皆托佛法，诳误生人。里陌动有经坊，闾阎亦立精舍。化诱倍急，切于官徵；法事所须，

严于制敕。膏腴美业，倍取其多；水碾庄园，数亦非少。逃丁避罪，并集法门，无名之僧，凡有几万，都下检括，已得数千。且一夫不耕，犹受其弊，浮食者众，又劫人财。臣每思惟，实所悲痛。

往在江表，像法盛兴，梁武、简文，舍施无限。及其三淮沸浪，五岭腾烟。列刹盈衢，无救危亡之祸；缁衣蔽路，岂有勤王之师！比年已来，风尘屡扰，水旱不节，征役稍繁。家业先空，疮痍未复，此时兴役，力所未堪，伏惟圣朝，功德无量，何必要营大像，而以劳费为名。虽敛僧钱，百未支一。尊容既广，不可露居，覆以百层，尚忧未遍，自余廓庑，不得全无。又云不损国财，不伤百姓，以此事主，可谓尽忠？臣今思惟，兼采众议，咸以为如来设教，以慈悲为主，下济群品，应是本心，岂欲劳人，以存虚饰？当今有事，边境未宁，宜宽征镇之徭，省不急之费。设令雇作，皆以利趋，既失田时，自然弃本。今不树稼，来岁必饥，役在其中，难以取给。况无官助，义无得成，若费官财，又尽人力，一隅有难，将何救之！

则天乃罢其役。是岁九月，病卒，则天为之举哀，废朝三日，赠文昌右相，谥曰文惠。

仁杰常以举贤为意，其所引拔桓彦范、敬暉、窦怀贞、姚崇等，至公卿者数十人。初，则天尝问仁杰曰：“朕要好汉任使，有乎？”仁杰曰：“陛下作何任使？”则天曰：“朕欲待以将相。”对曰：“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，则今之宰臣李峤、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。岂非文士龌龊，思得奇才用之，以成天下之务者乎？”则天悦曰：“此朕心也。”仁杰曰：“荆州长史张柬之，其人虽老，真宰相才也。且久不遇，若用之，必尽节于国家矣。”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。他日，又求贤。仁杰曰：“臣前言张柬之，犹未用也。”则天曰：“已迁之矣。”

“对曰：‘臣荐之为相，今为洛州司马，非用之也。’”又迁为秋官侍郎，后竟召为相。柬之果能兴复中宗，盖仁杰之推荐也。

仁杰尝为魏州刺史，人吏为立生祠。及去职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，颇贪暴，为人所恶，乃毁仁杰之祠。长子光嗣，圣历初为司府丞，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，仁杰乃荐光嗣。拜地官员外郎，莅事称职，则天喜而言曰：“祁奚内举，果得其人。”开元七年，自汴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坐赃贬歙州别驾卒。

初，中宗在房陵，而吉頊、李昭德皆有匡复说言，则天无复辟意。唯仁杰每从容奏对，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，则天亦渐省悟，竟召还中宗，复为储贰。初，中宗自房陵还宫，则天匿之帐中，召仁杰以庐陵为言。仁杰慷慨敷奏，言发涕流，遽出中宗谓仁杰曰：“还卿储君。”仁杰降阶泣贺，既已，奏曰：“太子还宫，人无知者，物议安审是非？”则天以为然，乃复置中宗于龙门，具礼迎归，人情感悦。仁杰前后匡复奏对，凡数万言，开元中，北海太守李邕撰为《梁公别传》，备载其辞。中宗反正，追赠司空；睿宗追封梁国公。仁杰族曾孙兼谟。

兼谟，登进士第。祖郊、父迈，仕官皆微。兼谟元和未解褐襄阳推官，试校书郎，言行刚正，使府知名。宪宗召为左拾遗，累上书言事，历尚书郎。长庆、太和中，历郑州刺史，以治行称，入为给事中。开成初，度支左藏库妄破渍污缣帛等赃罪，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。兼谟封还敕书，文宗召而谕之曰：“嘉卿举职，然朕已赦其长官，典吏亦宜在宥。然事或不可，卿勿以封敕为艰。”迁御史中丞。谢曰，文宗顾谓之曰：“御史台朝廷纲纪，台纲正则朝廷理，朝廷正则天下理。凡执法者，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，职业由兹不举。卿梁公之后，自有家法，岂复为常常之心哉！”兼谟谢曰：“朝法或未得中，臣固悉心

弹奏。”会江西观察使吴士矩违额加给军士，破官钱数十万计。兼谏奏曰：“观察使守陛下土地，宣陛下诏条，临戎赏军，州有定数。而士矩与夺由己，盈缩自专，不唯贻弊一方，必致诸军援例。请下法司，正行朝典。”士矩坐贬蔡州别驾。兼谏寻转兵部侍郎。明年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原尹，充河东节度使。会昌中，累历方镇，卒。

王方庆，雍州咸阳人也，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孙也。其先自琅邪南度，居于丹阳，为江左冠族。褒北徙入关，始家咸阳焉。祖駘，隋卫尉丞。伯父弘让，有美名，贞观中为中书舍人。父弘直，为汉王元昌友，畋猎无度，乃上书切谏，其略曰：“夫宗子维城之托者，所以固邦家之业也。大王功无任城战克之效，行无河间乐善之誉，爵高五等，邑富千室，当思答极施之洪慈，保无疆之永祚。其为计者，在乎修德，冠履《诗》《礼》，畋猎史传。览古人成败之所由，鉴既往存亡之异迹，覆前戒后，居安虑危。奈何列骑齐驱，交横垄亩，野有游客，巷无居人。贻众庶之忧，逞一情之乐，从禽不息，实用寒心。”元昌览书而遽止。渐见疏斥，转荆王友。龙朔中卒。

方庆年十六，起家越王府参军。尝就记室任希古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希古迁为太子舍人，方庆随之卒業。永淳中，累迁太仆少卿。则天临朝，拜广州都督。广州地际南海，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，昆仑怀刃杀之。方庆在任数载，秋毫不犯。又管内诸州首领，旧多贪纵，百姓有诣府称冤者，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，未尝鞫问。方庆乃集止府僚，绝其交往，首领纵暴者悉绳之，由是境内清肃。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，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。有制褒之曰：“朕以卿历职著称，故授此官，既美化远闻，实副朝寄。令赐卿杂采六十段，并瑞锦等物，以彰善政也。”

证圣元年，召拜洛州长史，寻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石泉县男。万岁登封元年，转并州长史，封琅邪县男。未行，迁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俄转凤阁侍郎，依旧知政事。

神功元年七月，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，欲以是月诣阙献俘。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入城，例有军乐，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，请备而不奏。方庆奏曰：“臣按礼经，但有忌日，而无忌月。晋穆帝纳后，用九月九日，是康帝忌月，于时持疑不定。下太常，礼官荀诩议称：‘礼只有忌日，无忌月。若有忌月，即有忌时、忌岁，益无理据。’当时从诩所议，军乐是军容，与常不等，臣谓振作于事无嫌。”则天从之。则天尝幸万安山玉泉寺，以山途危悬，欲御腰舆而上。方庆谏曰：“昔汉元帝尝祭庙，出便门，御楼船，光禄勋张猛奏曰：‘乘船危，就桥安。’元帝乃从桥，即前代旧事。今山径危险，石路曲狭，上瞻骇目，下视寒心，比于楼船，安危不等。陛下蒸人父母，奈何践此畏涂？伏望停舆驻蹕。”则天纳其言而止。是岁，改封石泉子。

时有制，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。司礼博士辟闾仁谓奏议，其略曰：“经史正文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，唯《礼记玉藻》云：‘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。’其每月告朔者，诸侯之礼也。臣谨按《礼论》及《三礼义宗》《江都集礼》、《贞观礼》、《显庆礼》及《祠令》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若以为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，有明堂即合告朔，则周、秦有明堂而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。臣等参求，既无其礼，不可习非，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。”方庆又奏议，其略曰：“明堂，天子布政之宫也。谨按《谷梁传》云：‘闰者，附月之余日，天子不以告朔。’‘非礼也。闰以正时，时以作事，事以厚生，生人之道，于是乎在矣。不告闰朔，弃时政也。’臣据此文，则天子闰月亦告

朔矣。宁有他月而废其礼乎？先儒旧说，天子行事，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。大享不问卜，一入也；每月告朔，十二入也；四时迎气，四入也；巡狩之年，一入也。今礼官议唯岁首一入耳，与先儒既异，在臣不敢同。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，以为《礼论》，虽加编次，事则阙如。梁代崔灵恩撰《三礼义宗》但摭摭前儒，因循故事而已。隋炀帝命学士撰《江都集礼》只抄撮旧礼，更无异文。《贞观》《显庆礼》及《祠令》不言告朔者，盖为历代不传，所以其文乃阙。各有缘由，不足依据。今礼官引为明证，在臣诚实有疑。”则天又令春官广集众儒，取方庆、仁诩所奏议，以定得失。时成均博士吴扬善、太学博士郭山恽等奏：“按《周礼》及《三传》，皆有天子告朔之礼，秦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由是告朔礼废。望依方庆议。”有制从之。

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，尝访求右军遗迹。方庆奏曰：“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，先有四十余纸，贞观十二年，太宗购求，先臣并已进之。唯有一卷见今在。又进臣十一代祖导、十代祖洽、九代祖珣、八代祖昙首、七代祖僧绰、六代祖仲宝、五代祖骞、高祖规、曾祖褒，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，共十卷。”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，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《宝章集》，以叙其事，复赐方庆，当时甚以为荣。

方庆又举：“令杖‘期丧、大功未葬，不预朝贺；未终丧，不预宴会。’比来朝官不遵礼法，身有哀容，陪预朝会，手舞足蹈，公违宪章，名教既亏，实玷皇化。伏望申明令式，更禁断。”从之。方庆渐以老疾，乞从闲逸，乃授麟台监修国史。及中宗立为东宫，方庆兼检校太子左庶子。

圣历二年一日，则天欲季冬讲武，有司稽缓，延入孟春。方庆上疏曰：“谨按《礼记月令》：‘孟冬之月，天子命将帅讲武，习射御角力。’此乃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以习射御，角

校才力，盖王者常事，安不忘危之道也。‘孟春之月，不可以称兵。’兵者，甲冑干戈之总名。兵金性，克木，春盛德在木，而举金以害盛德，逆生气。‘孟春行冬令，则水潦为败，雪霜大挚，首种不入。’蔡邕《月令章句》云：‘太阴新休，少阳尚微，而行冬令以导水气，故水潦至而败生物也。雪霜大挚，折阳者也。太阴干时，雨雪而霜，故大伤首种。首种，谓宿麦也，麦以秋种，故谓之首种。入，收也，春为沍寒所伤，故至夏麦不成长也。’今孟春讲武，是行冬令，以阴政犯阳气，害发生之德。臣恐水潦败物，霜雪损稼，夏麦不登，无所收入也。伏望天恩不违时令，至孟冬教习，以顺天道。”手制答曰：“比为久属太平，多历年载，人皆废战，并悉学文。今者用整兵威，故令教习。卿以春行冬令，则水潦为败，举金伤木，则便害发生。循览所陈，深合典礼，若违此请，乃月令虚行。伫启直言，用依来表。”是岁，正授太子左庶子，封石泉公，余并如故，俸料同职事三品，兼侍皇太子读书。方庆又上言：“谨按史籍所载，人臣与人主言及上表，未有称皇太子名者。当为太子皇储，其名尊重，不敢指斥，所以不言。晋尚书仆射山涛启事，称皇太子而不言名。涛中朝名士，必详典故，其不称名，应有凭准。朝官尚犹如此，宫臣归则不疑。今东宫殿及门名，皆有触犯，临事论启，回避甚难。孝敬皇帝为太子时，改弘教门为崇教门；沛王为皇太子，改崇贤馆为崇文馆。皆避名讳，以遵典礼。此即成例，足为轨模。伏望天恩因循旧式，付司改换。”制从之。

长安二年五月卒，赠袞州都督，谥曰贞。中宗即位，以宫僚之旧，追赠吏部尚书。方庆博学好著述，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。尤精《三礼》，好事者多询访之，每所酬答，咸有典据，故时人编次，名曰《礼杂答问》。聚书甚多，不减秘阁，至于图画，

亦多异本。诸子莫能守其业，卒后寻亦散亡。长子光辅，开元中官至潞州刺史。少子峻，工书知名，尤善琴棋，而性多严整，官至殿中侍御史。

姚璩，字令璋，散骑常侍思廉之孙也。少孤，抚弟妹以友爱称。博涉经史，有才辩。永徽中明经擢第。累补太子宫门郎。与司议郎孟利贞等奉令撰《瑶山玉彩》书，书成，迁秘书郎。调露中，累迁至中书舍人，封吴兴县男。则天临朝，迁夏官侍郎。坐从父弟敬节同徐敬业之乱，贬桂州都督府长史。时则天雅好符瑞，璩至岭南，访诸山川草树，其名号有“武”字者，皆以为上膺国姓，列奏其事。则天大悦，召拜天官侍郎。善于选补，时人称之。

长寿二年，迁文昌左丞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自永徽以后，左、右史虽得对仗承旨，仗下后谋议，皆不预闻。璩以为帝王谏训，不可暂无纪述，若不宣自宰相，史官无从得书。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，宰相一人专知撰录，号为时政记，每月封送史馆。宰相之撰时政记，自璩始也。是岁九月，坐事转司宾少卿，罢知政事。延载初，擢拜纳言。有司以璩从父弟犯法，奏言不合更为侍臣。璩上言：“昔王敦称兵犯顺，王导仍典枢机；嵇康戮于晋朝，嵇绍忠于晋室。窃惟前古，尚不为疑；今奉圣恩，岂由臣下。必以体例有乖，伏请甘从屏退。”则天曰：“此乃我意，卿复何言！但当尽忠，无听浮说。”

时武三思率蕃夷酋长，请造天枢于端门外，刻字纪功，以颂周德，璩为督作使。证圣初，璩加秋官尚书、同平章事。是岁，明堂灾，则天欲责躬避正殿，璩奏曰：“此实人火，非曰天灾。至如成周宣榭，卜代愈隆；汉武建章，盛德弥永。臣又见《弥勒下生经》云，当弥勒成佛之时，七宝台须臾散坏。睹此无常之相，便成正觉之因。故知圣人之道，随缘示化，方便

之利，博济良多。可使由之，义存于此。况今明堂，乃是布政之所，非宗庙之地，陛下若避正殿，于礼未为得也。”左拾遗刘承庆廷奏云：“明堂宗祀之所，今既被焚，陛下宜辍朝思过。璠又持前议以争之，则天乃依璠奏。先令璠监造天枢，至是以功当赐爵一等。璠表请回赠父一官，乃追赠其父豫州司户参军处平为博州刺史。天后将封嵩岳，命璠总知撰仪注，并充封禅副使。及重造明堂，又令璠充使督作，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时有大石国使请献狮子，璠上疏谏曰：“狮子猛兽，唯止食肉，远从碎叶，以至神都，肉既难得，检为劳费。陛下以百姓为心，虑一物有失，鹰犬不蓄，渔猎总停。运不杀以阐大慈，垂好生以敷至德，凡在翮飞蠢动，莫不感荷仁恩。岂容自菲薄于身，而厚资给于兽，求之至理，必不然乎”。疏奏，遽停来使。又九鼎初成，制令黄金千两涂之。璠进谏曰：“夫鼎者神器，贵在质朴自然，无假别为浮饰。臣观其状，先有五彩辉焕，错杂其间，岂待金色，方为炫耀？”则天又从之。

寻属契丹犯塞，命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、璠为副使以备之。及还，坐事，神功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蜀中官吏多贪暴，璠屡有发擿适，奸无所容。则天嘉之，降玺书劳之曰：“夫严霜之下，识贞松之擅奇，疾风之前，知劲草之为贵。物既有此，人亦宜哉。卿早荷朝恩，委任斯重。居中作相，弘益已多，防边训兵，心力俱尽。岁寒无改，终始不渝。乃眷蜀中，氓俗殷杂，久缺良守，弊于侵渔，政以贿成，人无措足。是用命卿出镇，寄兹存养。果能揽辔澄清，下车整肃。吏不敢犯，奸无所容，前后纠擿适，盖非一绪。贪残之伍，屏迹于列城；剽夺之俦，遁形于外境。讵劳期月，康此黎元，言念德声，良深嘉尚。宜布琅邪之化，当以豫州为法。”则天又尝谓侍臣曰：“凡为长官，能清自身者甚易，清得僚吏者甚难。至于姚

璿，可谓兼之矣。”

时新都丞硃待辟坐赃至死，逮捕系狱。待辟素善沙门理中，阴结诸不逞，因待辟以杀璿为名，拟据巴蜀为乱。人密表告之者，制令璿按其狱。璿深持之，事涉疑似引而诛死者，仅以千数。则天又令洛州长史宋元爽、御史中丞霍献可等重加详覆，亦无所发明。逮系狱数百人，不胜酷毒，递相附会，以就反状。因此籍没者复五十余家，其余称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，道路冤之。监察御史袁恕己劾奏其事。则天初令璿与恕己对定，又寻令罢推。俄拜地官尚书。岁余，转冬官尚书，仍西京留守。长安中，累表乞骸骨，制听致仕，进爵为伯。遇官名复旧，为工部尚书。神龙元年卒，遗令薄葬，赠越州都督，谥曰成。

弟班，少好学，以勤苦自立。举明经，累除定、汴、沧、虢、幽等五州刺史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转秦州刺史。以善政有闻，玺书褒美，赐绢百匹。神龙元年，累封宣城郡公，三迁太子詹事，仍兼左庶子。时节愍太子举事不法，班前后上书进谏。今载四事：

其一曰：臣闻贾谊曰：“选天下之端士，孝悌博闻有道术者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夫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；习与不正人居之，不能无不正。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之严，则有记过之史。彻膳之宰，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敢谏之鼓，瞽史诵箴，大夫进谋，故习与智长，化与心成。夫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；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”臣又闻之，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善言古者，所以验于今。伏惟殿下睿德洪深，天姿聪敏，近代成败，前古安危，莫不悬鉴在心，动合典礼。臣以庸朽，滥居辅弼，虚备耳目，叨预股肱，辄荐尘露，庶裨山海。伏以内置作坊，工巧得入宫闈之内、禁卫之所，或言语内出，或事

状外通，小人无知，不识轻重，因为诈伪，有玷徽猷。臣望并付所司，以停宫内造作。如或要须役造，犹望宫外安置，庶得工匠不于宫禁出入。

其二曰：臣闻汉文帝身衣弋绋，足履革舄；齐高帝栏槛用铜者，皆易以铁。经侯带玉具剑环珮以过魏，太子不视，经侯曰：“魏国亦有宝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主信臣忠，魏之宝也。”经侯委剑珮而去。太子使追还之，谓曰：“珠玉珍玩，寒不可衣，饥不可食，无遗我贼。”经侯杜门不出。臣观圣贤经籍，务以简素为贵；皇王政化，皆以菲薄为德。伏惟殿下留心恭俭，靡尚浮奢。臣愚犹望损之又损之，居简以行简，减省造作，节量用度。

其三曰：臣闻银牖铜楼，宫闱严秘，门閤来往，皆有簿历。殿下时有所须，唯门司宣令，或恐奸伪之辈，因此妄为增减，脱有文状舛错，事理便即差违。且近日吕升之便乃代署宣敕，伏赖殿下睿敏，当即觉其奸伪，自余臣下庸浅，岂能深辨真虚？望墨令及覆事行下，并用内印画署之后，冀得免有诈假，乃是长久规模。臣又闻之，忠臣事君，有犯而无隐；明主驭下，纳谏以进德。故《书》云：“有言逆于志，必求诸道；有言顺于心，必求诸非道。”伏惟殿下仁明昭著，圣敬日跻，探幽洞微，穷神索隐。事之善恶，毫厘靡差；理有危疑，锱铢无爽。臣以庸谬，叨侍春闱，职居献替，岂敢缄默！

其四曰：臣闻圣人不专其德，贤智必有所师。故曰：与善人言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自芬芳；与不善人言，如火销膏，不觉而尽。今司经见无学士，供奉未有侍读，伏望时因视膳，奏请置人。所冀讲席谈筵，务尽忠规之道；披文扞适句，方资审谕之勤。臣又闻臣之事主，必尽乃诚；君之进贤，务求忠说。伏惟殿下养德储闱，以端静为务；恭膺守器，以学业为先。经

所以立行修身，史所以谕识成败。雅诰既习，忠孝乃成，传记方通，安危斯辨。知父子君臣之道，识古今鉴戒之规，经史为先，斯乃急务。至于工巧造作，僚吏直司，实为末事，无足劳虑。臣以庸浅，献替是司，臣而不言，负谴圣日，言而获罪，是所甘心。伏愿留意经书，简略细事，一蒙采纳，万殒无辞。乞降储明，俯矜狂瞽。

疏奏，太子虽称善，竟不悛革。太子败，诏遣索其宫中，得班谏书，中宗嘉其切直。时宫臣皆贬黜，唯班擢拜右散骑常侍。岁余，迁秘书监。

睿宗即位，累授户部尚书，转太子宾客。先天二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复拜户部尚书。班与兄弟璿，数年间俱为定州刺史、户部尚书，时人荣之。开元二年卒，年七十四。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《汉书训纂》，多为后之注《汉书》者隐没名氏，将为己说；班乃撰《汉书绍训》四十卷，以发明旧义，行于代。

史臣曰：天子有诤臣七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致庐陵复位，唐祚中兴，诤由狄公，一人以蔽。或曰：许之太甚。答曰：当革命之时，朋邪甚众，非推诚竭力，致身忘家者，孰能与于此乎！仁杰流死不避，骨鯁有彰，虽逢好杀无辜，能使终畏大义。竟存天下，岂不然乎！王方庆干城南海，羽翼东宫，台阁枢机，无不功济，所谓君子不器者也。苟非文学，斯焉取斯。璿成都布政，始卒不佞；相国上章，或否或中。且焚明堂而避正殿，固诤何多；黜唐颂而立天枢，一言非措。矧乃妄求符瑞，已失忠贞；精择楚茅，难裨过咎。不常其德，罔畏承羞。班规谏有才，牧守多善，储幄之任，可谓得人。

赞曰：犯颜忤旨，返政扶危。是人杂事，狄能有之。终替武氏，克复唐基。功之莫大，人无以师。方庆之才，周旋特立。璿也无常，班能操执。

列传第四十

王及善 杜景俭 硃敬则 杨再思 李怀远 子景伯
景伯子彭年附 豆卢钦望 张光辅 史务滋 崔元综
周允元附

王及善，洺州邯郸人也。父君愕。隋大业末，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郸，君愕往说君廓曰：“方今万乘失御，英雄竞起，诚宜抚纳遗氓，保全形胜，按甲以观时变，拥众而归真主，此富贵可图也。今足下居无尺土之地，守无兼旬之粮，恣行残忍，所过攘效，窃为足下寒心矣。”君廓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君愕为陈井陘之险，可先往据之。君廓从其言，乃屯井陘山。岁余，会义师入定关中，乃与君廓率所部万余人来降，拜大将军。频以战功封新兴县公，累迁左卫卫将军。从太宗征辽东，兼领左屯营兵马。与高丽战于驻跸山，君愕先锋陷阵，力战而死。太宗深痛悼之，赠左卫大将军、幽州都督、邢国公。赐东园秘器，陪葬昭陵。

杜景俭，冀州武邑人也。少举明经，累除殿中侍御史。出为益州录事参军。时隆州司马房嗣业除益州司马，除书未到，即欲视事，又鞭笞僚吏，将以示威，景俭谓曰：“公虽受命为此州司马，而州司未受命也。何藉数日之禄，而不待九重之旨，即欲视事，不亦急耶？”嗣业益怒。景俭又曰：“公今持咫尺之制，真伪未知，即欲揽一州之权，谁敢相保？扬州之祸，非此类耶。”乃叱左右各令罢散，嗣业惭赧而止。俄有制除嗣业荆州司马，竟不如志，人吏为之语曰：“录事意，与天通，益州司马折威风。”景俭由是稍知名。入为司宾主簿，转司刑丞。

天授中，与徐有功、来俊臣、侯思止专理制狱，时人称云：“遇徐、杜者必生，遇来、侯者必死。”累迁洛州司马。寻转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则天尝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诸宰臣曰：“陛下德及草木，故能秋木再花，虽周文德及行苇，无以过也。”景俭独曰：“谨按《洪范五行传》：‘阴阳不相夺伦，渎之即为灾。’又《春秋》云：‘冬无愆阳，夏无伏阴，春无凄风，秋无苦雨。’今已秋矣，草木黄落，而忽生此花，渎阴阳也。臣虑陛下布教施令，有亏礼典。又臣等忝为宰臣，助天理物，理而不和，臣之罪也。”于是再拜谢罪，则天曰：“卿真宰相也！”

延载初，为凤阁侍郎周允元奏景俭党于李昭德，左迁溱州刺史。后累除司刑卿。圣历二年，复拜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时契丹入寇，河北诸州多陷贼中。及事定，河内王武懿宗将尽论其罪。景俭以为皆是驱逼，非其本心，请悉原之。则天竟从景俭议。岁余，转秋官尚书。坐漏泄禁中语，左授司刑少卿，出为并州长史。道病卒，赠相州刺史。子澄，颇以文藻著名，官至巩县尉。

硃敬则，字少连，亳州永城人也。代以孝义称，自周至唐，三代旌表，门标六阙，州党美之。敬则倜傥重节义，早以辞学知名。与三从兄同居，财产无异。又与左史江融、左仆射魏元忠特相友善。咸亨中，高宗闻而召见，与语甚奇之，将加擢用，为中书舍人李敬玄所毁，乃授洹水尉。

长寿中，累除右补阙。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，天下颇多流言异议，至是既渐宁晏，宜绝告密罗织之徒，上疏曰：

臣闻李斯之相秦也，行申、商之法，重刑名之家，杜私门，张公室，弃无用之费，损不急之官，惜日爱功，疾耕急战，人繁国富，乃屠诸侯。此救弊之术也。故曰：刻薄可施于进趋，

变诈可陈于攻战。兵犹火也，不戢将自焚。况锋镝已销，石城又毁，谅可易之以宽泰，润之以淳和，八风之乐以柔之，三代之礼以导之。秦既不然，淫虐滋甚，往而不返，卒至土崩，此不知变之祸也。

陆贾、叔孙通之事汉王也，当荥阳、成皋之间，粮馈已穷，智勇俱困，不敢开一说，效一奇，唯进豪猾之材，荐贪暴之客。及区宇适平，干戈向戢，金鼓之声未歇，伤痍之痛尚闻，二子顾眄，绰有余熊，乃陈《诗书》，说《礼乐》，开王道，谋帝图。高皇帝忿然曰：“吾以马上得之，安事《诗事》乎！”对曰：“马上得之，可马上理之乎？”高皇默然。于是陆贾著《新语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始知天子之尊，此知变之善也。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，置《诗书》而不顾，重攻战之吏，尊首级之材，复道争功，张良已知其变，拔剑击柱，吾属不得无谋。即晷漏难逾，何十二帝乎？亡秦之续，何二百年乎？故曰：仁义者，圣人之蘧庐；礼经者，先王之陈迹。然则祝祠向毕，刍狗须投；淳精已流，糟粕可弃。仁义尚舍，况轻此者乎？自文明草昧，天地屯蒙，三叔流言，四凶构难。不设钩距，无以应天顺人；不切刑名，不可摧奸息暴。故置神器，开告端，曲直之影必呈，包藏之心尽露。神道助直，无罪不除；人心保能，无妖不戮。以兹妙算，穷造化之幽深；用此神谋，入天人之秘术。故能计不下席，听不出闾，苍生晏然，紫宸易主。大哉伟哉，无得而称也！岂比造攻鸣条，大战牧野，血变草木，头折不周，可同年而语乎？然而急趋无善迹，促柱少和声，拯溺不规行，疗饥非鼎食。即向时之妙策，乃当今之刍狗也。伏愿览秦、汉之得失，考时事之合宜，审糟粕之可遗，觉蘧庐之须毁。见机而作，岂劳终日乎？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，徘徊中路。伏愿改法制，立章程，下恬愉之辞，流旷荡之泽，去萋菲之牙角，顿奸险之

锋芒，窒罗织之源，扫朋党之迹，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，岂不乐哉！

则天甚善之。

长安三年，累迁正谏大夫，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时御史大夫魏元忠、凤阁舍人张说为张易之兄弟所诬构，将陷重辟，诸宰相无敢言者，敬则独抗疏申理曰：“元忠、张说素称忠正，而所坐无名。若令得罪，岂不失天下之望也？”乃得减死。四年，以老疾请罢知政事，许之，累转冬官侍郎，仍依旧兼修国史。张易之、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、凤阁侍郎苏味道、夏官侍郎李迥秀、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，号为《高士图》，每引敬则预其事，固辞不就，其高洁守正如此。

神龙元年，出为郑州刺史，寻以老致仕。二年，侍御史冉祖雍素与敬则不协，乃诬奏云与王同皎亲善，贬授庐州刺史。经数月，洎代到，还乡里，无淮南一物，唯有所乘马一匹，诸子侄步从而归。敬则重然诺，善与人交，每拯人急难，不求其报。又尝与三从兄同居四十余年，财产无异。雅有知人之鉴，凡在品论者，后皆如其言，景龙三年五月，卒于家，年七十五。

敬则尝采魏、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，著《十代兴亡论》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，以秦为失，事未折衷，乃著《五等论》曰：

昔秦废五等，崔实、仲长统、王朗、曹冏等皆以为秦之失，予窃异之，试通其志云。

盖明王之理天下也，先之以博爱，本之以仁义，张四维，尊五美，悬礼乐于庭宇，置轨范于中衢。然后决玄波使横流，扬薰风以高扇，流恺悌之甘泽，浸旷荡之膏腴，正理革其淫邪，淳风柔其骨髓。使天下之人，心醉而神足。其于忠义也，立则见其参于前；其于进趋也，若章程之在目。礼经所及，等日月

之难逾；声教所行，虽风雨之不辍。圣人知俗之渐化也，王道之已行也，于是体国经野，庸功勋亲。分山裂河，设磐石之固，内守外御，有维城之基。连络遍于域中，胶葛尽于封内。虽道昏时丧，泽竭政塞，郑伯逐王，申侯弑主，鲁不供物，宋不成周，吴徵伯牢，楚问九鼎，小白之一匡天下，重耳之一战诸侯，无君之迹显然，篡夺之谋中寝者，直以周礼尚存，简书不陨。故曰：“不敢失坠，天威在颜。”

自春秋之后，礼义渐颓，风俗尘昏，愧耻心尽，疾走先得者为上，夺攘投会者为能。加以八世专齐，三家分晋，子贡之乱五国，苏秦之斗七雄，苛刻繁兴，经籍道息，莫不长诈术，贵攻战，万姓皆戴爪牙，无人不属鬚距。所以商鞅欺故友，李斯囚旧交，孙臆丧足于庞涓，张仪得志于陈轸。一旅之众，便欲称王；再战之雄，争来奉帝。先王会盟之礼，昔时樽俎之容，三代玄风，扫地至尽。况始皇削平区宇，殊非至公，李斯之作股肱，罕循大道，人无见德，唯虐是闻。当此时也，主猜于上，人骇于下，父不能保之于子，君不能得之于臣。欲使始皇分土奸雄，建侯薄俗，若喻晋、郑之可依，便借贼兵而资盗粮，寄龙鱼而助风雨，不可行也。是以秦鉴周德之绵深，惧己图之不远，罢侯置守，高下在心，天下制在一人，百姓不闻二主。直是不得行其世封，非薄功臣而贱骨肉也。

高皇帝揭日月之明，怀天地之量，算财不足以分赏，论地不足以受封。邑皆百城，土有千里，人殷国富，地广兵强。五十年间，七国同反，贾谊忧失其国，晁错请削其地。若言由大而反也，不若召陵之师、践土之众也；若言有材而起也，刘濞非王霸之材，田禄无先、管之略也。是齐、晋以逆礼为惭，吴、楚以犯上非愧，衅由教起，其所由来远矣。自此之后，杂霸又衰，中兴不能改物创图，黄初不能深谋远虑。乡面观汉、魏之

际，寻其经纬之初，未有积德重光，泽及万物。观其教，偷薄于秦风；察其人，豺狼于汉日。故魏太祖曰：“若使无孤，天下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！”明窃号议者，触目皆是。欲以此时开四赐之祚，垂万代之封，必有通车三川以窥周室，介马汾、湿而逐翼侯。而王司徒屡请于当时，曹元首又勤于宗室，皆不知时也。

当时贤者是之。

敬则知政事时，每以用人为先。桂州蛮叛，荐裴怀古；凤阁舍人缺，荐魏知古；右史缺，荐张思敬。则天以为知人。

睿宗即位，尝谓侍臣曰：“神龙已来，李多祚、王同皎并复旧官，韦月将、燕钦融咸有褒赠，不知更有何人，尚抱冤抑？”吏部尚书刘幽求对曰：“故郑州刺史硃敬则，往在则天朝任正谏大夫、知政事，忠贞义烈，为天下所推。神龙时，被宗楚客、冉祖雍等诬构，左授庐州刺史。长安年中，尝谓臣云：‘相王必膺期受命，当须尽节事之。’及韦氏篡逆干纪，臣遂见危赴难，翼戴兴历，虽则天诱其事，亦是敬则先启之心。今陛下龙兴宝位，凶党就戮，敬则尚衔冤泉壤，未蒙昭雪。况复事符先觉，诚即可嘉。”睿宗然之，赠敬则秘书监，谥曰元。

杨再思，郑州原武人也。少举明经，授玄武尉。充使诣京师，止于客舍。会盗窃其囊装，再思邂逅遇之，盗者伏罪，再思谓曰：“足下当苦贫匮，至此无行。速去勿作声，恐为他人所擒。幸留公文，余财尽以相遗。”盗者斋去，再思初不言其事，假贷以归。累迁天官员外郎，历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。延载初，守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证圣初，转凤阁侍郎，依前同平章事，兼太子右庶子。寻迁内史，自弘农县男累封至郑国公。

再思自历事三主，知政十余年，未尝有所荐达。为人巧佞

邪媚，能得人主微旨，主意所不欲，必因而毁之，主意所欲，必因而誉之。然恭慎畏忌，未尝忤物。或谓再思曰：“公名高位重，何为屈折如此？”再思曰：“世路艰难，直者受祸。苟不如此，何以全其身哉！”长安末，昌宗既为法司所鞠，司刑少卿桓彦范断解其罪。昌宗俄又抗表称冤，则天意将申理昌宗，廷问宰臣曰：“昌宗于国有功否？”再思对曰：“昌宗往因合练神丹，圣躬服之有效，此实莫大之功。”则天甚悦，昌宗竟以复职。时人贵彦范而贱再思也。时左补阙戴令言作《两脚野狐赋》以讥刺之，再思闻之甚怒，出令言为长社令，朝士尤加嗤笑。再思为御史大夫时，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尝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，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。同休戏曰：“杨内史面似高丽。”再思欣然，请剪纸自贴于巾，却披紫袍，为高丽舞，萦头舒手，举动合节，满座嗤笑。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见宠幸，再思又谏之曰：“人言六郎面似莲花；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，非六郎似莲花也。”其倾巧取媚也如此。

长安四年，以本官检校京兆府长史，又迁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中宗即位，拜户部尚书，兼中书令，转侍中，以宫僚封郑国公，赐实封三百户。又为册顺天皇后使，赐物五百段，鞍马称是。时武三思将诬杀王同皎，再思与吏部尚书李峤、刑部尚书韦巨源并受制考按其狱，竟不能发明其枉，致同皎至死，众冤之。再思俄复为中书令、吏部尚书。景龙三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加光禄大夫。其年薨，赠特进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谥曰恭。子植、植子献，并为司勋员外郎。再思弟季昭为考功郎中，温玉为户部侍郎。

李怀远，邢州柏仁人也。早孤贫好学，善属文。有宗人欲以高廕相假者，怀远竟拒之，退而叹曰：“因人之势，高士不为；假廕求官，岂吾本志？”未几，应四科举擢第，累除司礼

少卿。出为邢州刺史，以其本乡，固辞不就，改授冀州刺史。俄历扬、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未行，又授同州刺史。在职以清简称。入为太子左庶子，兼太子宾客，历迁右散骑常侍、春官侍郎。大足年，迁鸾台侍郎，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岁余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拜秋官尚书，兼检校太子左庶子，赐爵平乡县男。长安四年，以老辞职，听解秋官尚书，正除太子左庶子，寻授太子宾客。神龙初，除左散骑常侍、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进封赵郡公，特赐实封三百户。俄以疾请致仕，许之。中宗将幸京师，又令以本官知东都留守。

怀远虽久居荣位，而弥尚简率，园林宅室，无所改作。常乘款段马，左仆射豆卢钦望谓曰：“公荣贵如此，何不买骏马乘之？”答曰：“此马幸免惊蹶，无假别求。”闻者莫不叹美。神龙二年八月卒，中宗特赐锦被以充敛，辍朝一日，亲为文以祭之，赠侍中，谥曰成。子景伯。

景伯，景龙中为给事中，又迁谏议大夫。中宗尝宴侍臣及朝集使，酒酣，令各为《回波辞》众皆为谄佞之辞，及自要荣位。次至景伯，曰：“回波尔时酒卮，微臣职在箴规。侍宴既过三爵，喧哗窃恐非仪。”中宗不悦，中书令萧至忠称之曰：“此真谏官也。”景云中，累迁右散骑常侍，寻以老疾致仕。开元中卒。子彭年。彭年有吏才，工于剖析，当时称之。开元中，历考功员外郎、知举，又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兵部侍郎。天宝初，又为吏部侍郎，与右相李林甫善。慕山东著姓为婚姻，引就清列，以大其门。典铨管七年，后以赃污为御史中丞宋浑所劾，长流岭南临贺郡。累月，浑及第恕又以赃下狱，诏浑流岭南高要郡，恕流南康郡。天宝十二载，起彭年为济阴太守，又迁冯翊太守，入为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吏部侍郎。十五载，玄宗幸蜀，贼陷西京。彭年没于贼，胁授伪官，忧愤忽忽不得

志，与韦斌相次而卒。及克复两京，优制赠彭年为礼部尚书。

豆卢钦望，京兆万年人也。曾祖通，隋相州刺史、南陈郡公。祖宽，即隋文帝之甥也。大业末，为梁泉令。及高祖定关中，宽与郡守萧瑀率豪右赴京师，由是累授殿中监，仍诏其子怀让尚万春公主。高祖以宽曾祖苾魏太和中例称单姓，至是改宽为卢氏。贞观中，历迁礼部尚书、左卫大将军，封芮国公。永徽元年卒，赠特进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定。又复其姓为豆卢氏。父仁业，高宗时为左卫将军。

钦望，则天时累迁司宾卿。长寿二年，代宗秦客为内史。时李昭德亦为内史，执权用事，钦望与同时宰相韦巨源、陆元方、苏味道、杜景俭等并委曲从之。证圣元年，昭德坐事，左迁涪陵尉，则天以钦望等不能执正，又为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钦望附会昭德，罔上附下，乃左迁钦望为赵州刺史，韦巨源自右丞为鄜州刺史，陆元方自秋官侍郎为绥州刺史，苏味道自凤阁侍郎为集州刺史。其年，钦望入为司礼卿，迁秋官尚书，封芮国公。出为河北道宣劳使。俄而庐陵王复为皇太子，以钦望为皇太子宫尹。圣历二年，拜文昌右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寻授太子宾客，停知政事。中宗即位，以钦望宫僚旧臣，拜尚书左仆射、知军国重事，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，兼中书令、知兵部事、监修国史。

钦望作相两朝，前后十余年，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专权骄纵，图为逆乱。钦望独谨其身，不能有所匡正，以此获讥于代。神龙二年，拜开府仪。景龙三年五月，表请气骸，不许。十一月卒，年八十余。赠司空、并州大都督，谥曰元，赐东园秘器，陪葬乾陵。则天时，宰相又有张光辅、史务滋、崔元综、周允元等，并有名绩。

张光辅者，京兆人也。少明辩，有吏干。累迁司农少卿、

文昌右丞。以讨平越王贞之功，拜凤阁侍郎、知政事。永昌元年，迁纳言。旬日，又拜内史。皆有名。其年，洛州司马房嗣业、洛阳令张嗣明坐与徐敬业弟敬真阴相交结。敬真自流所绣州逃归，将北投突厥，引虜入寇。途经洛下，嗣业、嗣明二人给其衣粮而遣之。行至定州，为人所觉。嗣业于狱中自缢死。嗣明与敬真多引海内相识，冀缓其死。嗣明称光辅征豫州日，私说图识天文，阴怀两端，顾望以观成败。光辅由是被诛，家口籍没。

史务滋者，宣州溧阳人。累至内史。天授中，雅州刺史刘行实及弟渠州刺史行瑜、尚衣奉御行感，并兄子左鹰扬将军虔通，并为侍御史来子珣诬以谋反诛。又于盱眙毁其父左监门大将军伯英棺柩。初，务滋素与行感周密，意俗寝其反状。则天怒，令俊臣鞠之，务滋恐被陷刑，乃自杀。

崔元综者，郑州新郑人也。祖君肃，武德中黄门侍郎、鸿胪卿。元综，天授中累转秋官侍郎。长寿元年，迁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元综勤于政事，每在中书，必束带至晚，未尝休偃。好洁细行，薰辛不历口者二十余年。虽外示谨厚，而情深刻薄，每受制鞫狱，必披毛求疵，陷于重辟。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。明年，犯罪配流振州，朝野莫不称庆。寻赦还，复拜监察御史。中宗时，累迁尚书左丞、蒲州刺史，以老疾致仕。晚年好摄养导引之术，年九十余卒。

周允元者，豫州人也。弱冠举进士。延戴初，累转左肃政御史中丞，俄除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尝与诸宰臣侍宴，则天令各述书传中善言。允元曰：“耻其君不如尧、舜。”武三思以为语有指斥，纠而驳之。则天曰：“闻此言足以为诫，岂特将为过耶？”证圣元年卒，赠贝州刺史。则天为七言诗以伤之，又

自缮写，时以为荣。

史官曰：王及善在孝敬东宫，诚能奉职。当俊臣下狱，力谏除凶，是忧滥及贤良，而欲明彰羽翼，兴复之志，不谓无心。杜景俭五刑有滥，济活为心，四气不和，归罪在己，则天谓曰“真宰相。”然奈柔顺李昭德，不无吐刚之过也。硃敬则文学有称，节行无愧，谏诤果决，推择精真，苟非洞鉴古今，深识王霸，何由立其高论哉？惜乎相不得时矣！杨再思佞而取贵，苟以全身，掩不善而自欺，谓无十目十手也。李怀远名不苟于假廕，贵不衡于故乡，无改陋居，常乘劣驷，亦一时之善矣。然匪躬之道，未之闻也。豆卢钦望、张光辅、史务滋、崔元综、周允元等，或有片言，非无小善，登于大用，可谓具臣。

赞曰：及善奉职，非无智力。景俭当权，不谓不贤。雄文高节，少连为绝。守道安贫，怀远当仁。钦望之属，片善何足。蹈媚再思，祇宜遄速。

列传第四十一

桓彦范 敬晖 崔玄暉 张柬之 袁恕己

桓彦范，润州曲阿人也。祖法嗣，雍王府谘议参军、弘文馆学士。彦范慷慨俊爽，少以门荫调补右翊卫。圣历初，累除司卫寺主簿。纳言狄仁杰特相礼异，尝谓曰：“足下才识如是，必能自致远大。”寻擢授监察御史。

长安三年，历迁御史中丞。四年，转司刑少卿。时司仆卿张昌宗坐遣术人李弘泰占己有天分，御史中丞宋璟请收付制狱，穷理其罪，则天不许。彦范上疏曰：

昌宗无德无才，谬承恩宠，自宜粉骨碎肌，以答殊造，岂得苞藏祸心，有此占相？陛下以簪履恩久，不忍加刑；昌宗以逆乱罪多，自招其咎。此是皇天降怒，非唯陛下故诛。违天不祥，乞陛下裁择。原其本奏，以防事败。事败即言奏讫，不败则候时为逆。此乃奸臣诡计，疑惑圣心，今果遂其所谋，陛下何忍不察？若昌宗无此占相，奏后不合更与弘泰往还，尚令修福，复拟襁厄，此则期于必遂，元无悔心。纵虽奏闻，情实难恕，此而可舍，谁其可刑？况经两度事彰，天恩并垂舍宥，昌宗自为得计，人亦以为应运，即不劳兵甲，天下皆从，万方讥之，以为陛下纵成其乱也。君在，臣图天分，是为逆臣，不诛，社稷亡矣。伏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。

疏奏不报。时又内史李峤等奏称：“往属革命之时，人多逆节，鞠讯决断，刑狱至严，刻薄之吏，恣行酷法。其周兴、丘勣、来俊臣所劾破家者，并请雪免。”彦范又奏请自文明元

年以后得罪人，除扬、豫、博三州及诸谋逆魁首，一切赦之。表疏前后十奏，辞旨激切，至是方见允纳。彦非凡所奏议，若逢人主诘责，则辞色无惧，争之愈厉。又尝谓所亲曰：“今既躬为大理，人命所悬，必不能顺旨诡辞，以求苟免。”

是岁冬，则天不豫。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，潜图逆乱。凤阁侍郎张柬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建策将诛之。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，委以禁兵，共图其事。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，彦范与晖因得谒见，密陈其计，太子从之。神龙元年正月，彦范与敬晖及左羽林将军李湛、李多祚、右羽林将军杨元琰、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，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五百余人讨易之、昌宗于宫中，令李湛、李多祚就东宫迎皇太子。兵至玄武门，彦范等奉太子斩关而入，兵士大噪。时则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。斩易之、昌宗于廓下，并就第斩其兄汴州刺史昌期、司礼少卿同休，并梟首于天津桥南。士庶见者，莫不欢叫相贺，或脔割其肉，一夕都尽。明日，太子即位，彦范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，拜纳言，赐勋上柱国，封谯郡公，赐实封五百户。又改为侍中，从新令也。

彦范尝表论时政数条，其大略曰：“昔孔子论《诗》以《关雎》为始，言后妃者人伦之本，理乱之端也。故皇、英降而虞道兴，任、姒归而姬宗盛。桀奔南巢，祸阶妹喜，鲁桓灭国，惑以齐媛。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，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，预闻政事。臣愚历选列辟，详求往代，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者，莫不破国亡身，倾辇继路。且以阴乘阳，违天也，以妇凌夫，违人也。违天不祥，违人不义。由是古人譬以‘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’《易》曰‘无攸遂，在中馈’，言妇人不得预于国政也。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，察古人之意，上以社稷为重，下以苍生在念。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预外朝，专在中宫，聿修阴

教，则坤仪式固，鼎命惟永。”

又曰：“臣闻京师喧喧，道路籍籍，皆云胡僧慧范矫托佛教，诡惑后妃，故得出入禁闱，挠乱时政。陛下又轻骑微行，数幸其室，上下媢黷，有亏尊严。臣抑尝闻兴化致理，必由进善；康国宁人，莫大弃恶。故孔子曰：‘执左道以乱政者杀，假鬼神以危人者杀。’今慧范之罪，不殊于此也。若不急诛，必生变乱。除恶务本，去邪勿疑，实愿天聪，早加裁贬。”疏奏不纳。时有墨敕授方术人郑普思秘书监，叶净能国子祭酒，彦范苦言其不可。帝曰：“既要用之，无容便止。”彦范又对曰：“陛下自龙飞宝位，遽下制云：‘军国政化，皆依贞观故事。’昔贞观中尝以魏徵、虞世南、颜师古为秘书监，孔颖达为国子祭酒。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，岂足以比踪前烈？臣恐物议谓陛下官不择才，滥以天秩加于私爱。惟陛下少加慎择。”帝竟不纳。

时韦皇后既干朝政，德静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，以则天为彦范等所废，常深愤怨，又虑彦范等渐除武氏，乃先事图之。皇后韦氏既雅为帝所信宠，言无不从，三思又私通于韦氏，乃日夕谗毁彦范等。帝竟用三思计，进封彦范为扶阳郡王、敬晖为平阳郡王、张柬之为汉阳郡王、崔玄暐为博陵郡王、袁恕己为南阳郡王，并加特进，令罢知政事。彦范仍赐姓韦氏，令与皇后同属籍，仍赐杂彩、锦绣、金银、鞍马等。虽外示优崇，而实夺其权也。易州刺史赵履温者，即彦范之妻兄也。彦范诛易之后，奏言先与履温共谋其事，于是召拜司农少卿。履温德之，乃以二婢遗彦范。及彦范罢知政事，履温又协夺其婢，大为时论所讥。寻出为洛州刺史，转濠州刺史。

二年，光禄卿、驸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与韦氏奸通，潜谋诛之。事泄，为三思诬构，言同皎将废皇后韦氏，彦范等通

知其情。乃贬彦范为泷州司马、敬暉崖州司马、袁恕己襄州司马、崔玄暉白州司马、张柬之新州司马，并仍令长任，勋封并削。彦范仍复其本姓桓氏。

是岁秋，武三思又阴令人疏皇后秽行，榜于天津桥，请加废黜。中宗闻之怒，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人。承嘉希三思旨，奏言：“彦范与敬暉、张柬之、袁恕己、崔玄暉等教人密为此榜。虽托废后为名，实有危君之计，请加族灭。”制依承嘉所奏。大理丞李朝隐执奏云：“敬暉等既未经鞫问，不可即肆诛夷。请差御史按罪，待至，准法处分。”大理卿裴谈奏云：“敬暉等只合据敕断罪，不可别俟推鞫，请并处斩籍没。”中宗纳其议，仍以彦范等五人尝赐铁券，许以不死，乃长流彦范于瀼州，敬暉于崖州，张柬之于泷州，袁恕己于环州，崔玄暉于古州，并终身禁锢，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岭外。擢授承嘉金紫光禄大夫，进封襄武郡公。韦氏又特赐承嘉彩物五百段、端锦被一张。擢拜裴谈为刑部尚书，左贬李朝隐为闻喜令。三思俄又讽节愍太子抗表请夷彦范等三族。中宗以既有前命，不依其请。三思犹虑彦范等重被进用，又纳中书舍人崔湜之计，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马周利贞摄右台侍御史，就岭外并矫制杀之。彦范赴流所，行至贵州，利贞遇之于途，乃令左右执缚，曳于竹槎之上，肉尽至骨，然后杖杀，时年五十四。

睿宗即位，延和元年，并追复其官爵，仍特还其子孙实封二百户。玄宗即位，开元六年，诏曰：“皇舆肇建必有辅佐之臣；天步多艰，爰仗经纶之业。故侍中、谯国公桓彦范，侍中、平阳郡公敬暉，中书令兼吏部尚书、汉阳郡公张柬之，特进、博陵郡公崔玄暉，中书令、南阳郡公袁恕己等，并德惟神降，材与运生，道协台岳，名书讖千纬。寅亮帝载，勤劳王家，参复禹之元谋，奉升唐之景命。虽殂谢既久，而勋烈益彰，抚彝

鼎以念功，想旂常而增感。缅遵故实，用表徽懿，俾列在清庙，登于明堂，克申从祀之仪，式茂畴庸之典。并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庙庭，其子北咸加收擢。”建中元年，重赠司徒。

敬晖，绛州太平人也。弱冠举明经。圣历初，累除卫州刺史。时河北新有突厥之寇，方秋而而修城不辍，晖下车谓曰：“金汤非粟而不守，岂有弃收获而缮城郭哉？”悉令罢散，由是人吏咸歌咏之。再迁夏官侍郎，出为泰州刺史。大足元年，迁洛州长史。天后幸长安，令晖知副留守事。在职以清干著闻；玺书劳勉，赐物百段。长安三年，拜中台右丞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神龙元年，转右羽林将军。以诛张易之、昌宗功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擢拜侍中，赐爵平阳郡公，食实封五百户。寻进封齐国公。天后崩，遗制加实封通前满七百户。晖等以唐室中兴，武氏诸王咸宜降爵，上章论奏，于是诸武降为公。武三思益怒，乃讽帝阳尊晖等为郡王，罢知政事。仍赐铁券，恕十死，朔望趋朝。

初，晖与彦范等诛张易之兄弟也，洛州长史薛季昶谓晖曰：“二凶虽除，产、禄犹在。请因兵势诛武三思之属，匡正王室，以安天下。”晖与张柬之屡陈不可，乃止。季昶叹曰：“吾不知死所矣。”翌日，三思因韦后之助，潜入宫中，内行相事，反易国政，为天下所患，时议以此归咎于晖。晖等既失政柄，受制于三思，晖每推床嗟惋，或弹指出血。柬之叹曰：“主上畴昔为英王时，素称勇烈，吾留诸武，冀自诛锄耳。今事势已去，知复何道。”

三思既深愤惋，以许州司功参军郑愔素被晖等废黜，因令上表陈其罪状。中宗诏曰：“则天大圣皇后，往以忧劳不豫，凶竖弄权。晖等因兴甲兵，铲除妖孽，朕录其劳效，备极宠劳。

自谓勋高一时，遂欲权倾四海，擅作威福，轻侮国章，悖道弃义，莫斯之甚。然收其薄效，犹为隐忍，锡其郡王之重，优以特进之荣。不谓溪壑之志，殊难盈满，既失大权，多怀怨望。乃与王同皎窥觐内禁，潜相谋结，更欲权兵绛阙，图废椒宫，险迹丑辞，惊视骇听。属以帝图伊始，务静狴牢，所以久为含容，未能暴诸遐迩。自同皎伏法，衅迹弥彰，倘若无其发明，何以惩兹悖乱？迹其巨逆，合置严诛。缘其昔立微功，所以特从宽宥，咸宜贬降，出佐遐藩。晖可崖州司马，柬之可新州司马，恕己可夔州司马，玄暉可白州司马，并员外置。”晖到崖州，竟为周利贞所杀。睿宗即位，追复五王官爵，赠晖秦州都督，谥曰肃愍。建中初，重赠太尉。曾孙元膺，开成三年，自试太子通事舍人为河南县丞。

崔玄暉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父行谨，为胡苏令。本名晔，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，乃改为玄暉。少有学行，深为叔父秘书监行功所器重。龙朔中，举明经，累补库部员外郎。其母卢氏尝诫之曰：“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云：‘兒子从宦者，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，此是好消息。若闻货货充足，衣马轻肥，此恶消息。’吾常重此言，以为确论。比见亲表中仕宦者，多将钱物上其父母，父母但知喜悦，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。必是禄俸余资，诚亦善事。如其非理所得，此与盗贼何别？纵无大咎，独不内愧于心？孟母不受鱼鲊之馈，盖为此也。汝今坐食禄俸，荣幸已多，若其不能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孔子云：‘虽日杀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。’又曰：‘父母惟其疾之忧。’持宜修身洁己，勿累吾此意也。”玄暉遵奉母氏教诫，以清谨见称。寻授天官郎中，迁凤阁舍人。

长安元年，超拜天官侍郎。每介然自守，都绝请谒，颇为执政者所忌。转文昌左丞。经月余，则天谓曰：“自卿改职以

来，选司大有罪过。或闻令史乃设斋自庆，此欲盛为贪恶耳。今要卿复旧任。”又除天官侍郎，赐杂彩七十段。三年，拜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太子左庶子。四年，迁凤阁侍郎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仍依旧知政事。先是，来俊臣、周兴等诬陷良善，冀图爵赏，因缘籍没者数百家。玄暉固陈其枉状，则天乃感悟，咸从雪免。

则天季年，宋璟劾奏张昌宗谋为不轨，玄暉亦屡有说言，则天乃令法司正断其罪。玄暉弟升时为司刑少卿，又请置以大辟。其兄弟守正如此。是时，则天不豫，宰相不得召见者累月。及疾少间，玄暉奏言：“皇太子、相王仁明孝友，足可亲侍汤药。宫禁事重，伏愿不令异姓出入。”则天曰：“深领卿厚意。”寻以预诛张易之功，擢拜中书令，封博陵郡公。中宗将授方术人郑普思为秘书监，玄暉切谏，竟不纳。寻进爵为王，赐实封四百户，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知都督事。其后被累贬，授白州司马，在道病卒。建中初，赠太子太师。

玄暉与弟升甚相友爱。诸子弟孤贫者，多躬自抚养教授，颇为当时所称。升，官至尚书左丞。玄暉少时颇属诗赋，晚年以为非己所长，乃不复构思，唯笃志经籍，述作为事。所撰《行己要范》十卷、《友义传》十卷、《义士传》十五卷、训注《文馆辞林策》二十卷，并行于代。子璩，颇以文学知名，官历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璩子涣，自有传。曾孙郢，开成三年，自商州防御判官兼殿中侍御史，入为监察御史。

张柬之，字孟将，襄州襄阳人也。少补太学生，涉猎经史，尤好《三礼》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。进士擢第，累补青城丞。永昌元年，以贤良征试，同时策者千余人，柬之独为当时第一，擢拜监察御史。

圣历初，累迁凤阁舍人。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论云：

“三年之丧，合三十六月。” 柬之著论驳之曰：

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，不刊之典也。谨案《春秋》：“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，公薨。”“文公二年冬，公子遂如齐纳币。”《左传》曰“礼也。”杜预注云：“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，纳币在十二月。土婚礼，纳采纳徵，皆有玄纁束帛，诸侯则谓之纳币。盖公为太子，已行婚礼。”故《传》称礼也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纳币不书，此何以书？讥丧娶。在三年之外何以讥？三年之内不图婚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僖公以十二月薨，至此冬未满足二十五月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，皆在三年之内，故讥。”何休以公十二月薨，至此冬十二月才二十四月，非二十五月，是未三年而图婚也。按《经》书“十二月乙巳公薨”，杜预以《长历》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，非十二月，书十二月，是《经》误。“文公元年四月，葬我君僖公”，《传》曰，缓也。诸侯五月而葬，若是十二月薨，即是五月，不得言缓。明知是十一月薨，故注僖公丧终此年，至十二月而满足二十五月，故丘明《传》曰，礼也。据此推步，杜之考校，岂公羊之所能逮，况丘明亲受《经》于仲尼乎？且二《传》何、杜所争，唯争一月，不争一年。其二十五月除丧，由来无别。此则《春秋》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

《尚书伊训》云：“成汤既没，太甲元年，惟元祀十有二月，伊尹祀于先王，奉嗣王祗见厥祖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汤以元年十一月崩。”据此，则二年十一月小祥，三年十一月大祥。故《太甲》中篇云：“惟三祀十有二月朔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。”是十一月大祥，讫十二月朔日，加王冕服吉而归亳也。是孔言“汤元年十一月”之明验。《顾命》云：“四月哉生魄，王不悛”，是四月十六日也。“翌日乙丑，王崩”，是十七日也。“丁卯，命作册度”，是十九日也。“越七日癸酉，

伯相命士须材”，是四月二十五日也。则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，中间有十月，康王方始见庙。则知汤崩在十一月，淹停至殓讫，方始十二月，祇见其祖。《顾命》见庙讫，诸侯出庙门俟，《伊训》言“祇见厥祖，侯甸群后咸在”，则崩及见庙，殷、周之礼并同。此周因于殷礼，损益可知也。不得元年以前，别有一年。此《尚书》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

《礼记三年问》云：“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而毕，哀痛未尽，思慕未忘，然而服以是断之者，岂不送死有已，复生有节？”又《丧服四制》云：“变而从宜，故大祥鼓素琴，告人以终。”又《间传》云：“期而小祥，食菜果。又期而大祥，有醯酱。中月而禫，食酒肉。”又《丧服小记》云：“再期之丧，三年也。期之丧，二年也。九月七月之丧，三时也。五月之丧，二时也。三月之丧，一时也。”此《礼记》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

《仪礼士虞礼》云：“期而小祥。又期而大祥。中月而禫，是月也吉祭。”此礼周公所制，则《仪礼》三年之丧，二十五月之明验也。

此四验者，并礼经正文，或周公所制，或仲尼所述，吾子岂得以《礼记》戴圣所修，辄欲排毁？汉初高堂生传《礼》既未周备，宣帝时少传后苍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《曲台记》以授弟子戴德、戴圣、庆溥三人，合以正经及孙卿所述，并相符合。列于学官，年代已久。今无端构造异论，既无依据，深可叹息。其二十五月，先儒考校，唯郑康成注《仪礼》“中月而禫”，以“中月间一月，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”。又解禫云：“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。今皆二十七月复常，从郑议也。逾月入禫，禫既复常，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。二十五月、二十七月，其议本同。

窃以子之于父母丧也，有终身之痛，创巨者日久，痛深者愈迟，岂徒岁月而已乎？故练而慨然者，盖悲慕之怀未尽，而踊擗之情已歇；祥而廓然者，盖哀伤之痛已除，而孤邈之念更起。此皆情之所致，岂外饰哉。故《记》曰：三年之丧，义同过隙，先王立其中制，以成文理。是以祥则缟带素紕，禫则无所不佩。今吾子将徇情弃礼，实为乖僻。夫弃纁麻之服，袭锦黻之衣，行道之人，皆不忍也，直为节之以礼，无可奈何。故由也不能过制为姊服，鲤也不能过期哭其母。夫岂不怀，惧名教逼己也。若孔、郑、何、杜之徒，并命代挺生，范模来裔，宫墙积仞，未易可窥。但钻仰不休，当渐入胜境，讵劳终年矻矻，虚肆莠言？请所有倚才适先儒，愿且以时消息。

时人以柬之所驳，颇合于礼典。

是岁，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请和亲，则天盛意许之，欲令淮阳郡王延秀娶之。柬之奏曰：“自古无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国王者。”表入，颇忤其旨。神功初，出为合州刺史，寻转蜀州刺史。旧例，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，路过山险，死者甚多。柬之表论其弊曰：

臣窃按姚州者，古哀牢之旧国。绝域荒外，山高水深，自生人以来，泊于后汉，不与中国交通。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笮，而哀牢不附。至光武季年，始请内属，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，乃收其盐布毡罽之税，以利中土。其国西通大秦，南通交趾，奇珍异宝，进贡岁时不阙。刘备据有巴蜀，常以甲兵不充。及备死，诸葛亮五月渡泸，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，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。故《蜀志》称自亮南征之后，国以富饶，甲兵充足。由此言之，则前代置郡，其利颇深。今盐布之税不供，珍奇之贡不入，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，而空竭府库，驱率平人，受役蛮夷，肝脑涂地，臣窃为国

家惜之。

昔汉以得利既多，历博南山，涉兰仓水，更置博南、哀牢二县。蜀人愁怨，行者作歌曰：“历博南，越兰津，渡兰苍，为他人。”盖讥汉贪珍奇盐布之利，而为蛮夷之所驱役也。汉获其利，人且怨歌。今减耗国储，费用日广，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，骸骨不归，老母幼子，哀号望祭于千里之外。于国家无丝发之利，在百姓受终身之酷。臣窃为国家痛之。

往者，诸葛亮破南中，使其渠率自相统领，不置汉官，亦不留兵镇守。人问其故，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。大意以置官夷汉杂居，猜嫌必起；留兵运粮，为患更重；忽若反叛，劳费更多。但粗设纪纲，自然安定。臣窃以亮之此策，妙得羁縻蛮夷之术。

今姚府所置之官，既无安边静寇之心，又无葛亮且纵且擒之伎。唯知诡谋狡算，恣情割剥，贪叨劫掠，积以为常。扇动酋渠，遗成朋党，折支谄笑，取媚蛮夷，拜跪趋伏，无复惭耻。提挈子弟，啸引凶愚，聚会蒲博，一掷累万。剑南逋逃，中原亡命，有二千余户，见散在彼州，专以掠夺为业。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，后长史李孝让、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。前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，贵及蜀兵应时破败，噍类无遗。又使将军李义总等往征，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，其州乃废。臣窃以诸葛亮称置官留兵有三不易，其言乃验。至垂拱四年，蛮郎将王善宝、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，奏言所有课税，自出姚府管内，更不劳扰蜀中。及置州后，录事参军李陵为蛮所杀。延载中，司马成琛奏请于泸南置镇七所，遣蜀兵防守，自此蜀中骚扰，于今不息。

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，巨猾游客，不可胜数。国家设官分职，本以化俗妨奸，无耻无厌，狼籍至此。今不问夷夏，负罪

并深，见道路劫杀，不能禁止，恐一旦惊扰，为祸转大。伏乞省罢姚州，使隶嵩府，岁时朝觐，同之蕃国。泸南诸镇，亦皆悉废，于泸北置关，百姓自非奉使入蕃，不许交通往来。增嵩府兵选，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。臣愚将为稳便。

疏奏，则天不纳。

后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长安中，召为司刑少卿，迁秋官侍郎。时夏官尚书姚崇为灵武军使，将行，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。崇对曰：“张柬之沉厚有谋，能断大事，且其人年老，惟陛下急用之。”则天登时召见，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未几，迁凤阁侍郎，仍知政事。及诛张易之兄弟，柬之首谋其事。中宗即位，以功擢拜天官尚书、凤阁鸾台三品，封汉阳郡公，食实封五百户，未几，迁中书令，监修国史。月余，进封汉阳郡王，加授特进，令罢知政事。

其年秋，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。许之，仍特授襄州刺史，又拜其子漪为著作郎，令随父之任。上亲赋诗祖道，又令群公饯送于定鼎门外。柬之至襄州，有乡亲旧交抵罪者，必深文致法，无所纵舍。其子漪恃以立功，每见诸少长，不以礼接，时议以为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。寻为武三思所构，贬授新州司马。柬之至新州，愤恚而卒，年八十有余，景云元年，制曰：“褒德纪功，事华典册；饰终追远，理光名教。故吏部尚书张柬之翼戴兴运，谟明帝道，经纶謗谗，风范犹存。往属回邪，构成衅咎，无辜放逐，沦没荒遐。言念勋贤，良深轸悼，宜加宠赠，式贲幽泉。可赠中书令，封汉阳郡公。”建中初，又赠司徒。玄孙璟，开成二年，自宜城尉迁寿安尉。

袁恕己，沧州东光人也。长安中，历迁司刑少卿，兼知相王府司马事。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，恕己预其谋议，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，以备非常。及事定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行中

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南阳郡公，食实封五百户。将作少匠杨务廉素以工巧见用，中兴初，恕己恐其更启游娱侈靡之端，言于中宗曰：“务廉致位九卿，积有岁年，苦言嘉谋，无足可纪。每宫室营构，必务其侈，若不斥之，何以广昭圣德？”由是左授务廉陵州刺史。恕己俄擢拜中书令，仍加特进，封南阳郡王，罢知政事。则天崩，遗制加实封满七万户。后与敬晖等累遭贬黜，流于环州。寻为周利贞所逼，饮野葛汁数升，恕己常服黄金，饵毒发，愤闷，以手掘地，取土而食，爪甲殆尽，竟不死，乃击杀之。建中初，赠太子太傅。曾孙德文，举进士，开成三年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

史臣曰：昔夫差入越，勾践保于会稽，不听子胥之言，而有甬东之叹。此五王除凶返正，得计成功。当是时，彦范、敬晖握兵全势，三思、攸暨其党半歼，若从季昶之言，宁有利贞之祸？盖以心怀不忍，遽失后图，黜削流移，理固然也。且芟蔓而不能拔本，建谋而尚欠防微，死即无辜，祸由自掇。失断召乱也，不亦宜哉！

赞曰：嗟彼五王，忠于有唐。知火在木，谓其无伤。祸发既克，势摧靡当。何事不敏，周身之防。

列传第四十二

魏元忠 韦安石 子陟斌 斌子况 从父兄子抗
从祖兄子巨源 赵彦昭附 萧至忠 宗楚客 纪处讷附

魏元忠，宋州宋城人也。本名真宰，以避则天母号改焉。初，为太学生，志气倜傥，不以举荐为意，累年不调。时有左史整屋人江融撰《九州设险图》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，元忠就传其术。仪凤中，吐蕃频犯塞，元忠赴洛阳上封事，言命将用兵之工拙，曰：

臣闻理天下之柄，二事焉，文与武也。然则文武之道，虽有二门，至于制胜御人，其归一揆。方今王略遐宣，皇威远振，建礼乐而陶士庶，训军旅而慑生灵。然论武者以弓马为先，而不稽之以权略；谈文者以篇章为首，而不问之以经纶。而奔竞相因，遂成浮俗。臣尝读魏、晋史，每鄙何晏、王衍终日谈空。近观齐、梁书，才士亦复不少，并何益于理乱哉？从此而言，则陆士衡著《辨亡论》而不救河桥之败，养由基射能穿札，而不止鄢陵之奔，断可知矣。昔赵岐撰御寇之论，山涛陈用兵之本，皆坐运帷幄，暗合孙、吴。宣尼称“有德者必有言，仁者必有勇”，则何平叔、王夷甫岂得同日而言哉！

臣闻才生于代，代实须才，何代而不生才，何才而不生代。故物有不求，未有无物之岁；士有不用，未有无士之时。夫有志之士，在富贵之与贫贱，皆思立于功名，冀传芳于竹帛。故班超投笔而叹，祖逖击楫而誓，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。且知己难逢，英哲罕遇，士之怀琬琰以就埃尘，抱栋梁而困沟壑者，

则悠悠之流，直睹此士之贫贱，安知此士之方略哉。故汉拜韩信，举军惊笑；蜀用魏延，群臣缺望。嗟乎，富贵者易为善，贫贱者难为功，至于此也！

亦有位处立功之际，而不展其志略，身为时主所知，竟不能尽其才用，则贫贱之士焉足道哉！汉文帝时，魏尚、李广并身任边将，位为郡守。文帝不知魏尚之贤而囚之，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。常叹李广恨生不逢时，令当高祖日，万户侯岂足道哉。夫以李广才气，天下无双，匈奴畏之，号为“飞将”，尔时胡骑凭凌，足伸其用。文帝不能大任，反叹其生不逢时。近不知魏尚、李广之贤，而乃远想廉颇、李牧。故冯唐曰，虽有颇、牧而不能用，近之矣。从此言之，疏斥贾谊，复何怪哉。此则身为时主所知，竟不能尽其才用。晋羊祜献计平吴，贾充、荀勖沮其策，祜叹曰：“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。”缘荀、贾不同，竟不大举。此则位处立功之际，而不得展其志略。而布衣韦带之人，怀一奇，抱一策，上书阙下，朝进而望夕召，何可得哉。

臣请历访内外文武职事五品已上，得不有智计如羊祜、武艺如李广，在用与不用之间，不得聘其才略。伏愿降宽大之诏，使各言其志。无令汲黯直气，卧死于淮阳。仲舒大才，位屈于诸侯相。

又曰：

臣闻帝王之道，务崇经略。经略之术，必仗英奇。自国家良将，可得言矣。李靖破突厥，侯君集灭高昌，苏定方开西域，李勣平辽东，虽奉国威灵，亦其才力所致。古语有之，“人无常俗，政有理乱，兵无强弱，将有能否”。由此观之，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也。故赵充国征先零，冯子明讨南羌，皆计不空施，机不虚发，则良将立功之验也。然兵革之用，王者大

事，存亡所系。若任得其才，则摧凶而扼暴。苟非其任，则败国而殄人。北齐段孝玄云：“持大兵者，如擎盘水。倾在俯仰间，一致蹉跌，求止岂得哉！”从此而言，周亚夫坚壁以挫吴、楚，司马懿闭营而困葛亮，俱为上策。此皆不战而却敌，全军以制胜。是知大将临戎，以智为本。汉高之英雄大度，尚曰“吾宁斗智”；魏武之纲神冠绝，犹依法孙、吴。假有项籍之气，袁绍之基，而皆泯智任情，终以破灭，何况复出其下哉！

且上智下愚，明暗异等，多算少谋，众寡殊科。故魏用柏直以拒汉，韩信轻为竖子；燕任慕容评以抗秦，王猛谓之奴才。即柏直、慕容评智勇俱亡者也。夫中材之人，素无智略，一旦居元帅之任，而意气轩昂，自谓当其锋者无不摧碎，岂知戎昭果毅、敦《诗》说《礼》之事乎！故李信求以二十万众独举郢郢，其后果辱秦军；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，登时见折季布，皆其事也。

当今朝廷用人，类取将门子弟，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。此等本非干略见知，虽竭力尽诚，亦不免于倾败，若之何使当阃外之任哉？后汉马贤讨西羌，皇甫规陈其必败；宋文帝使王玄谟收复河南，沈庆之悬知不克。谢玄以书生之姿，拒苻坚天下之众，郗超明其必胜；桓温提数万之兵，万里而袭成都，刘真长期于决取。虽时有今古，人事皆可推之，取验大体，观其锐志与识略耳。明者隋分而察，成败之形，昭然自露。京房有言，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古。”则昔贤之与今哲，意况何殊。当事机之际也。皆随时而立功，岂复取贤于往代，待才于未来也？即论知与不知，用与不用。夫建功者，言其所济，不言所起；言其所能，不言所藉。若陈汤、吕蒙、马隆、孟观，并出自贫贱，勋济甚高，未闻其家代为将帅。董仲舒曰：“为政之用，譬之琴瑟，不调甚者，必解弦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。”

“故阴阳不和，擢士为相；蛮夷不龚，拔卒为将，即更张之义也。以四海之广，亿兆之众，其中岂无卓越奇绝之士？臣恐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。

又曰：

臣闻赏者礼之基，罚者刑之本。故礼崇谋夫竭其能，赏厚义士轻其死，刑正君子勸其心，罚重小人惩其过。然则赏罚者，军国之纲纪，政教之药石。纲纪举而众务自理，药石行而文武用命。彼吐蕃蚁结蜂聚，本非勍敌，薛仁贵、郭待封受阃外之寄，奉命专征，不能激励熊罴，乘机扫扑。败军之后，又不能转祸为福，因事立功，遂乃弃甲丧师，脱身而走。幸逢宽政，罪止削除，国家纲漏吞舟，何以过此。天皇迟念旧恩，收其后效，当今朝廷所少，岂此一二人乎？且赏不劝谓之止善，罚不惩谓之纵恶。仁贵自宣力海东，功无尺寸，坐玩金帛，渎货无厌，今又不诛，纵恶更甚。臣以疏贱，干非其事，岂欲间天皇之君臣，生厚薄于仁贵？直以刑赏一亏，百年不复，区区所怀，实在于此。

古人云：“国无赏罚，虽尧、舜不能为化。”今罚不能行，赏亦难信，故人间议者皆言，“近日征行，虚有赏格而无其事。”良由中才之人不识大体，恐赏赐勋庸，倾竭仓库，留意锥刀，将此益国。徇目前之近利，忘经久之远图，所谓错之毫厘，失之千里者也。且黔首虽微，不可欺以得志，瞻望恩泽，必因事而生心。既有所因，须应之以实，岂得悬不信之令，设虚赏之科？比者师出无功，未必不由于此。文子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诚在令外。”故商君移木以表信，曹公割发以明法，岂礼也哉，有由然也。自苏定方定辽东，李勣破平壤，赏绝不行，勋仍淹滞，数年纷纭，真伪相杂，纵加沙汰，未至澄清。臣以吏不奉法，慢自京师，伪勋所由，主司之过。

其则不远，近在尚书省中，不闻斩一台郎，戮一令史，使天下知闻，天皇何能照远而不照近哉！神州化首，万国共尊，文昌政本，四方是则，轨物宣风，理乱攸在。臣是以披露不已，冒死尽言。

且明镜所以照形，往事所以知今，臣识不稽古，请以近事言之。贞观年中，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饰智，以邀乾没，太宗审其奸诈，弃之都市。及征高丽也，总管张君义击贼不进，斩之旗下。臣以伪勋之罪，多于玄景；仁贵等败，重于君义。向使早诛薛仁贵、郭待封，则自余诸将，岂敢失利于后哉？韩子云：“慈父多败子，严家无格虏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公孙弘有言：“人主病不广大，人臣病不节俭。”臣恐天皇病之于不广大，过在于慈父，斯亦日月之一蚀也。又今之将吏，率多贪暴，所务唯狗马，所求唯财物，无赵奢、吴起散金养士之风，纵使行军，悉是此属。臣恐吐蕃之平，未可旦夕望也。

帝甚叹异之，授秘书省正字，令直中书省，仗内供奉。寻除监察御史。

文明年，迁殿中侍御史。其年，徐敬业据扬州作乱，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之，则天诏元忠监其军事。孝逸至临淮，而偏将雷仁智为敬业先锋所败，敬业又攻陷润州，回兵以拒孝逸。孝逸惧其锋，按甲不敢进。元忠谓孝逸曰：“朝廷以公王室懿亲，故委以阃外之事，天下安危，实资一决。且海内承平日久，忽闻狂狡，莫不注心倾耳，以俟其诛。今大军留而不进，则解远近之望，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代公，其将何辞以逃逗挠之罪？幸速进兵以立大效，不然，则祸难至矣。”孝逸然其言，乃部勒士卒以图进讨。

时敬业屯于下阿溪，敬业弟敬猷率偏师以逼淮阴。元忠请先击敬猷，诸将咸曰：“不如先攻敬业，敬业败，则敬猷不战

而擒矣。若击敬猷，则敬业引兵救之，是腹背受敌也。”元忠曰：“不然，贼之劲兵精卒，尽在下阿，蚁聚而来，利在一决，万一失捷，则大事云矣。敬猷本出博徒，不习战斗，其众寡弱，人情易摇，大军临之，其势必克。既克敬猷，我之乘胜而进。彼若引救淮阴，计程则不及，又恐我之进掩江都，必邀我于中路。彼则劳倦，我则以逸待之，破之必矣。譬之逐兽，弱者先擒，岂可舍必擒之弱兽，趋难敌之强兵？恐未可也。”孝逸从之，乃引兵击敬猷，一战而破之，敬猷脱身而遁。孝逸乃进军，与敬业隔溪相拒。前军总管苏孝祥为贼所破，孝逸又惧，欲引退。初，敬业至下阿，有流星坠其宫，及是，有群鸟飞噪于阵上，元忠曰：“验此，即贼败之兆也。风顺荻乾，火攻之利。”固请决战，乃平敬业。元忠以功擢司刑正，稍迁洛阳令。

寻陷周兴狱，诣市将刑，则天以元忠有讨平敬业功，特免死配流贵州。时承敕者将至市，先令传呼，监刑者遽释元忠令起，元忠曰：“未知敕虚实，岂可造次。”徐待宣敕，然始起谢，观者咸叹其临刑而神色不挠。圣历元年，召授侍御史，擢拜御史中丞。又为来俊臣、侯思止所陷，再被流于岭表。复还，授御史中丞。元忠前后三被流，于时人多称其无罪。则天尝谓曰：“卿累负谤讦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犹鹿也，罗织之徒，有如猎者，苟须臣肉作羹耳。此辈杀臣以求达，臣复何辜。”

圣历二年，擢拜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检校并州长史。未几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，兼检校洛州长史。政号清严。长安中，相王为并州元帅，元忠为副。时奉宸令张易之尝纵其家奴凌暴百姓，元忠笞杀之，权豪莫不敬惮。时突厥与吐蕃数犯塞，元忠皆为大总管拒之。元忠在军，唯持重自守，竟无所克获，然亦未尝败失。

中宗在春宫时，元忠检校太子左庶子。时张易之、昌宗权

宠日盛，倾朝附之。元忠尝奏则天曰：“臣承先帝顾眄，受陛下厚恩，不徇忠死节，使小人得在君侧，臣之罪也。”则天不悦。易之、昌宗由是含怒。因则天不豫，乃谮元忠与司礼丞高戩潜谋曰：“主上老矣，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。”则天惑其言，乃下元忠诏狱，召太子、相王及诸宰相，令昌宗与元忠等殿前参对，反复不决。昌宗又引凤阁舍人张说令执证元忠。说初伪许之，及则天召说验问，说确称元忠实无此语。则天乃悟元忠被诬，然以昌宗之故，特贬授端州高要尉。

中宗即位，其日驿召元忠，授卫尉卿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旬日，又迁兵部尚书，知政事如故。寻进拜侍中，兼检校兵部尚书。时则天崩，中宗居谅暗，多不视事，军国大政，独委元忠者数日。未几，迁中书令，加授光禄大夫，累封齐国公，监修国史。神龙二年，元忠与武三思、祝钦明、徐彦伯、柳冲、韦承庆、崔融、岑羲、徐坚等撰《则天皇后实录》二十卷。编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。中宗称善，赐元忠物千段，仍封其子卫王府谘议参军升为任城县男。时元忠特承宠荣，当朝用事。初元忠作相于则天朝，议者以为公清。至是再居政事，天下莫不延首倾属，冀有所弘益。元忠乃亲附权豪，抑弃寒俊，竟不能赏善罚恶，勉修时政，议者以此少之。四年秋，代唐璟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中书令，仍知兵部尚书事，监修国史。未几，元忠请归乡拜扫，特赐锦袍一领、银千两，并给千骑四人，充其左右，手敕曰：“衣锦昼游，在乎兹日；散金敷惠，谅属斯辰。”元忠至乡里，竟自藏其银，无所赉施。及还，帝又幸白马寺以迎劳之，其恩遇如此。

是时，安乐公主尝私请废节愍太子，立己为皇太女。中宗以问元忠，元忠固称不可，乃止。寻迁左仆射，余并如故。元忠又嫉武三思专权用事，心常愤叹，思欲诛之。三年秋，节愍

太子起兵诛三思，元忠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皆潜预其事。太子既斩三思，又率兵诣阙，将请废韦后为庶人，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守门，协令从己。太子兵至玄武楼下，多祚等犹豫不战，元忠又持两端，由是不克，升为乱兵所杀。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，又素为高宗、天后所礼遇，竟不以升为累，委任如初。

是时，三思之党兵部尚书宗楚客与侍中纪处讷等又执证元忠及升，云素与节愍太子同谋构逆，请夷其三族，中宗不许。元忠惧不自安，上表固请致仕。手制听解左仆射，以特进、齐国公致仕于家，仍朝朔望。楚客等又引右卫郎将姚庭筠为御史中丞，令劾奏元忠，由是贬渠州员外司马。侍中杨再思、中书令李峤皆依楚客之旨，以致元忠之罪，唯中书侍郎萧至忠正义云当从宽宥。楚客大怒，又遣给事中冉祖雍与杨再思奏言：“元忠既缘犯逆，不合更授内地官。”遂左迁思州务川尉。顷之，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：“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，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，元忠密进状云不可。据此，则知元忠怀逆日久，伏请加以严诛。”中宗谓杨再思等曰：“以朕思之，此是守一大错。人臣事主，必在一心，岂有主上少有不安，即请太子知事？乃是狄仁杰树私惠，未见元忠有失。守一假借前事罗织元忠，岂是道理。”楚客等遂止。元忠行至涪陵而卒，年七十有奇。景龙四年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、齐国公、本州刺史，仍令所司给灵輿送至乡里。睿宗即位，制令陪葬定陵。景云三年，又降制曰：“故左仆射、齐国公魏元忠，代协人望，时称国良。历事三朝，俱展诚效。晚年迁谪，颇非其罪。宜特还其子著作郎晃实封一百户。”开元六年，谥曰贞。二子升、晃。

韦安石，京兆万年人，周大司空、郟国公孝宽曾孙也。祖津，大业末为民部侍郎。炀帝之幸江都，敕津与段达、元文都

等于洛阳留守，仍检校民部尚书事。李密逼东都，津拒战于上东门外。兵败，为密所囚，及王世充杀文都等，津独免其难。密败，归东都，世充僭号，深被委遇。及洛阳平，高祖与津有旧，征授谏议大夫，检校黄门侍郎。出为陵州刺史，卒。父琬，成州刺史。叔琨，户部侍郎。琨弟璡，仓部员外。

安石应明经举，累授乾封尉，苏良嗣甚礼之。永昌元年，三迁雍州司兵，良嗣时为文昌左相，谓安石曰：“大材须大用，何为徒劳于州县也。”特荐于则天，擢拜膳部员外郎、永昌令、并州司马。则天手制劳之曰：“闻卿在彼，庶事存心，善政表于能官，仁明彰于镇抚。如此称职，深慰朕怀。”俄拜并州刺史，又历德、郑二州刺史。安石性持重，少言笑，为政清严，所在人吏咸畏惮之。久视年，迁文昌右丞，寻拜鸾台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太子左庶子。长安三年，为神都留守，兼判天官、秋官二尚书事。后与崔神庆等同为侍读，寻知纳言事。是岁，又加检校中台左丞，兼太子左庶子、凤阁鸾台三品如故。

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宠用权，安石数折辱之，甚为易之等所忌。尝于内殿赐宴，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。安石疏奏曰：“蜀商等贱类，不合预登此筵。”因顾左右令逐出之，座者皆为失色。则天以安石辞直，深慰勉之。时凤阁侍郎陆元方在座，退而告人曰：“此真宰相，非吾等所及也。”则天尝幸兴泰宫，欲就捷路，安石奏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且有垂堂之诫，万乘之尊，不宜轻乘危险。此路板筑初成，无自然之固，銮驾经之，臣等敢不请罪。”则天登时为之回辇。安石俄又举奏易之等罪状，初有敕付安石及夏官尚书唐休璟推问，未竟而事变。四年，出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

神龙初，徵拜刑部尚书。是岁，又迁吏部尚书，复知政事。俄代张柬之为中书令，封郟国公，以尝为宫僚，赐实封三百户，

又兼相王府长史。俄转户部尚书，复为侍中，监修国史。中宗与庶人尝因正月十五日夜幸其第，赐赉不可胜数。又中宗尝幸安乐公主城西池馆，公主具舟楫，请御楼船，安石谏曰：“御轻舟，乘不测，臣恐非帝王之事。”乃止。

睿宗践祚，拜太子少保，改封郇国公。俄又历侍中、中书令。景云二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时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潜有异图，将引安石预其事，公主屡使子婿唐峻邀安石至宅，安石竟拒而不往。睿宗尝密召安石，谓曰：“闻朝廷倾心东宫，卿何不察也？”安石对曰：“陛下何得亡国之言，此必太平之计。太子有大功于社稷，仁明孝友，天下所称，愿陛下无信谗言以致惑也。”睿宗矍然曰：“朕知之矣，卿勿言也。”太平于帘中窃听之，乃构飞语，欲令鞫之，赖郭元振保护获免。俄而迁尚书左仆射，兼太子宾客，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虽假以崇宠，实去其权。其冬，罢知政事，拜特进，充东都留守。太常主簿李元澄，即安石之子婿，其妻病死，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厌杀之。其婢久已转嫁，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。由是为御史中丞杨茂谦所劾，出为蒲州刺史。无几，转青州刺史。

安石初在蒲州时，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托，安石拒之，皎大怒。开元二年，皎弟晦为御史中丞，以安石等作相时，同受中宗遗制，宗楚客、韦温削除相王辅政之辞，安石不能正其事，令侍御史洪子舆举劾之。子舆以事经赦令，固称不可。监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，越次奏之，于是下诏曰：“青州刺史韦安石、太子宾客韦嗣立、刑部尚书赵彦昭等，往在先朝，曲蒙厚赏，因缘幸会，久在庙堂，朋党比周，闻于行路。景龙之末，长蛇纵祸，仓卒之间，人神愤怨，未闻舍生取义，直道昌言，遂削太上皇辅政之辞，用韦氏临朝之策。比常隐忍，复以崇班，将期愧畏，稍愆前恶，而尚款回邪，苟安荣宠。宜从谪官之典，

以励事君之节。安石可沔州别驾，嗣立可岳州别驾，彦昭可袁州别驾，并员外置。”安石既至沔州，晦又奏云：“安石尝检校定陵造作，隐官物入己。”敕符下州征赃。安石叹曰：“此祇应须我死耳！”愤激而卒，年六十四。开元十七年，赠蒲州刺史。天宝初，以子贵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郇国公，谥曰文贞。二子陟、斌，并早知名。

陟字殷卿，代为关中著姓，人物衣冠，弈世荣盛。安石晚有子，及为并州司马，始生陟及斌，俱少聪敏，颇异常童。陟自幼风标整峻，独立不群，安石尤爱之。神龙二年，安石为中书令，陟始十岁，拜温王府东阁祭酒，加朝散大夫，累迁秘书太堂丞，有文彩，善隶书，辞人、秀士已游其门矣。开元初，丁父忧，居丧过礼。自此杜门不出八年，与弟斌相劝励，探讨典坟，不舍昼夜，文华当代，俱有盛名。于时才名之士王维、崔颢、卢象等，常与陟唱和游处。广平宋公见陟叹曰：“盛德遗范，尽在是矣。”历洛阳令，转吏部郎中。张九龄一代辞宗，为中书令，引陟为中书舍人，与孙逖、梁涉对掌文诰，时人以为美谈。

后为礼部侍郎。陟好接后辈，尤鉴于文，虽辞人后生，靡不谙练。曩者主司取与，皆以一场之善，登其科目，不尽其才。陟先责旧，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，先试一日，知其所长，然后依常式考核，片善无遗，美声盈路。后为吏部侍郎，常病选人冒名接脚，阙员既少，取士良难，正调者被挤，伪集者冒进。陟刚肠嫉恶，风采严正，选人疑其有瑕，案声盘诘，无不首伏。每岁皆赎得数百员阙，以待淹滞，常谓所亲曰：“使陟知铨衡一二年，则无人可选矣。”

陟门地豪华，早践清列，侍儿阉宦，列侍左右者十数，衣书药食，咸有典掌，而舆马僮奴，势侔于王家主第。自以才地

人物，坐取三公，颇以简贵自处，善诱纳后进，其同列朝要，视之蔑如也。如道义相知，靡隔贵贱，而布衣韦带之士，恆虚席倒屣以迎之，时人以此称重。

李林甫忌之，出为襄阳太守，兼本道采访使，又改陈留采访使，复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天宝中袭封郇国公，以亲累贬钟离太守，重贬义阳太守。寻移河东太守，充本道采访使。

十二年入考，在华清宫。右相杨国忠恶其才望，恐践台衡，乃引河东人吴象之谓曰：“子能使人告陟乎？吾以子为御史。”象之曰：“能。”乃告陟与御史中丞吉温结托，欲谋陷朝廷，又诱陟侄韦元志证之。陟坐贬为桂州桂岭尉，未之任，再贬昭州平乐尉。

会禄山反，陷洛阳，陟爱弟斌为贼所得。国忠欲构陟与贼通应，潜令吏卒伺其所居，欲协之令陟忧死。其土豪人劝陟曰：“昔张燕公窜逐，藏于陈氏，以免危亡。诏命傥来，谁敢申覆？未若轻舟千里，且泛溪洞，候事清徐出，岂不美也！”陟慨然应之曰：“我积信于国朝，非一代也。况素所秉心，无负神理，命之合尔，其敢逃刑？燕公之谋，诚愧厚意，不能从也。”因谢遣之，乃坚卧不动。

经岁余，潼关失守，肃宗即位于灵武，起为吴郡太守，兼江南东道采访使。未到郡，肃宗使中官贾游严手诏追之。未至凤翔，会江东永王擅起兵，令陟招谕，除御史大夫，兼江东节度使。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，非其本意，惧罪出奔，未有所适，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、兼御史中丞、缘江防御使，以安反侧。因与淮南节度使高适、淮西节度使来瑱等同至安州。陟谓适、瑱曰：“今中原未复，江淮动摇，人心安危，实在兹日。若不齐盟质信，以示四方，令知三帅协心，万里同力，则难以集事矣。”陟推瑱为地主，乃为载书，登坛誓众曰：“淮

西节度使、兼御史大夫瑱，江东节度使、御史大夫陟，淮南节度使、御史大夫适等，衔国威命，各镇方隅，纠合三垂，翦除凶慝，好恶同之，无有异志。有渝此盟，坠命亡族。皇天后土，祖宗神明，实鉴斯言。”陟等辞旨慷慨，血泪俱下，三军感激，莫不陨泣。其后江表树碑以纪忠烈。

无何，有诏令陟赴行在。陟以广琛虽承恩命，犹且迟回，恐后变生，祸贻于陟，欲往招慰，然后赴征，乃发使上表，恳言其急。陟驰至历阳，见广琛，且宣恩旨，劳徠行赏，陟自以私马数匹赐之，安其疑惧。即日便赴行在，谒见肃宗，肃宗深器之，拜御史大夫。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，真宰相器，圣朝不容，辞旨迂诞，肃宗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。陟因入奏曰：“杜甫所论房琯事，虽被贬黜，不失谏臣大体。”上由此疏之。时朝臣立班多不整肃，至有班头相吊哭者，乃罢陟御史大夫，颜真卿代，授吏部尚书。自后任事宠臣，皆后来初用，望风畏忌，道竟不行。因宗人伐墓柏，坐不能禁，出为绛州刺史。乾元二年，入为太常卿。吕諲再入相，荐为礼部尚书、东京留守，判尚书省事，兼东京畿观察处置等使。逆贼史思明寇逼河洛，副元帅李光弼议守河阳，令陟率东京官属入关回避，乃令兵守陕州。有诏迁吏部尚书，留守如故，令止于永乐，不许至京，候光弼收复河洛，令陟依前居守。

陟早有台辅之望，间被李林甫、杨国忠所挤。及中原兵起，天下事殷，陟常自谓负经纬之器，遭后生腾谤，明主见疑，常郁郁不得志，乃叹曰：“吾道穷于此乎，有志不伸，得非天命乎！”因遘疾，上元元年八月，卒于虢州，时年六十五，赠荆州大都督。永泰元年，诏曰：“竭忠之臣，歿不废命，奉上之节，行固无私，言念饰终，抑惟恆典。故金紫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充东京留守、兼判留司尚书省事、东京畿

观察处置使、上柱国、郇国公韦陟，敦敏直方，端严峻整，弘敷典礼，表正人伦，学冠通儒，文含大雅。顷者询谟旧德，保厘成周，眷彼郊圻，资其慎固。而凶胡残丑，密迩河洛，命居陕、虢，时俟翦除。才加喉舌之荣，遽婴霜露之疾。方期克享眉寿，冀其有瘳，奄此殒歿，良深震悼。升车而复，以申三褫之恩；在牖加绅，宜崇八座之宠。可赠尚书左仆射。”太常博士程皓议谥为“忠孝”。刑部尚书颜真卿以为忠则以身许国，见危致命，孝则晨昏色养，取乐庭闱，不合二行殊难，以成“忠孝”。主客员外郎归崇敬又驳之，纷议不已。右仆射郭英乂不达其体，请从太常之状而奏。陟子允。

斌，景云初安石为宰辅时，授太子通事舍人。早修整，尚文艺，容止严厉，有大臣体，与兄陟齐名。开元十七年，司徒薛王业为女平恩县主求婚，以斌才地奏配焉。迁秘书丞。天宝初，转国子司业，徐安贞、王维、崔颢，当代辞人，特为推挹。天宝中，拜中书舍人，兼集贤院学士。兄陟先为中书舍人，未几迁礼部侍郎。陟在南省，斌又掌文诰。改太常少卿。天宝五载，右相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韦坚，斌以亲累贬巴陵太守，移临安太守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斌授五品时，兄陟为河东太守，堂兄由为右金吾将军，縚为太子少师，四人同时列戟，衣冠之盛，罕有其比。

十四载，安禄山反，陷洛阳，斌为贼所得，伪授黄门侍郎，忧愤而卒。及克复两京，肃宗乾元元年，赠秘书监。安石兄叔夏别有传。从父兄子抗，从祖兄子巨源。

抗，弱冠举明经，累转吏部郎中，以清谨著称。景云初，为永昌令，不务威刑而政令肃一。都辇繁剧，前后为政，宽猛得中，无如抗者。无几，迁右台御史中丞，人吏诣阙请留，不许，因立碑于通衢，纪其遗惠。开元三年，自左庶子出为益州

长史。四年，入为黄门侍郎。

八年，河曲叛胡康待宾拥徒作乱，诏抗持节慰抚。抗素无武略，不为寇所惮。在路迟留不敢进，因坠马称疾，竟不至贼所而还。俄以本官检校鸿胪卿，代王峻为御史大夫，兼按察京畿。时抗弟拯为万年令，兄弟同领本部，时人荣之。寻以荐御史非其人，出为安州都督，转蒲州刺史。十一年，入为大理卿，其年代陆象先为刑部尚书，寻又分掌吏部选事。十四年卒。抗历职以清俭自守，不务产业，及终，丧事殆不能给。玄宗闻其贫，特令给灵舆，递送还乡。赠太子少傅，谥曰贞。抗为京畿按察使时，举奉天尉梁升卿、新丰尉王倕、金城尉王冰、华原尉王焘为判官及度支使，其后升卿等皆名位通显，时人以抗有知人之鉴。

巨源，周京兆尹总曾孙也。祖匡伯，袭祖爵郟国公，入隋改封舒国公，官至尚衣奉御。巨源则天时累迁司宾少卿，转司府卿、文昌右丞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三年，转夏官侍郎，依前平章事。有吏才，勾覆省内文案，下符剥徵，虽为下所怨苦，然亦颇收其利。证圣初，出为郟州刺史，寻拜地官尚书、神都留守。长安二年，诏入转刑部尚书，又加太子宾客，再为神都留守。

神龙初，入拜工部尚书，封同安县子。又迁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进封郟县伯。时安石为中书令，以是巨源近属，罢知政事。巨源寻迁侍中、中书令，进封舒国公，附入韦后三等亲，叙为兄弟，编在属籍。是岁，巨源奉制与唐休璟、李怀远、祝钦明、苏环等定《垂拱格》及《格后敕》，前后计二十卷，颁下施行。时武三思先有实封数千户在贝州，时属大水，刺史宋璟议称租庸及封丁并合捐免；巨源以为谷稼虽被湮沉，其蚕桑见在，可勒输庸调，由是河朔户口颇多流散。

景龙二年，顺天翊圣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，久则方歇，巨源以为非常佳瑞，请布告天下，许之。中宗又令画工图其状以示百僚，仍大赦天下，内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封邑。时中宗即雅信符瑞，巨源又赞成其妖妄。是岁星坠如雷，野雉皆雊，咎徵若此，不闻巨源有言，盖与韦皇后继叙源流，佞媚官爵，疑其开导，以踵则天。时有骁卫将军迦叶志忠、太常少卿郑愔、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右补阙赵延禧等，或相讽谕，或上表章，谬说符祥，朋党取媚，识者嗟愤。

景龙三年，拜尚书左仆射，依旧知政事。未几，又拜尚书令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仍旧监修国史。时国家将有事于南郊，而巨源希韦后之旨，协同祝钦明之议，言皇后合助郊祀，竟以皇后为亚献，巨源为终献，又以大臣女为斋娘。及韦庶人之难，家人令巨源逃匿，巨源曰：“吾国之大臣，岂得闻难不赴？”乃出，至都街，为乱兵所杀，时年八十。

睿宗即位，赠特进、荆州大都督。太常博士李处直议巨源谥曰“昭”。户部员外郎李邕驳之曰：“三思引之为相，阿韦托之为亲，无功而封，无德而禄，同族则丑正安石，他人则附邪楚客，谥之曰‘昭’，良恐不当。”初，巨源与安石迭为宰相，时人以为情不相协，故邕以此称之。处直仍固请依前谥为定。邕又驳曰：

夫古之谥，在乎劝沮，将杜小人之业，冀长君子之风。故为善者虽存不贵仕，而没有余名，此贤达所以砥节也；为恶者虽生有所幸，死怀所惩，此回邪所以易心也。呜呼！巨源尝未斯察，而乃闻义不从，与恶相济，蓄罔上之志，协群凶之谋，苟容圣朝，贪昧厚禄。自以宰臣之贵，不崇朝而贾害者，固鬼得而诛之也。彼则匹夫之微，未受命而行刑者，固人得而诛之也。幽明之愤，断焉可知，天地之心，自此而见矣。

顷者皇运中兴，功臣翼政。时序未几，邪逆执权，奸慝者拜爵于私门，忠正者黜降于藩郡。巨源此际，用事方殷。且于阿韦何亲，而结为昆季；于国家何力，而累忝大官。此则暗通中人，附会武氏，托城社之固，乱皇家之基。其罪一也。

又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酌于礼经，陈于郊祭。将对越天地，光扬祖宗，即告成功，以观海内。惟昔亚献，不闻妇人，阿韦蓄无君之忱，怀自达之意，潜图帝位，议啄皇孙，升坛拟仪，拜赐明命，将预家事，无守国章。巨源创迹于前，悖逆演成于后。时有礼部侍郎徐坚、太常博士唐绍、蒋钦绪、彭景直并言之莫从。其罪二也。

又上天不吊，先帝遇毒，悔祸无徵，阿韦将篡。画计未果，逆心尚摇，周章夷犹，仓卒迷谬。于是太平公主矫为陈谟，上官昭容给草遗诏，故得今上辅政，阿韦参谋。将大业垂成，而休命中辍者，职由巨源蹶韦温之足，楚客附巨源之耳，泉声遽发，狼顾相惊，以阿韦临朝，以韦温当国。其罪三也。

又人为邦本，财实聚人，夺其财则人心自离，无其人则国本何恃。巨源屡践台辅，专行勾徵，废越条章，崇尚侵刻，树怨天下，剥害生灵，兆庶流离，户口减耗。况以三思食邑，往在贝州，时属久阴，灾逢多雨。租庸捐免，申令昭明，匪今独然，自古不易。三思虑其封物，巨源启此异端，以为稼穡湮沉，虽无菽粟，蚕桑织乡任，可输庸调。致使河朔黎人，海隅士女，去其乡井，鬻其子孙，饥寒切身，朝夕奔命。其罪四也。

但巨源长于华宗，仕于累代，作万国之相，处具瞻之地，蔽日月之屋辉，负丘山之重责，今乃妄加褒述，安能分谤者哉！

当时虽不从邕议，而论者是之。巨源与安石及则天时文昌右相待价，并是五服之亲，自余近属至大官者数十人。

赵彦昭者，甘州张掖人也。父武孟，初以驰骋佃猎为事。

尝获肥鲜以遗母，母泣曰：“汝不读书而佃猎如是，吾无望矣。”竟不食其膳。武孟感激勤学，遂博通经史。举进士，官至右台侍御史，撰《河西人物志》十卷。

彦昭少以文辞知名。中宗时，累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修国史，充修文馆学士。景龙四年，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，中宗命彦昭为使，彦昭以既充外使，恐失其宠，殊不悦。司农卿赵履温私谓曰：“公国之宰辅，而为一介之使，不亦鄙乎？”彦昭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履温因为阴托安乐公主密奏留之，中宗乃遣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代彦昭而往。

睿宗时，出为凉州都督，为政清严，将士已下皆动足股栗。又为宋州刺史，入为吏部侍郎，又为刑部尚书、关内道持节巡边使、检校左御史台大夫。

彦昭素与郭元振、张说友善。及萧至忠等伏诛，元振、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，乃以功迁刑部尚书，封耿国公，赐实封一百户。殿中侍御史郭震奏：“彦昭以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，托为诸姑，潜相影援。既因提挈，乃践台阶。驱车造门，著妇人之服；携妻就谒，申犹子之情。于时南宪直臣，劾以霜宪，暂加微贬，旋登宠秩。同恶相济，一至于此。乾坤交泰，宇宙再清，不加贬削，法将安措？请付紫微黄门，准法处分。”俄而姚崇入相，甚恶彦昭之为，由是累贬江州别驾，卒。

萧至忠，秘书少监德言曾孙也。少仕为畿尉，以清谨称。尝与友人期于路隅，会风雪冻冽，诸人皆奔避就宇下。至忠曰：“宁有与人期而求安失信乎？”独不去，众咸叹服。神龙初，武三思擅权，至忠附之，自吏部员外擢拜御史中丞。迁吏部侍郎，仍兼御史中丞。恃武三思势，掌选无所忌惮，请谒杜绝，威风大行。寻迁中书侍郎，兼中书令。

节愍太子诛武三思后，有三思党与宗楚客、纪处讷令侍御

史冉祖雍奏言：“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亦与太子连谋举兵，请收付制狱。”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，至忠泣而奏曰：“陛下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，岂不能保一弟一妹，受人罗织？宗社存亡，实在于此。臣虽愚昧，窃为陛下不取。《汉书》云：‘一尺布，尚可缝，一斗粟，尚可舂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’愿陛下详察此言。且往者则天皇后欲令相王为太子，王累日不食，请迎陛下。固让之诚，天下传说，足明冉祖雍等所奏，咸是构虚。”帝深纳其言而止。寻转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至忠上疏陈时政，曰：

臣闻王者列职分司，为人求理，求理之道，必在用贤。得其人则公务克修，非其才则厥官如旷。官旷则事废，事废则人残，渐至凌迟，率由于此。顷者选曹授职，政事官人，或异才升，多非德进。皆因依贵要，互为粉饰，苟得即是，曾无远图，上下相蒙，谁肯言及？臣闻官爵者公器也，恩幸者私惠也，祇可金帛富之，梁肉食之，以存私泽也。若以公器为私用，则公议不行，而劳人解体；以小私而妨至公，则私谒门开，而正言路绝，俭人递进，君子道消，日削月朘，卒见凋弊者，为官非其人也。昔汉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谓曰：“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人受其殃。”赐钱十万而已。此即至公之道不亏，恩私之情无替，良史直笔，将为美谈，于今称之，不辍其口者也。当今列位已广，冗员倍多，祈求未厌，日月增数。陛下降不赉之泽，近戚有无涯之请，卖官利己，鬻法徇私。台寺之内，殊紫盈满，官秩益轻，恩赏弥数。俭利之辈，冒进而莫识廉隅；方雅之流，知难而敛分丘陇。才者莫用，用者不才，二事相形，十有其五。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，欲求其理，实亦难哉。

臣窃见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，多居美爵，此并势要亲戚，

罕有才艺，递相嘱托，虚践官荣。《诗》云：“东人之子，职劳不赉。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。私人之子，百僚是试。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。廋廋佩璲，不以其长。”此言王政不平，众官废职，私家之子，列试于荣班，非任之人，徒长其饰佩。臣愚伏愿陛下想居安思危之义，行改弦易张之道。爱惜爵赏，审量材识，官无虚授，人必为官，进大雅于枢近，退小子于闲僻，政令惟一，威恩以信，私不害公，情不挠法，则天下幸甚。臣伏见永徽故事，宰相子弟多居外职者，非直抑强宗、分大族，亦以退不肖、择贤才。伏愿陛下远稽旧典，近遵先圣，特降明敕，令宰相已下及诸司长官子弟，并改授外官，庶望分职四方，共宁百姓，表里相统，遐迩人安。

疏奏不纳。

明年，代韦巨源为侍中，仍依旧修史。寻迁中书令。时宗楚客、纪处讷潜怀奸计，自树朋党，韦巨源、世再思、李峤皆唯诺自全，无所匡正。至忠处于其间，颇存正道，时议翕然重之。中宗亦曰：“诸宰相中，至忠最怜我。”韦庶人又为亡弟赠汝南王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。及韦氏败，至忠发墓，持其女枢归，人以此讥之。至忠又以女适庶人舅崔从礼之子。成礼日，中宗为萧氏婚主，韦庶人为崔氏婚主，时人谓之“天子嫁女，皇后娶妇”。

睿宗即位，景云初，出为晋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时太平公主用事，至忠潜遣间使申意，求入为京职。诛韦氏之际，至忠一子任千牛，为乱兵所杀，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，可与谋事，即纳其请。召拜刑部尚书、右御史大夫，再迁吏部尚书。先天二年，复为中书令。是岁，至忠与窦怀贞、魏知古、崔湜、陆象先、柳冲、徐坚、刘子玄等撰成《氏族系录》二百卷，有制加爵赐物各有差。未几，左仆射窦怀贞、侍中岑羲及至忠并户

部尚书李晋、太子少保薛稷、左散骑常侍贾膺福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、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谋逆事泄，至忠遽遁入山寺，数日，捕而伏诛，籍没其家。至忠虽清俭刻己，然简约自高，未尝接待宾客，所得俸禄，亦无所赈施。及籍没，财帛甚丰，由是顿绝声望矣。弟元，工部侍郎。广微，工部员外。

宗楚客者，蒲州河东人，则天从父姊之子也。兄秦客，垂拱中潜劝则天革命称帝，由是累迁内史。后与楚客及弟晋卿并以奸赃事发，配流岭外。秦客死，楚客等寻复追还。楚客累迁夏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神龙初，为太仆卿。武三思用事，引楚客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晋卿累迁将作大匠。节愍太子既杀武三思，兵败，逃于鄆县，楚客遣使追斩之，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训丧柩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尤加亲信，未几，迁中书令。楚客虽迹附韦氏，而尝别有异图，与侍中纪处讷共为朋党，故时人呼为宗、纪。

景龙中，西突厥娑葛与阿史那忠节不和，屡相侵扰，西陲不安。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，楚客与晋卿、处讷等各纳忠节重赂，奏请发兵以讨娑葛，不纳元振所奏。娑葛知而大怒，举兵入寇，甚为边患。于是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：

臣闻四牡项领，良御不乘；二心事君，明罚无舍。谨案宗楚客、纪处讷等，性惟险谲，志越溪壑，幸以遭逢圣主，累忝殊荣，承恺悌之恩，居弼谐之地。不能刻意砥操，忧国如家，微效涓尘，以裨川岳。遂乃专作威福，敢树朋党，有无君之心，阙大臣之节。潜通谗狎，纳贿不赀；公引顽凶，受赂无限。丑问充斥，秽行昭彰。且境外之交，情状难测，今娑葛反叛，边鄙不宁，由此贼臣，取怨中国。论之者惧祸以结舌，语之者避罪以钳口。但晋卿昔居荣职，素阙忠诚，屡抵严刑，皆由黠货。

今又叨忝，频沐殊恩，厚禄重权，当朝莫比。曾无悛改，仍徇赃私，此而可容，孰不可恕？臣谬参直指，义在触邪，请除巨蠹，用答天造。楚客、处讷、晋卿等骄恣跋扈，人神同疾，不加天诛，詎清王度。并请收禁，差三司推鞠。

旧制，大臣有被御史对仗劾弹者，即俯偻趋出，立于朝堂待罪。楚客更咤颯作色而进，自言以执性忠鯁，被琬诬奏。中宗竟不能穷核其事，遽令琬与楚客等结为义兄弟以和解之。韦氏败，楚客与晋卿等皆伏诛。

纪处讷者，秦州上邽人也。娶武三思妻之姊，由是累迁太府卿。神龙中，尝因谷贵，中宗召处讷亲问其故。武三思讽知太史事右骁卫将军迦叶志忠、太史令傅孝忠奏言，“其夜有摄提星入太微，至帝座。此则王者与大臣私相接，大臣能纳忠，故有斯应。”帝以为然，降敕褒述处讷，赐衣一副、彩六十段。无几，进拜侍中，与楚客等同时伏诛。

史官曰：大帝、孝和之朝，政不由己，则天在位，已绝缀旒，韦后司晨，前踪覆辙。当是时，奸邪有党，宰执求容，顺之则恶其名彰，逆之则忧其祸及，欲存身致理者，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。况元忠、安石、巨源、至忠、彦昭等行非纯一，识昧存亡，徇利贪荣，有始无卒，不得其死，宜哉！楚客、晋卿、处讷等谗谄并进，威虐贯盈，不使逃刑，可谓政正。

赞曰：为唐重臣，食唐重禄。颠危不持，富贵何足。二宗、一纪，逸邪酷毒。与前数公，死不知辱。

列传第四十三

娄师德 王孝杰 唐休璟 张仁愿 薛讷 王峻

娄师德，郑州原武人也。弱冠，进士擢第，授江都尉。扬州长史卢承业奇其才，尝谓之曰：“吾子台辅之器，当以子孙相托，岂可以官属常礼待也？”

上元初，累补监察御史。属吐蕃犯塞，募猛士以讨之，师德抗表请为猛士。高宗大悦，特假朝散大夫，众军西讨，频有战功，迁殿中侍御史，兼河源军司马，并知营田事。天授初，累授左金吾将军，兼检校丰州都督，仍依旧知营田事。则天降书劳曰：“卿素积忠勤，兼怀武略，朕所以寄之襟要，授以甲兵。自卿受委北陲，总司军任，往还灵、夏，检校屯田，收率既多，京坻遽积。不烦和余之费，无复转输之艰，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給。勤劳之诚，久而弥著，览以嘉尚，欣悦良深。

长寿元年，召拜夏官侍郎、判尚书事。明年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则天谓师德曰：“王师外镇，必藉边境营田，卿须不惮劬劳，更充使检校。”又以为河源、积石、怀远等军及河、兰、鄯、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。稍迁秋官尚书。万岁登封元年，转左肃政御史大夫，仍并依旧知政事。证圣元年，吐蕃寇洮州，令师德与夏官尚书王孝杰讨之，与吐蕃大将论钦陵、赞婆战于素罗汗山，官军败绩，师德贬授原州员外司马。

万岁通天二年，入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是岁，兼检校右肃政御史大夫，仍知左肃政台事，以与王懿宗、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诸州。神功元年，拜纳言，累封谯县子。寻诏

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，仍检校河西营田事。圣历二年，突厥入寇，复令检校并州长史，仍充天兵军大总管。是岁九月卒，赠凉州都督，谥曰贞。

初，狄仁杰未入相时，师德尝荐之，及为宰相，不知师德荐已，数排师德，令充外使。则天尝出师德旧表示之，仁杰大惭，谓人曰：“吾为娄公所含如此，方知不逮娄公远矣。”师德颇有学涉，器量宽厚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自专综边任，前后三十余年，恭勤接下，孜孜不怠。虽参知政事，深怀畏避，竟能以功名始终，甚为识者所重。

王孝杰，京兆新丰人也。高宗末，为副总管，从工部尚书刘审礼西讨吐蕃，战于大非川，为贼所狱。吐蕃赞普见孝杰，垂泣曰：“貌类吾父。”厚加敬礼，由是免死，寻得归。则天时，累迁右鹰扬卫将军。孝杰久在吐蕃中，悉其虚实。长寿元年，为武威军总管，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众以讨吐蕃，乃克复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碎叶四镇而还。则天大悦，谓侍臣曰：“昔贞观中贝绫，得此蕃城，其后西陲不守，并陷吐蕃。今既尽复于旧，边境自然无事。孝杰建斯功效，竭此款诚，遂能裹足徒行，身与士卒齐力。如此忠恳，深是可嘉。”乃拜孝杰为左卫大将军。明年，迁夏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封清源男。延载初，入为瀚海道行军总管，余如故。证圣初，又为朔方道总管，寻坐与吐蕃战败免官。

万岁通天年，契丹李尽忠、孙万荣反叛，复诏孝杰白衣起为清边道总管，统兵十八万以讨之。孝杰军至东峡石谷遇贼，道隘，虏甚众，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，且战且前，及出谷，布方阵以捍贼。后军总管苏宏晖畏贼众，弃甲而遁。孝杰既无后继，为贼所乘，营中溃乱，孝杰堕谷而死，兵士为贼所杀及奔践而死殆尽。时张说为节度管记，驰奏其事。则天问孝杰败

亡之状，说曰：“孝杰忠勇敢死，乃诚奉国，深入寇境，以少御众，但为后援不至，所以致败。”于是追赠孝杰夏官尚书，封耿国公。拜其子无择为朝散大夫。遣使斩宏晖以徇。使未至幽州，而宏晖已立功赎罪，竟免诛。开元中，无择官至左骁卫将军，以恩例赠孝杰特进。

唐休璟，京兆始平人也。曾祖规，周骠骑大将军、安邑县公。祖宗，隋大业末为朔方郡丞。时为梁师都举兵，将据城，宗抗节不从，乃为所害。

休璟少以明经擢第。永徽中，解褐吴王府典签，无异材，调授营州户曹。调露中，单于突厥背叛，诱扇奚、契丹侵掠州县，后奚、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。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，斩获甚众，超拜丰州司马。永淳中，突厥围丰州，都督崔智辩战歿。朝议欲罢丰州，徙百姓于灵、夏，休璟以为不可，上书曰：“丰州控河遏贼，实为襟带，自秦、汉已来，列为郡县，田畴良美，尤宜耕牧。隋季丧乱，不能坚守，乃迁徙百姓就宁、庆二州，致使戎羯交侵，乃以灵、夏为边界。贞观之末，始募人以实之，西北一隅，方得宁谧。今若废弃，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，灵、夏等州人不安业，非国家之利也。”朝廷从其言，丰州复存。

垂拱中，迁安西副都护。会吐蕃攻破焉耆，安息道大总管、文昌右相韦待价及副使阎温古失利，休璟收其余众，以安西土。迁西州都督，上表请复取四镇。则天遣王孝杰破吐蕃，拔四镇，亦休璟之谋也。圣历中，为司卫卿，兼凉州都督、右肃政御史大夫，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。

久视元年秋，吐蕃大将鞠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，入自洪源谷，将围昌松县。休璟以数千人往击之，临阵登高，望见贼衣甲鲜盛，谓麾下曰：“自钦陵死，赞婆降，鞠莽布支新知贼

兵，欲曜威武，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。人馬雖精，不習軍事，吾為諸君取之。”乃被甲先登，與賊六戰六克，大破之，斬其副將二人，獲首二千五百級，築京觀而還。是後休璟入朝，吐蕃亦遣使來請和，因宴屢覘休璟。則天問其故，對曰：“往歲洪源戰時，此將軍雄猛無比，殺臣將士甚眾，故欲識之。”則天大加嘆異，擢拜右武威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。

休璟尤諳練邊事，自碣石西逾四鎮，綿亘萬里，山川要害，皆能記之。長安中，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，舉兵相持，安西道絕，表奏相繼。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，俄頃間草奏，便遣施行。後十餘日，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，程期一如休璟所畫。則天謂休璟曰：“恨用卿晚。”因遷夏官尚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。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、李峤、姚元崇、李迥秀等曰：“休璟諳練邊事，卿等十不當一也。”

尋轉太子右庶子，依旧知政事。以契丹入寇，復拜夏官尚書，兼檢校幽、營等州都督，兼安東都護。時中宗在春宮，將行，進啟于皇太子曰：“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，數侍宴禁中，縱情失禮。非人臣之道，惟加防察。”中宗即位，召拜輔國大將軍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封酒泉郡公，顧謂曰：“卿曩日直言，朕今不忘。初欲召卿計事，但以遐遠，兼懷北狄之憂耳。”未幾，加特進，拜尚書右僕射。是歲秋，大水，休璟兩上表自咎，請免官甚切，辭多不載。中宗竟不允，手制答曰：“陰陽乖爽，事屬在予，待罪私門，難依來表。”尋遷中書令，充京師留守，俄加檢校吏部尚書。又以宮僚之舊，賜實封三百戶，累封宋國公。休璟在任，無所弘益。

景龍二年，致仕于家，年力雖衰，進取彌銳。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，凭附者皆得寵榮，休璟乃為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為妻，因以自達。由是起為太子少師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

国史，仍封宋国公。休璟年逾八十，而不知止足，依托求进，为时所讥。景云元年，又拜特进，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备突厥，停其旧封，别赐实封一百户。二年，表请致仕。许之。禄及一品子课并令全给。休璟初得封时，以绢数千匹分散亲族，又以家财数十万大开茔域，备礼葬其五服之亲，时人称之。延和元年七月薨，年八十六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忠。子先慎袭爵，官至陈州刺史。次子先择，开元中为右金吾卫将军。

张仁愿，华州下邽人也。本名仁亶，以音类睿宗讳改焉。少有文武材干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。时有御史郭霸上表称则天是弥勒佛身，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，皆请仁愿连名署表，仁愿正色拒之，甚为有识所重。寻而夏官尚书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，统众以御吐蕃，诏仁愿往监之。仁愿与孝杰不协，因人奏事，称孝杰军诬罔之状。孝杰由是免为庶人，仁愿遽迁侍御史。

万岁通天二年，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，战还，书战图以奏。每阵必画承景躬当矢石、先锋御贼之状，则天叹曰：“御史乃能尽诚如此！”擢拜右肃政台中丞，令仁愿叙录承景下立功人。仁愿未发都，先问承景对阵胜负之状。承景身实不行，问之皆不能对，又虚增功状。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，于是左迁崇仁令，擢仁愿为肃政台中丞、检校幽州都督。会突厥默啜入寇，攻陷赵、定，拥众回至幽州，仁愿勒兵出城邀击之，流矢中手，贼亦引退。则天遣使劳问，赐以医药。累迁并州大都督府长史。

神龙二年，中宗还京，以仁愿为左屯卫大将军，兼检校洛州长史。时都城谷贵，盗窃甚众，仁愿一切皆捕获杖杀之。积尸府门，远近震懼，无敢犯者。初，高宗时贾敦颐为洛州刺史，亦有政绩，与仁愿皆为一时之最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洛州有

前贾后张，可敌京兆三王。”其见称如此。

三年，突厥入寇。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。诏仁愿摄御史大夫，代忠义统众。仁愿至军而贼众已退，乃蹑其后，夜掩大破之。先，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。突厥将入寇，必先诣祠祭酹求福，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。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，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，于河北筑三受降城，首尾相应，以绝其南寇之路。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两汉已来，皆北守黄河，今于寇境筑城，恐劳人费功，终为贼虜所有，建议以为不便。仁愿固请不已，中宗竟从之。仁愿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。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，仁愿尽擒之，一时斩于城下，军中股慄，役者尽力，六旬而三城俱就。以拂云祠为中城，与东、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，皆据津济，遥相应接，北拓地三百余里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，朔方无复寇掠，减镇兵数万人。

仁愿初建三城，不置壅门及却敌、战格之具。或问曰：“此边城御贼之所，不为守备，何也？”仁愿曰：“兵贵在攻取，不宜退守。寇若至此，即当并力出战，回顾望城，犹须斩之，何用守备生其退惑之心也？”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，始筑壅门以备寇，议者以此重仁愿而轻元楷焉。仁愿在朔方，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、何鸾、长安尉寇泚、鄠县尉王易从、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，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，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。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，多至大官，时称仁愿有知人之鉴。

景龙二年，拜左卫大将军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累封韩国公。春还朝，秋复督军备边。中宗赋诗祖饯，赏赐不可胜纪。寻加镇军大将军。睿宗即位，以老致仕，特全给禄俸，又拜兵部尚书，加光禄大夫，依旧致仕。开元二年卒，赠太子少傅，傅物

二百段，命五品官一人为监护使。子之辅，开元初为赵州刺史。

薛讷，绛州万泉人也，左武卫大将军仁贵子也。为蓝田令，有富商倪氏于御史台理其私债，中丞来俊臣受其货财，断出义仓米数千石以给之。讷曰：“义仓本备水旱，以为储蓄，安敢绝众人之命，以资一家之产？”竟报上不与。会俊臣得罪，其事乃不行。其后突厥入寇河北，则天以讷将门，使摄左武威卫将军、安东道经略。临行，于同明殿召见与语，讷因奏曰：“丑虏恁凌，以卢陵为辞。今虽有制升储，外议犹恐未定。若此命不易，则狂贼自然款伏。”则天深然其言。寻拜幽州都督，兼安东都护。转并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检校左卫大将军。久当边镇之任，累有战功。

玄宗即位，于新丰讲武，讷为左军节度。时元帅与礼官得罪，诸部颇亦失序。唯讷及解琬之军不动。玄宗令轻骑召讷等，至军门，皆不得入。礼毕，上甚加慰劳。

时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，屡为边患，讷建议请出师讨之。开元二年夏，诏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众二万，出檀州道以讨契丹等。杜宾客以为时属炎暑，将士负戈甲，赍资粮，深入寇境，恐难为制胜。中书令姚元崇亦以为然。讷独曰：“夏月草茂，羔犊生息之际，不费粮储，亦可渐进。一举振国威灵，不可失也。”时议咸以为不便。玄宗方欲威服四夷，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，总兵击奚、契丹，议者乃息。六月，师至滦河，遇贼，时既蒸暑，诸将失计会，尽为契丹等所覆。讷脱身走免，归罪于崔宣道及蕃将李思敬等八人，诏尽令斩之，特免杜宾客之罪。下制曰：“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、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大使、同紫微黄门三品薛讷，总戎御边，建议为首。暗于料敌，轻于接战，张我王师，衄之虏境。观其畴昔，颇常输罄，每欲资忠报主，见义忘身。

特缓严刑，俾期来效，宜赦其罪，所有官爵等并从除削。”

其年八月，吐蕃大将盆达延、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，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，掠群牧而去。诏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，为陇右防御使，与大仆少卿王峻等率兵邀击之。十月，讷领众至渭源，遇贼战于武阶驿，与王峻犄角夹攻之，大破贼众。追奔至洮水，又战于长城堡，丰安军使王海宾先锋力战死之。将士乘势进击，又败之，杀获万人，擒其将六指乡弥洪，尽收其所掠羊马，并获其器械，不可胜数。时有诏将以十二月亲征吐蕃，及闻讷等克捷，玄宗大悦，乃停亲征。追赠王海宾左金吾卫大将军，赐物三百段、粟三百石，名其稚子为忠嗣，拜朝散大夫。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，即便叙录功状，拜讷为左羽林军大将军，复封平阳郡公，仍拜子暢朝散大夫。俄又充凉州镇军大总管。寻以年老，特听致仕。八年卒，年七十余，赠太常卿，谥曰昭定。讷沉勇寡言，临大敌而益壮。讷弟楚玉，开元中，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以不称职见代而卒。

王峻，沧州景城人，徙家于洛阳。祖有方，岷州刺史。峻弱冠明经擢第，历迁殿中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。时朔方军元帅魏元忠讨贼失利，归罪于副将韩思忠，奏请诛之。峻以思忠既是偏裨，制不由己，又有勇智可惜，不可独杀非辜，乃廷议争之。思忠竟得释，而峻亦由是出为渭南令。

景龙末，累转为桂州都督。桂州旧有屯兵，常运衡、永等州粮以馈之，峻始改筑罗郭，奏罢屯兵及转运。又堰江水，开屯田数千顷，百姓赖之。寻上疏请归乡拜墓，州人诣阙请留峻，乃下敕曰：“彼州往缘寇盗，户口凋残，委任失材，乃令至此。卿处事强济，远迩宁静，筑城务农，利益已广，隐括绥缉，复业者多。宜须政成，安此黎庶，百姓又有表请，不须来也。”峻在州又一年，州人立碑以颂其政。再转鸿胪大卿，充朔方军

副大总管，兼安西大都护，丰安、定远、三城及侧近军并受峻节度。后转太仆少卿、陇右群牧使。

开元二年，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军，峻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，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。贼营于大来谷口，吐蕃将盆达延又率兵继至。峻乃出奇兵七百人，衣之蕃服，夜袭之。相去五里，置鼓角，令前者遇寇大呼，后者击鼓以应之。贼众大惧，疑有伏兵，自相杀伤，死者万计。俄而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，至武阶谷，去大来谷二十里，为贼所隔。峻率兵迎讷之军，贼置兵于两军之间，连亘数十里。峻夜出壮士衔枚击之，贼又大溃。乃与讷合军，掩其余众，追奔至洮水，杀获不可胜数，尽收所掠牧马而还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清源县男，兼原州都督，仍拜其子班为朝散大夫。寻除并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明年，突厥默啜为九姓所杀，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，置之河曲之内。俄而小杀继立，降者渐叛。峻上疏曰：

突厥时属乱离，所以款塞降附。其与部落，非有仇嫌，情异北风，理固明矣，养成其衅，虽悔何追。今者，河曲之中，安置降虏，此辈生梗，实难处置。日月渐久，奸诈逾深，窥边间隙，必为患难。今有降者部落，不受军州进止，辄动兵马，屡有伤杀。询问胜州左侧，被损五百余人。私置烽铺，潜为抗拒，公私行李，颇实危惧。北虏如或南牧，降户必与连衡。臣问没蕃归人云，却逃者甚众，南北信使，委曲通传，此辈降人，翻成细作。倘收合余烬，来逼军州，虏骑恣凌，胡兵应接，表里有敌，进退无援。虽复韩、彭之勇，孙、吴之策，令其制胜，其可必乎！

望至秋冬之际，令朔方军盛陈兵马，告其祸福，啗以缿帛之利，示以麋鹿之饶，说其鱼米之乡，陈其畜牧之地。并分配淮南、河南宽乡安置，仍给程粮，送至配所。虽复一时劳弊，

必得久长安稳。二十年外，渐染淳风，将以充兵，皆为劲卒。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，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，西域编氓散在青、徐之右，唯利是视，务安疆场，何独降胡，不可移徙。

近者，在边将士，爰及安蕃使人，多作谛辞，不为实对。或言北虏破灭，或言降户安静，志欲自言功效，非有以徇邦家。伏愿察斯利口，行兹远虑，边荒清晏，黎元幸甚。

臣料留住之议，谋者云遵故事，必言降户之辈，旧置河曲之中，昔年既得康宁，今日还应稳便。但同时异事，先典攸传。往者颉利破亡，边境宁谧，降户之辈，无复他心，所以多历岁年，此类皆无动静。今虏见未破灭，降户私使往来，或畏北虏之威，或怀北虏之惠，又是北虏戚属，夫岂不识亲疏，将比昔年，安可同日！

臣料其中颇有三策。若盛陈兵马，散令分配，内获精兵之实，外祛黠虏之谋，暂劳永安，此上策也。若多屯士卒，广为备拟，亭障之地，蕃、汉相参，费甚人劳，此下策也。若置之朔塞，任之来往，通传信息，结成祸胎，此无策也。伏愿察斯三者，详其善恶，利害之状，长短可寻。纵因迁移，或致逃叛，但有移得之者，即是今日良图，留待河冰，恐即有变。臣蒙天泽，叨居重镇，逆耳利行，敢不尽言。

疏奏未报，降虏果叛，敕峻帅并州兵西济河以讨之。峻乃间行倍道，以夜继昼，卷甲舍幕而趋之。夜于山中忽遇风雪甚盛，峻恐失期，仰天誓曰：“峻若事君不忠，不讨有罪，明灵所殛，固自当之，而士众何辜，令其劳苦！若诚心忠烈，天监孔明，当止雪回风，以济戎事。”言讫，风回而雪止。时叛者分为两道，其在东者，峻追及之，杀一千五百余人，生获一千四百余人，驼马牛羊甚众。峻以功迁左散骑常侍、持节朔方道

行军大总管，寻迁御史大夫。

时突厥 夹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，且谋引突厥共为表里，陷军城而叛。 峻因入奏，密请诛之。八年秋，峻诱 夹跌等党与八百余人于中受降城诛之，由是乃授峻兵部尚书，复充朔方军大总管。

九年，兰池州胡苦于赋役，诱降虜余炆，攻夏州反叛，诏陇右节度使、羽林将军郭知运与峻相知讨之。峻奏：“朔方军兵自有余力，其郭知运请还本军。”未报，而知运兵至，与峻颇不相协。峻所招抚降者，知运纵兵击之，贼以为峻所卖，皆相率叛走。峻进封清源县公，仍兼御史大夫。俄而贼众复相结聚，峻坐左迁梓州刺史。十年，拜太子詹事，累封中山郡公。属车驾北巡，以峻为吏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。十一年夏，代张说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追录破胡之功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仍充朔方军节度大使。其年冬，上亲郊祀，追峻赴京，以会大礼。峻以时属冰壮，恐虜骑乘隙入寇，表辞不赴，手敕慰勉，仍赐衣一副。会许州刺史王乔家奴告乔与峻潜谋构逆，敕侍中源乾曜、中书令张说鞫其状。峻既无反状，乃以违诏追不到，左迁蕲州刺史。十四年，累迁户部尚书，复为朔方军节度使。二十年卒，年七十余，赠尚书左丞相，谥曰忠烈。

往岁，魏元忠为张易之、昌宗所构，左授高要尉，峻密状申明之。宋璟时为凤阁舍人，谓峻曰：“魏公且全矣，子须威严而坐理，恐子之狼狈也。”峻曰：“魏公忠而获罪，峻为义所激，颠沛无恨。”璟叹曰：“璟不能申魏公之枉，深负朝廷矣。”峻气貌雄壮，时人谓之有熊虎之状。然慕义激励，有古人之风，御下整肃，人吏畏而爱之。峻卒后，信安王祗于幽州讨奚告捷，奏称军士咸见峻与蕃将高昭领兵马先军讨贼，上闻而嗟异久之。户部郎中杨伯城上疏，请峻等坟特乞增修封域，

量加表异，降使飨祭，优其子孙。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庙祭，仍如其子官秩。

史臣曰：娄师德应召而慷慨，勇也；荐仁杰而入用，忠也；不使仁杰知之，公也；营田赡军，智也；恭勤接下，和也；参知政事，功名有卒，是人之难也，又何愧于将相乎！王孝杰，唐休璟、张仁愿、薛讷、王峻等，皆韬武干，亟立边功。然孝杰失于再擒，休璟亏于余行。先败后胜，薛讷何惭；止雪回风，王峻难掩；仁愿操履，中否相兼。

赞曰：拯物之心，不形于色。将相之材，人何以测。臣有始终，功无爽忒。多忌梁公，自招惭德。唐、张、讷、峻，善阵能师。共服戎虏，不忧边陲。

列传第四十四

苏味道 李峤 崔融 卢藏用 徐彦伯

苏味道，赵州栾城人也。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，时人谓之苏李。弱冠，本州举进士。累转咸阳尉。吏部侍郎裴行俭先知其贵，甚加礼遇，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，引为管记。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将军，访当时才子为谢表，托于味道，援笔而成，辞理精密，盛传于代。

延载初，历迁凤阁舍人、检校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寻加正授，证圣元年，坐事，出为集州刺史，俄召拜天官侍郎。圣历初，迁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味道善敷奏，多识台阁故事，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，竟不能有所发明，但脂韦其间，苟度取容而已。尝谓人曰“处事不欲决断明白，若有错误，必贻咎谴，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。”时人由是号为“苏模棱”。

长安中，请还乡改葬其父，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。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，役使过度，为宪司所劾，左授坊州刺史。未几，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神龙初，以亲附张易之，昌宗贬授郾州刺史。俄而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未行而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冀州刺史。味道与其弟太子洗马味玄甚相友爱，味玄若请托不谐，辄面加凌折，味道对之怡然，不以为忤，论者称焉。有文集行于代。

李峤，赵州赞皇人，隋内史侍郎元操从曾孙也。代为著姓，父镇恶，襄城令。峤早孤，事母以孝闻。为儿童时，梦有神人

遗之双笔，自是渐有学业。弱冠举进士，累转监察御史。时岭南邕、严二州首领反叛，发兵讨击，高宗令峤往监军事。峤乃宣朝旨，特赦其罪，亲入獠洞以招谕之。叛者尽降，因罢兵而还，高宗甚嘉之。累迁给事中。时酷吏来俊臣构陷狄仁杰、李嗣真、裴宣礼等三家，奏请诛之，则天使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、侍御史刘宪覆其狱。德裕等虽知其枉，惧罪，并从俊臣所奏，峤曰：“岂有知其枉滥而不为申明哉！孔子曰：‘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’”乃与德裕等列其枉状，由是忤旨，出为润州司马。诏入，转凤阁舍人。则天深加接待，朝廷每有大手笔，皆特令峤为之。

时初置右御史台，巡按天下，峤上疏陈其得失曰：

陛下创置右台，分巡天下，察吏人善恶，观风俗得失，斯政途之纲纪，礼法之准绳，无以加也。然犹有未折衷者，臣请试论之。夫禁纲尚疏，法令宜简，简则法易行而不烦杂，疏则所罗广而无苛碎。窃见垂拱二年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，凡有四十四件，至于别准格敕令察访者，又有三十余条。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后出都，十一月终奏事，时限迫促，簿书填委，昼夜奔逐，以赴限期。而每道所察文武官，多至二千余人，少者一千已下，皆须品量才行，褒贬得失，欲令曲尽行能，则皆不暇。此非敢堕于职而慢于官也，实才有限而力不及耳。臣望量其功程，与其节制，使器周于用，力济于时，然后进退可以责成，得失可以精核矣。

又曰：

今之所察，但准汉之六条，推而广之，则无不包矣。无为多张科目，空费簿书。且朝廷万机，非无事也，机事之动，恆在四方，是故冠盖相望，邮驿继踵。今巡使既出，其他外州之事，悉当委之，则传驿大减矣。然则御史之职，故不可得闲，

自非分州统理，无由济其繁务。有大小相兼，率十州置御史一人，以周年为限，使其亲至属县，或入闾里，督察奸讹，观采风俗，然后可以求其实效，课其成功。若此法果行，必大裨政化。且御史出持霜简，入奏天阙，其于励已自修，奉职存宪，比于他吏，可相百也。若其按劾奸邪，纠擿欺隐，比于他吏，可相十也。陛下试用臣言，妙择贤能，委之心膂，假温言以制之，陈赏罚以劝之，则莫不尽力而效死矣。何政事之不理，何禁令之不行，何妖孽之敢兴？

则天善之。乃下制分天下为二十道，简择堪为使者。会有沮议者，竟不行。寻知天官侍郎事，迁麟台少监。

圣历初，与姚崇偕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俄转鸾台侍郎，依旧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久视元年，峤舅天官侍郎张锡入知政事，峤转成均祭酒，罢知政事及修史，舅甥相继在相位，时人荣之。峤寻检校文昌左丞、东都留守。长安三年，峤复以本官平章事，寻知纳言事。明年，迁内史。峤后固辞烦剧，复拜成均祭酒，平章事如故。

长安末，则天将建大像于白司马坂，峤上疏谏之，其略曰：“臣以法王慈敏，菩萨护持，唯拟饶益众生，非要营修土木。伏闻适像，税非户口，钱出僧尼，不得州县祇承，必是不能济办，终须科率，岂免劳扰！天下编户，贫弱者众，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糒粮，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。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贯，若将散施，广济贫穷，人与一千，济得一十七万余户。拯饥寒之弊，省劳役之勤，顺诸佛慈悲之心，沾圣君亭育之意，人神胥悦，功德无穷。”疏奏不纳。

中宗即位，峤以附会张易之兄弟，出为豫州刺史。未行，又贬为通州刺史。数月，徵拜吏部侍郎，封赞皇县男。无几，迁吏部尚书，进封县公。神龙二年，代韦安石为中书令。初，

峤在吏部时，志欲曲行私惠。冀得复居相位奏置员外官数千人。至是官僚倍多，府库减耗，乃抗表引咎辞职，并陈利害十余事。中宗以峤昌言时政之失，辄请罢免，手制慰谕而不允，寻令复居旧职。三年，又加修文馆大学士，监修国史，封赵国公。景龙三年，罢中书令，以特进守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睿宗即位，出为怀州刺史，寻以年老致仕。初，中宗崩，峤密表请处置相王诸子，勿令在京。及玄宗践祚，宫内获其表，以示侍臣。或请诛之，中书令张说曰：“峤虽不辩逆顺，然亦为当时之谋，吠非其主，不可追讨其罪。”上从其言，乃下制曰：“事君之节，危而不变，为臣则忠，贰乃无赦。特进、赵国公李峤，往缘宗、韦弑逆，朕恭行戡定，揖让之际，天命有归，峤有窥觐，不知逆顺，状陈诡计，朕亲览焉。以其早负辞学，累居台辅，妨而莫言，特掩其恶。今忠邪既辨，具物惟新，赏罚尚乖，下人安劝？虽经赦令，犹宜放斥，矜其老疾，俾遂余生，宜听随子虔州刺史暢赴任。”寻起为卢州别驾而卒。有文集五十卷。

崔融，齐州全节人。初，应八科举擢第。累补宫门丞，兼直崇文馆学士。中宗在春宫，制融为侍读，兼侍属文，东朝表疏，多成其手。圣历中，则天幸嵩岳，见融所撰《启母庙碑》，深加叹美，及封禅毕，乃命融撰朝观碑文。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，寻转右史。圣历二年，除著作郎，仍兼右史内供奉。四年，迁凤阁舍人。久视元年，坐忤张昌宗意，左授婺州长史。顷之，昌宗怒解，又请召为春官郎中，知制诰事。长安二年，再迁凤阁舍人。三年，兼修国史。时有司表税关市，融深以为不可，上疏谏曰：

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，不限工商，但是行人尽税者，臣谨按《周礼》九赋，其七日“关市之赋”。窃惟市纵繁巧，关通

末游，欲令此徒止抑，所以咸增赋税。臣谨商度今古，料量家
国，窃将为不可税。谨件事迹如左，伏惟圣旨择焉。

往古之时，淳朴未散，公田籍而不税，关防讥而不征。中
代已来，浇风骤进，桑麻疲弊，稼穡辛勤，于是各徇通财，争
趋作巧，求径捷之欲速，忘岁计之无余。遂使田莱日荒，仓廩
不积，蚕织休废。弊缦阙如，饥寒猥臻，乱离斯起。先王惩其
若此，所以变古随时，依本者恆科，占末者增税。夫关市之税
者，谓市及国门，关门者也，唯敛出入之商贾，不税来往之行
人。今若不论商人，通取诸色，事不师古，法乃任情。悠悠末
代，于何瞻仰；济济盛朝，自取嗤笑。虽欲宪章姬典，乃是违
背《周官》。臣知其不可者一也。

臣谨案《易》《系辞》称：“庖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日中为
市，致天下之人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”《班
志》亦云：“财者，帝王聚人守位，养成群生，奉顺天德，理
国安人之本也。仕农工商，四人各业。学以居位曰仕，辟土殖
谷曰农，作巧成器曰工，通财鬻货曰商。圣王量能授事，四人
陈力受职。”然则四人各业久矣。今复安得动而摇之！萧何云：
“人情一定，不可复动。”班固又云：曹参相齐，齐国安集，
大称贤相。参去，属其后相曰：“以齐狱市为寄，慎勿扰也。
“后相曰：“理无大于此者乎？”参曰：“不然。夫狱市者，
所以并容也，今若扰之，奸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”夫狱
市，兼受善恶。若穷极，奸人无所容窜；奸人无所容窜，久且
为乱。秦人极刑而天下叛，孝武峻法而刑狱繁，此其效也。老
子曰：“我无为而人自化，我好静而人自正。”参欲以道化其
本，不欲扰其末。臣知其不可者二也。

四海之广，九州之杂。关必据险路，市必凭要津。若乃富
商大贾，豪宗恶少，轻死重义，结党连群，暗鸣则弯弓，睚眦

则挺剑。小有失意，且犹如此，一旦变法，定是相惊。乘兹困穷，或致骚动，便恐南走越，北走胡，非唯流逆齐人，亦自搅乱殊俗。又如边徼之地，寇贼为邻，兴胡之旅，岁月相继，倘同科赋，致有猜疑，一从散亡，何以制禁？求利虽切，为害方深。而有司上言，不识大体，徒欲益帑藏，助军国，殊不知军国益扰，帑藏逾空。臣知其不可者三也。

孟轲又云：“古之为关也，将以御暴；今之为关也，将以为暴。”今行者皆税，本末同流。且如天下诸津，舟航所聚，旁通巴、汉，前指闽、越，七泽十薮，三江五湖，控引河洛，兼包淮海。弘舸巨舰，千轴万艘，交贸往还，昧旦永日。今若江津河口，置铺纳税，纳税则检覆，检覆则迟留。此津才过，彼铺复止，非唯国家税钱，更遭主司徼赂。船有大小，载有少多，量物而税，触途淹久。统论一日之中，未过十分之一，因此壅滞，必致吁嗟。一朝失利，则万商废业，万商废业，则人不聊生。其间或有轻詖任侠之徒，斩龙刺蛟之党，鄱阳暴谑之客，富平悍壮之夫，居则藏镪，出便竦剑。加之以重税，因之以威胁，一旦兽穷则搏，鸟穷则攫，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？臣知其不可者四也。

五帝之初，不可详已；三王之后，厥有著云；秦、汉相承，典章大备至如关市之税，史籍有文。秦政以雄图武力，舍之而不用也；汉武以霸略英才，去之而勿取也。何则？关为御暴之所，市为聚人之地，税市则人散，税关则暴兴，暴兴则起异图，人散则怀不轨。夫人心莫不背善而乐祸，易动而难安。一市不安，则天下之市心摇矣；一关不安，则天下之关心动矣。况浇风久扇，变法为难，徒欲禁末流、规小利，岂知失玄默、乱大伦。魏、晋眇小，齐、隋齷齪，亦所不行斯道者也。臣知其不可者五也。

今之所以税关市者，何也？岂不以国用不足，边寇为虞，一行斯术，冀有殷贍然也！微臣敢借前箸以筹之。伏惟陛下当圣期，御玄筮，沉璧于洛，刻石于嵩，铸宝鼎以穷奸，坐明堂而布政，神化广洽，至德潜通。东夷暂惊，应时平殄；南蛮才动，计日归降。西域五十余国，广输万余里，城堡清夷，亭堠静谧。比为患者，唯苦二蕃。今吐蕃请命，边事不起，即目虽尚屯兵，久后疑成驰柝。独有默啜，假息孤恩，恶贯祸盈，覆亡不暇。征役日已省矣，繁费日已稀矣，然犹下明制，遵太朴，爱人力，惜人财，王侯旧封，妃主新礼，所有支料，咸令减削。此陛下以躬率先，尧、舜之用心也。且关中、河北，水旱数年，诸处逃亡，今始安辑，倘加重税，或虑相惊。况承平岁积，薄赋日久，俗荷深恩，人知自乐。卒有变法，必多生怨，生怨则惊扰，惊扰则不安，中既不安，外何能御？文王曰：“帝王富其人，霸王富其地，理国若不足，乱国若有余。”古人有言：“帝王藏于天下，诸侯藏于百姓，农夫藏于庾，商贾藏于筐。”惟陛下详之。必若师兴有费，国储多窘，即请倍算商客，加敛平人。如此则国保富强，人免忧惧，天下幸甚。臣知其不可者六也。

陛下留神系表，属想政源，冒兹炎炽，早朝晏坐。一日二日，机务不遗，先天后天，虚心密应。时政得失，小子何知，率陈瞽辞，伏纸惶惧。

疏奏，则天纳之，乃寝其事。

四年，除司礼少卿，仍知制诰。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，融与纳言李峤、凤阁侍郎苏味道、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。及易之伏诛，融左授袁州刺史。寻召拜国子司业，兼修国史。神龙二年，以预修《则天实录》成，封清河县子，赐物五百段，玺书褒美。融为文典丽，当时罕有其比，

朝廷所须《洛出宝图颂》、《则天哀册文》及诸大手笔，并手敕付融。撰哀册文，用思精苦，遂发病卒，时年五十四。以侍读之恩，追赠卫州刺史，谥曰文。有集六十卷。二子禹锡、翹，开元中，相次为中书舍人。

卢藏用，字子潜，度支尚书承庆之侄孙也。父璈，有名于时，官至魏州司马。藏用少以辞学著称。初举进士选，不调，乃著《芳草赋》以见意。寻隐居终南山，学辟谷、练气之术。

长安中，征拜左拾遗。时则天将营兴泰宫于万安山，藏用上疏谏曰：

臣愚虽不达时变，窃尝读书，见自古帝王之迹众矣。臣闻土阶三尺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斫者，唐尧之德也；卑宫室，菲饮食，尽力于沟洫者，大禹之行也；惜中人十家之产，而罢露台之制者，汉文之明也。并能垂名无穷，为帝皇之烈。岂不以克念徇物，博施济众，以臻于仁恕哉！今陛下崇台邃宇，离宫别馆，亦已多矣。更穷人之力以事土木，臣恐议者以陛下为不忧人、务奉己也。

且顷岁已来，虽年谷颇登，而百姓未有储蓄。陛下西幸东巡，人未休息，土木之役，岁月不空。陛下不因此时施德布化，复广造宫苑，臣恐人未易堪。今左右近臣，多以顺意为忠；朝廷具僚，皆以犯忤为患。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业，亦不知左右伤陛下之仁也。臣闻忠臣不避死亡之患，以纳君于仁；明主不恶切直之言，以垂名千载。陛下诚能发明恕之制，以劳人为辞，则天下必以陛下为惜人力而苦己也。小臣固陋，不识忌讳，敢冒死上闻。乞下臣此章，与执事者议其可否，则天下幸甚。

神龙中，累转起居舍人，兼知制诰，俄迁中书舍人。藏用常以俗多拘忌，有乖至理，乃著《析滞论》以畅其事，辞曰：

客曰：“天道玄微，神理幽化，圣人所以法象，众庶由其

运行。故大挠造甲子，容成著律历，黄公裁变，玄女启谟，八门御时，六神直事。从之者则兵强国富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，有同影响，若合符契。先生亦尝闻之乎？

主人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子所谓曲学所习，瞶昧所守，徒识偏方之诡说，未究亨衢之通论。盖《易》曰“先天不违”，《传》称“人神之主”。范围不过，三才所以虚中；进退非邪，百王所以无外。故曰：“国之将兴听于人，将亡听于神。”又“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人无衅焉，妖不自作。”由是言之，得丧兴亡，并关人事；吉凶悔吝，无涉天时。且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为不善者，天降之殃。高宗修德，桑谷以变；宋君引过，法星退舍，此天道所以从人者也。古之为政者，刑狱不滥则人寿，赋敛蠲省则人富，法令有常则国静，赏罚得中则兵强。所以礼者，士之所归，赏者，士之所死，礼赏不倦，则士争先。苟违此途，虽卜时行刑，择日出令，必无成功矣。自叔世迁讹，俗多徼幸，竞称怪力，争诵诡言，屈政教而就孤虚，弃信赏而从推步。附会前史，变易旧经，依托空文，以为征据。覆军败将者，则隐秘无闻；偶同幸中者，则共相文饰。岂唯德之增惑，亦乃学人自是。呜呼，习俗讹谬，一至此焉！

昔者，甲子兴师，非成功之日；往亡用事，异制胜之辰。人事苟修，何往不济？至若环城自守，接阵重围，无阙地形，不乖天道。若兵强将智，粟积城坚，虽复屡转魁刚，频移太岁，坐推白虎，行计贪狼，自符难斗之祥，多貽蚁附之困。故曰，任贤使能，则不时日而事利；明法审令，则不卜筮而事吉；养劳赏功，则不祷祠而得福。此所谓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太公犯雨，逆天时也，韩信背水，乖地利也，并存人事，俱成大业。削树而斩庞涓，举火而屠张郃，未必暗同岁德，冥会日游，俱运三门，并占四杀。杜邮齿剑，抑唯计沮，垓下悲

歌，实阶割印。若以并资厌胜，不事良图，则长平尽坑，固须恆济，襄城无噍，亦可常保。是知拘而多忌，终丧大功；百姓与能，必遗小数。金鸡玉鹤，方为楚国之殃；《万毕》、《枕中》，适构淮南之祸。刻符指盗，反更亡身；被发邀神，翻招夷族。嗟乎，威斗赭鞭，不襁赤伏之运；筑城断罔，何救素灵之哭！火灾不验，裨灶无力以窥天；超乘阶凶，王孙取监于观德。九征九变，是曰长途；人谋鬼谋，良归有道。此并经史陈迹，贤圣通规，仁远乎哉，讵宜滞执？

客乃蹙然避席曰：“鄙人困蒙，不阶至道，请事斯语，归于正途。而今而后，焚蓍龟，毁律历，废六合，斥五行，浩然清虑，则将奚若？”答曰：“此所谓过犹不及也。夫甲子所以配日月，律历所以通岁时，金木所以备法象，蓍龟所以筮吉凶。圣人以此神明德行，辅助谋猷，存之则协赞成功，执之则凝滞于物。消息之义，其在兹乎！”客于是循墙匍匐，帖然无气，口去心醉，不知所以答矣。

景龙中，为吏部侍郎。藏用性无挺特，多为权要所逼，颇隳公道。又迁黄门侍郎，兼昭文馆学士，转工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先天中，坐托附太平公主，配流岭表。开元初，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，兼判都督事，未行而卒，年五十余。有集二十卷。

藏用工篆隶，好琴棋，当时称为多能之士。少与陈子昂、赵贞固友善，二人并早卒，藏用厚抚其子，为时所称。然初隐居之时，有贞俭之操，往来于少室、终南二山，时人称为“随驾隐士”；及登朝，赳赳诡佞，专事权贵，奢靡淫纵，以此获讥于世。

徐彦伯，兖州瑕丘人也。少以文章擅名，河北道安抚大使薛元超表荐之，对策擢第，累转蒲州司兵参军。时司户韦曷善判事，司士李亘工于翰札，而彦伯以文辞雅美，时人谓之“河

中三绝”。

彦伯圣历中累除给事中，时王公卿士多以言语不慎，密为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所陷，彦伯乃著《枢机论》以诫于代，其辞曰：

《书》曰：“唯口起羞，惟甲冑起戎。”又云：“齐乃位，度乃口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慎言语，节饮食。”又云：“出其言善，千里应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千里违之。”《礼》亦云：“可言也，不可行也，君子不言也；可行也，不可言也，君子不行也。”呜呼！先圣知言之为大也，知言之为急也，精微以劝之，典谟以告之，礼经以防之。守名教者，何可不修其诂训而服其糟粕乎？故曰：“言语者，君子之枢机，动则物应，物应则得失之兆见也。得之者江海比邻，失之者肝胆楚、越，然后知否泰荣辱，系于言乎！”

夫言者，德之柄也，行之主也，志之端也，身之文也，既可以济身，亦可以覆身。故中庸镂其心，右阶铭其背，南容复于白圭，箕子畴于《洪范》良有以也。是以倚摭瑕玷，参详躁竞，审无常以阶乱，将不密以致危。利生于口，森然覆邦之说；道不由衷，变彼如簧之刺。可不惧之哉！其有识暗邪正，虑微形朕，破金汤之龠，封祸乱之根，用诂讷为全计，以号讷为令德。至若梧宫问答，荆、齐所以奔命；韩、魏加肘，智伯所以危残。蔡侯绳息妫也，亟招甲兵之罚；郑曼图宗卿也，而受鼎镬之诛。史迁轻议，终下蚕室；张紘说，更齿龙渊。凡此过言，其流匪一。或秽犹粪土，或动成刀剑，或苟且其心，或脂膏其吻。挟邪作蛊，守之而不懈；往辄破的，去之而弥远。亦可异韩庐聚音，釐也群吠，得死为幸，何循名之立乎？虽复伯玉沮颜，追谢于元凯，蒋济贻恨，失誉于王陵，犀首没齿于季章，曹瞞齟舌于刘主，当何及哉！孔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又云：

“终身为善一言败之，惜也。”老子亦云：“多言数穷。”又云“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议人者也。”何圣人之深思伟虑，杜渐防萌之至乎！

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，可言而不言者曰隐。钳舌拱默，曷通彼此之怀；括囊而处，孰启谟明之训？则上言者，下听也；下言者，上用也。睿哲之言，犹天地也，人覆焘而生焉；大雅之言，犹钟鼓也，人考击而乐焉。作以龟镜，姬公之言也；出为金石，曾子之言也；存其家邦，国侨之言也；立而不朽，臧孙之言也。是谓德音，诣我宗极，满于天下，貽厥后昆。殷宗甘之于酒醴，孙卿谕之以琴瑟，阙里重于四时，郢都轻其千乘。岂不韪哉，岂不休哉！但楸探世猷，克念丕训，审思而应，精虑而动。谋其心以后发，择其交以后谈，不蹙趋于非党，不屏营于诡遇。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翦其谍谍之绪，扑其炎炎之势。自然介尔景福，锡兹纯嘏，则悔吝何由而生，怨恶何由而至哉？孔子曰：“终日行，不遗已患；终日言，不遗已忧。”如此乃可以言也。戒之哉，戒之哉！

神龙元年，迁太常少卿，兼修国史，以预修《则天实录》成，封高平县子，赐物五百段。未几，出为卫州刺史，以善政闻，玺书劳勉。俄转蒲州刺史，入为工部侍郎，寻除卫尉卿，兼昭文馆学士。景龙三年，中宗亲拜南郊，彦伯作《南郊赋》以献，辞甚典美。景云初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迁右散骑常侍、太子宾客，仍兼昭文馆学士。先天元年，以疾乞骸骨，许之。开元二年卒。彦伯事寡嫂甚谨，抚诸侄同于己子。自晚年属文，好为强涩之体，颇为后进所效焉。有文集二十卷，行于时。

史臣曰：才出于智，行出于性。故文章巧拙，由智之深浅也；行义诡实，由性之善恶也。然则智性稟之于气，不可使之强也。苏味道、李峤等，俱为辅相，各处穹崇。观其章疏之能，

非无奥瞻；验以弼谐之道，罔有贞纯。故狄仁杰有言曰：“苏、李足为文吏矣。”得非齷齪者乎！模棱之病，尤足可讥。崔融、卢藏用、徐彦伯等，文学之功，不让苏、李，知有守常之道，而无应变之机。规谏之深，崔比卢、徐，稍为优矣。

赞曰：房、杜、姚、宋，俱立大功。咸以二族，谭为美风。苏、李文学，一代之雄。有惭辅弼，称之岂同。凡人有言，未必有德。崔与卢、徐，皆攻翰墨。文虽堪尚，义无可则。备位守常，斯言罔忒。

列传第四十五

睿宗诸子

皇帝宪 惠庄太子撝 惠文太子范 惠宣太子业 隋王隆悌

睿宗六子：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生玄宗，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生让皇帝，宫人柳氏生惠庄太子，崔孺人生惠文太子，王德妃生惠宣太子，后宫生隋王隆悌。

让皇帝宪，本名成器，睿宗长子也。初封永平郡王。文明元年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。及睿宗降为皇嗣，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，与诸弟同日出阁，开府置官属。长寿二年，改封寿春郡王，仍却入阁。长安中，累转左赞善大夫。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中宗即位，改封蔡王，迁宗正员外卿，加赐实封四百户，通旧为七百户。成器固辞不敢当大国，依旧为寿春郡王。

唐隆元年，进封宋王。其月，睿宗践祚，拜左卫大将军。时将建储贰，以成器嫡长，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，意久不定。成器辞曰：“储副者，天下之公器，时平则先嫡长，国难则归有功。若失其宜，海内失望，非社稷之福。臣今敢以死请。”累日涕泣固让，言甚切至。时诸王、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，合居储位。睿宗嘉成器之意，乃许之。玄宗又以成器嫡长，再抗表固让，睿宗不许。乃下制曰：“左卫大将军、宋王成器，朕之元子，当践副君。以隆基有社稷大功，人神金属，由是朕前恳让，言在必行。天下至公，诚不可夺。爰符立季之典，庶协从人之愿。成器可雍州牧、扬州大都督、太子太师，别加实

封二千户。赐物五千段、细马二十匹、奴婢十房、甲第一区、良田三十顷。”其年十一月拜尚书左仆射，寻迁司徒，其太师、都督并如故。明年，表让司徒，拜太子宾客，兼扬州大都督如故。

时太平公主阴有异图，姚元之、宋璟等请出成器及申王成义为刺史，以绝谋者之心。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。玄宗尝制一大被长枕，将与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，睿宗知而大悦，累加赏叹。

先天元年八月，进封司空。及玄宗讨平萧至忠、岑羲等，成器又进位太尉，依旧兼扬州大都督，加实封一千户。月余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其太尉、扬州大都督并停。开元初，历岐州刺史，开府如故。四年，避昭成皇后尊号，改名宪，封为宁王，实封累至五千五百户。又历泽、潞等州刺史。

初，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，列第于东都积善坊，五人分院同居，号“五王宅”。大足元年，从幸西京，赐宅于兴庆坊，亦号“五王宅”。及先天之后，兴庆是龙潜旧邸，因以为宫。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，申王撝、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，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，邸第相望，环于宫侧。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，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，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。玄宗时登楼，闻诸王音乐之声，咸召登楼同榻宴谑，或便幸其第，赐金分帛，厚其欢赏。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，归宅之后，即奏乐。纵饮，击球斗鸡，或近郊从禽，或别墅追赏，不绝于岁月矣。游践之所，中使相望，以为天子友悌，近古无比，故人无间然。

玄宗既笃于昆季，虽有谗言交构其间，而友爱如初。宪尤恭谨畏慎，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，玄宗尤加信重之。尝与宪及岐王范等书曰：“昔魏文帝诗云：‘西山一何高，高处殊

无极。上有两仙童，不饮亦不食。赐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。服药四五日，身轻生羽翼。’朕每思服药而求羽翼，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！陈思有超代之才，堪佐经纶之务，绝其朝谒，卒令忧死。魏祚未终，遭司马宣王之夺，岂神丸之效也！虞舜至圣，拾象傲之愆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此为帝王之轨则，于今数千岁，天下归善焉。朕未尝不废寝忘食欷歔者也，顷因余暇，妙选仙经，得此神方，古老云‘服之必验’。今分此药，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，永无限极。”

宪，开元九年兼太常卿。十四年，停太常卿，依旧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十一年，复拜太尉。二十八年冬，宪寝疾，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，相望于路，僧崇一疗宪稍瘳，上大悦，特赐绯袍鱼袋，以赏异崇一。时申王等皆先薨，唯宪独在，上尤加恩贷。每年至宪生日，必幸其宅，移时宴乐。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饌等，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，食之稍甘，即皆分以赐之。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。

二十九年冬，京城寒甚，凝霜封树，时学者以为《春秋》“雨木冰”即此是，亦名树介，言其象介冑也。宪见而叹曰：“此俗谓树稼者也。谚曰：‘树稼，达官怕。’必有大臣当之，吾其死矣。”十一月薨，时年六十三。上闻之，号叫失声，左右皆掩涕。翌日，下制曰：

能以位让，为吴太伯，存则用成其节，歿则当表其贤，非常之称，旌德斯在。故太尉、宁王宪，诞含粹灵，允膺大雅。孝悌之至，本乎中诚；仁和之深，非因外奖。率由礼度，雅尚文儒。谦以自牧，乐以为善。比两献而有光，与《二南》而合德。自出临方镇，入配台阶，逾励忠勤，益闻周慎。实谓永为藩屏，以辅邦家。曾不籥遗，奄焉殒没，友于之痛，震恻良深。惟王朕之元昆，合升王嗣，以朕奉先朝之睿略，定宗社之阽危，

推而不居，请予主鬯，又承慈旨，焉敢固违。不然者，则宸极之尊，岂归于薄德。茂行若此，易名是凭，自非大号，孰副休烈。按谥法推功尚善曰“让”，德性宽柔曰“让”，敬追谥曰让皇帝，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。

宪长子汝阳郡王璿又上表恳辞，盛陈先意，谦退不敢当帝号，手制不许。及册敛之日，内出御衣一副，仍令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赍手书置于灵座之前，其书曰：

隆基白：一代兄弟，一朝存歿，家人之礼，是用申情，兴言感思，悲涕交集。大哥孝友，近古莫俦，尝号五王，同开邸第。远自童幼，泊乎长成。出则同游，学则同业，事均形影，无不相随。顷以国步艰危，义资克定，先帝御极，日月照临。大哥嫡长，合当储贰，以功见让，爰在薄躬。既嗣守紫宸，万机事总，听朝之暇，得展于怀。十数年间，棣华凋落，谓之手足，唯有大哥。令复沦亡，眇然无对，以兹感慕，何恨如之。然以厥初生人，孰不殂谢？所贵光昭德行，以示崇高，立德立名，斯为不朽。大哥事迹。身歿让存，故册曰让皇帝，神之昭格，当兹宠荣。况庭训传家，璿等申让，善述先志，实有遗风，成其美也。恭惟绪言，恍焉如在，寄之翰墨，悲不自胜。

又制追赠宪妃元氏为恭皇后，祔葬于桥陵之侧。及将葬，上遣中使敕璿等务令俭约，送终之物，皆令众见。所司请依诸陵旧例，圻内置千味食。监获使、左仆射裴耀卿奏曰：“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，每色瓶盛，安于藏内，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麋鹿等肉，并诸药酒三十余色。仪注礼料，皆无所凭。臣据礼司所料，奠祭相次，事无不备，典制分明。天恩每申让帝之志，务令俭约，礼外加数，窃恐不安。又非时之物，马犊驴等并野味鱼雁鹅鷄之属，所用铖两，动皆宰杀，盛夏胎养，圣情所禁。又须造作什物，动逾千计，求征市井，实谓烦

劳。千味不供，礼无所阙。伏望依礼减省，以取折衷。”制从之。及发引，时属大雨，上令庆王泽已下泥中步送十数里，制号其墓为惠陵。

宪凡十子：璿、嗣庄、琳、璿、珣、瑀、玢、珽、瑄、璿等十人，历官封袭。璿，封汝阳郡王，历太仆卿，与贺知章、褚庭诲为诗酒之交。天宝初，终父丧，加特进。九载卒，赠太子太师。嗣庄，封济阴郡王，早卒。琳，封嗣宁王，历秘书员外监。从玄宗幸蜀郡，至德二载卒。

璿，封嗣申王。珣，封同安郡王。珣修身淳谨，不自矜贵，闺门之内，常默如也。开元二十五年薨，玄宗甚悼之，辍朝三日。制曰：“犹子之恩，特深于情礼；睦亲之义，必备于哀荣。同安郡王珣，禀气淳和，执心忠顺，邦国垣翰，宗枝羽仪。磐石疏封，将期永固；逝川不舍，俄叹促龄。悼往之怀，因心所切，宜增宠命，用饰幽泉。可赠太子少保。葬事官给，陪葬桥陵。”瑀，封汉中王，历都水使者、恆王府司马、卫尉员外卿。瑀早有才望，伟仪表。初为陇西郡公。天宝十五载，从玄宗幸蜀，至汉中，因封汉中王，仍加银青光禄大夫、汉中郡太守。乾元二年，以特进试太常卿，送宁国公主至回纥，充册立使。玢，苍梧郡开国公，历银青光禄大夫、秘书监员外置同正员。卒，赠江陵大都督。珽，封晋昌郡开国公。瑄，魏郡开国公。璿，文安郡开国公。天宝十一载，珽、瑄、璿并食邑三千户。

惠庄太子揔，睿宗第二子也。本名成义。母柳氏，掖庭宫人。

揔之初生，则天尝以示僧万回。万回曰：“此兒是西域大树之精，养之宜兄弟。”则天甚悦，始令列于兄弟之次。垂拱三年，封恆王。寻却入閤，改封衡阳郡王，累授尚衣奉御。神龙元年，加赐实封二百户，通前五百户，迁司农少卿，加银青

光禄大夫。睿宗践祚，进封申王，迁右卫大将军。景云元年七月，迁殿中监，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二年，转光禄卿、右金吾卫大将军。先天元年七月，加实封一千户。八月，行司徒，兼益州大都督。开元二年，带司徒兼幽州刺史。俄避昭成太后之称，改名搃。历邓、虢、绛三州刺史。八年，因入朝，停刺史，依旧为司徒。性弘裕，仪形环伟，善于饮啖。十二年，病薨，册赠惠庄太子，陪葬桥陵。无子。初养让帝子珣，封同安郡王，先卒。天宝三载，又以让帝子璿为嗣申王，授鸿胪员外卿。

惠文太子范，睿宗第四子也。本名隆范，后避玄宗连名，改单称范。初封郑王，寻改封卫王。长寿二年，随例却入閤，徙封巴陵郡王，累授尚食奉御。神龙元年，迁太府员外少卿，加赐实封二百户，通前五百户。景龙年，兼陇州别驾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睿宗践祚，进封岐王，又加实封五百户，拜太常卿，兼左羽林大将军。先天二年，从上讨窦怀贞、萧至忠等，以功加赐实封满五千户，下制褒美。开元初，拜太子少师，带本官，历绛、郑、岐三州刺史。八年，迁太子太傅。

范好学工书，雅爱文章之士，士无贵贱，皆尽礼接待。与阎朝隐、刘庭琦、张谔、郑繇篇题唱和，又多聚书画古迹，为时所称。时上禁约王公，不令与外人交结。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，兼私挟讖纬之书，配徙岭外。万年尉刘庭琦、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，黜庭琦为雅州司户，谔为山茌丞。然上未尝间范，恩情如初，谓左右曰：“我兄弟友爱天至，必无异意，只是趋竞之辈，强相托附耳。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。”时王毛仲等本起微贱，皆崇贵倾于朝廷，诸王每相见，假立引待，独范见之色庄。十四年，病薨。上哭之甚恻，辍朝三日，为之追福，手写《老子经》，彻膳累旬，百僚上表劝喻，然后复常。开元十四年，命工部尚书、摄太尉卢从愿册赠王为

惠文太子，陪葬桥陵。

一子瑾，封河东郡王，官至太仆卿。冒于酒色，竟暴卒，赠太子少师。

天宝三载，又以惠宣太子男略阳公珍为嗣岐王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宗正员外卿。上元二年，珍与硃融善。珍仪表伟如，颇类玄宗，融乃诱崔昌、赵非熊等并中官六军人同谋逆。融谓金吾将军邢济曰：今城中草草，关外近寇凭凌，若何？”济曰：“我金吾，天子押衙，死生随之，安能自脱？”融曰：“有一人，足下见之自当知，纵不出城亦无虑。”乃引以见珍。济奏之，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讯之。珍赐死。其同谋右武卫将军窦如玢、试都水使者崔昌、右羽林军大将军刘从谏、蔚州长镇将硃融、右卫将军胡冽、直司天台通玄院高抱素、右司御率府率魏兆、内侍省内谒者监王道成等九人，特宜斩决。试太子洗马兼知司天台冬官正事赵非熊、陈王府长史陈闳、楚州司马张昂、右武卫兵曹焦自荣、前凤翔府郾县主簿李妃、国子监广文进士张奂等六人，特宜决杀。驸马都尉薛履谦预逆谋，宜赐自尽。乃以济兼桂州都督、侍御史，充桂管防御都使。左散骑常侍张镐坐与交通，贬辰州司户。郑繇者，郑州荥阳人，北齐吏部尚书述五代孙也。工五言诗。开元初，范为岐州刺史，繇为长史，范失白鹰，繇为《失白鹰诗》，当时以为绝唱。后为湖州刺史，子审亦善诗咏，乾元中任袁州刺史。

惠宣太子业，睿宗第五子也。本名隆业，后单名业。垂拱三年，封赵王，开府置官属。长寿二年，随例却入閤，改封中山郡王，累授都水使者，寻又改封彭城郡王。神龙元年，加赐实封二百户，通前五百户。景龙二年，兼陈州别驾。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仆少卿，别驾如故。睿宗即位，进封薛王，加封满一千户，拜秘书监，兼右羽林大将军。俄转宗正卿。睿宗以业好

学而授秘书监。及玄宗诛萧至忠、岑羲等，业以翊从之功，加实封通旧为五千户。开元初，历太子少保、同泾豳卫虢等州刺史。八年，迁太子太保。

初，业母早终，从母贤妃亲鞠养之。至是，迎贤妃出就外宅，事之甚谨。业同母妹淮阳、凉国二公主亦早卒，业抚爱其子，逾于己子。上以业孝友，特加亲爱。业尝疾病，上亲为祈祷，及愈，车驾幸其第，置酒宴乐，更为初生之欢。玄宗赋诗曰：“昔见漳滨卧，言将人事违。今逢诞庆日，犹谓学仙归。棠棣花重满，鸰原鸟再飞。”其恩意如此。

十三年，上尝不豫，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。事发，玄宗令杖杀韦宾，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。妃惶惧，降服待罪，业亦不敢入谒。上遽令召之，业至阶下，逡巡请罪。上降阶就执其手曰：“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，天地神明，所共咎罪。”乃欢宴久之。仍慰谕妃，令复其位。二十一年，业进拜司徒。二十二年正月，薨，册赠惠宣太子，陪葬桥陵。有子十一人。

瑗乐安郡王，易宗正卿、荥阳郡王，瑁封嗣薛王，珍嗣岐王。瑁为金紫光禄大夫、鸿胪卿同正员。天宝五载，坐舅刑部尚书韦坚为右相李林甫所构，贬夷陵郡别驾长任。母随瑁，竟以忧死。七载，瑁于夜郎安置，后移南浦郡。十四载，安禄山反，赴于西京。

隋王隆悌，睿宗第六子也。初封汝南郡王。长安初，拜尚乘直长。早薨。睿宗践极，追封隋王，赠荆州大都督。无子。

史臣曰：夫得天下而治者，其道舒而有变；让天下而退者，其道卷而常存。何者？飞龙在天，舒也；亢龙有悔，变也。让皇帝守无咎于或跃，利终吉于劳谦，其用有光，其闻莫朽。惠庄、惠文、惠宣、隋王等，或守常而获免，终保皇枝；或过望

而包羞，竟尘青史。略阳公信魁伟之状，起图谋之心，福善祸淫，宜哉不令。

赞曰：谦而受益，让以成贤。唐属之美，宪得其先。长不居震，刚不乘乾。让之大者，胡可比焉。搃、范已降，同气连枝。性习何远，非革即睽。有善有恶，祸福不欺。

列传第四十六

姚崇 宋璟

姚崇，本名元崇，陕州硤石人也。父善意，贞观中，任嵩州都督。元崇为孝敬挽郎，应下笔成章举，授濮州司仓，五迁夏官郎中。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，兵机填委，元崇剖析若流，皆有条贯。则天甚奇之，超迁夏官侍郎，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
圣历初，则天谓侍臣曰：“往者周兴、来俊臣等推勘诏狱，朝臣递相牵引，咸承反逆，国家有法，朕岂能违。中间疑有枉滥，更使近臣就狱亲问，皆得手状，承引不虚，朕不以为疑，即可其奏。近日周兴、来俊臣死后，更无闻有反逆者，然则以前就戮者，不有冤滥耶？”元崇对曰：“自垂拱已后，被告身死破家者，皆是枉酷自诬而死。告者特以为功，天下号为罗织，甚于汉之党锢。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，近臣亦不自保，何敢辄有动摇？被问者若翻，又惧遭其毒手，将军张虔勖、李安静等皆是也。赖上天降灵，圣情发寤，诛锄凶竖，朝廷义安。今日已后，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。乞陛下得告状，但收掌，不须推问。若后有征验，反逆有实，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。”则天大悦曰：“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，陷朕为淫刑之主。闻卿所说，甚合朕心。”其日，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。

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，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，乃改为元之。俄迁凤阁侍郎，依旧知政事。

长安四年，元之以母老，表请解职侍养，言甚哀切，则天难违其意，拜相王府长史，罢知政事，俾获其养。其月，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元之上言：“臣事相王，知兵马不便。臣非惜死，恐不益相王。”则天深然其言，改为春官尚书。是时，张易之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，僧等苦诉，元之断停，易之屡以为言，元之终不纳。由是为易之所讟，改为司仆卿，知政事如故，使充灵武道大总管。

神龙元年，张柬之、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，适会元之自军还都，遂预谋，以功封梁县侯，赐实封二百户。则天移居上阳宫，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，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，元之独呜咽流涕。彦范、柬之谓元之曰：“今日岂是啼泣时！恐公祸从此始。”元之曰：“事则天岁久，乍此辞违，情发于衷，非忍所得。昨预公诛凶逆者，是臣子之常道，岂敢言功；今辞违旧主悲泣者，亦臣子之终节，缘此获罪，实所甘心。”无几，出为亳州刺史，转常州刺史。

睿宗即位，召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寻迁中书令。时玄宗在东宫，太平公主干预朝政，宋王成器为闲廐使，岐王范、薛王业皆掌禁兵，外议以为不便。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，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，以息人心。睿宗以告公主，公主大怒。玄宗乃上疏以元之、璟等离间兄弟，请加罪，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。再转扬州长史、淮南按察使，为政简肃，人吏立碑纪德。俄除同州刺史。先天二年，玄宗讲武在新丰驿，召元之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复迁紫微令。避开元尊号，又改名崇，进封梁国公。固辞实封，乃停其旧封，特赐新封一百户。

先是，中宗时，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，亦有出私财造寺者，富户强丁，皆经营避役，远近充满。至是，崇奏曰：

“佛不在外，求之于心。佛图澄最贤，无益于全赵；罗什多艺，不救于亡秦。何充、苻融，皆遭败灭；齐襄、梁武，未免灾殃。但发心慈悲，行事利益，使苍生安乐，即是佛身。何用妄度奸人，令坏正法？”上纳其言，令有司隐括僧徒，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。

开元四年，山东蝗虫大起，崇奏曰：“《毛诗》云：‘秉彼蠹贼，以付炎火。’又汉光武诏曰：‘勉顺时政，劝督农桑，去彼蝗蚋，以及蠹贼。’此并除蝗之义也。虫既解畏人，易为驱逐。又苗稼皆有地主，救护必不辞劳。蝗既解飞，夜必赴火，夜中设火，火边掘坑，且焚且瘞，除之可尽。时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，设祭祈恩，眼看食苗，手不敢近。自古有讨除不得者，只是人不用命，但使齐心戮力，必是可除。”乃遣御史分道杀蝗。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：“蝗是天灾，自宜修德。刘聪时除既不得，为害更深。”仍拒御史，不肯应命。崇大怒，牒报若水曰：“刘聪伪主，德不胜妖；今日圣朝，妖不胜德。古之良守，蝗虫避境，若其修德可免，彼岂无德致然！今坐看食苗，何忍不救，因以饥馑，将何自安？幸勿迟回，自招悔吝。”若水乃行焚瘞之法，获蝗一十四万石，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。时朝廷喧议，皆以驱蝗为不便，上闻之，复以问崇。崇曰：“庸儒执文，不识通变。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，亦有反道而适权者。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，缘小忍不除，致使苗稼总尽，人至相食；后秦时有蝗，禾稼及草木俱尽，牛马至相啖毛。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，仍极繁息，实所稀闻。河北、河南，无多贮积，倘不收获，岂免流离，事系安危，不可胶柱。纵使除之不尽，犹胜养以成灾。陛下好生恶杀，此事请不烦出敕，乞容臣出牒处分。若除不得，臣在身官爵，并请削除。”上许之。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：“蝗是天灾，岂可制以人事？外议咸以为非。”

又杀虫太多，有伤和气。今犹可复，请公思之。”崇曰：“楚王吞蛭，厥疾用瘳；叔敖杀蛇，其福乃降。赵宣至贤也，恨用其犬；孔丘将圣也，不爱其羊。皆志在安人，思不失礼。今蝗虫极盛，驱除可得，若其纵食，所在皆空。山东百姓，岂宜饿杀！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，请公勿复为言。若救人杀虫，因缘致祸，崇请独受，义不仰关。”怀慎既庶事曲从，竟亦不敢逆崇之意，蝗因此亦渐止息。

是时，上初即位，务修德政，军国庶务，多访于崇，同时宰相卢怀慎、源乾曜等，但唯诺而已。崇独当重任，明于吏道，断割不滞。然纵其子光禄少卿彝、宗正少卿异广引宾客，受纳馈遗，由是为时所讥。时有中书主书赵海为崇所亲信，受蕃人珍遗，事发，上亲加鞫问，下狱处死。崇结奏其罪，复营救之，上由是不悦。其冬，曲赦京城，敕文时标海名，令决杖一百，配流岭南。崇自是忧惧，频面陈避相位，荐宋璟皆获进见。有人于洛水中获自代。俄授开府仪同三司，罢知政事。

居月余，玄宗将幸东都，而太庙屋坏，上召宋璟、苏颋问其故，璟等奏言：“陛下三年之制未毕，诚不可行幸。凡灾变之发，皆所以明教诫。陛下宜增崇大道，以答天意，且停幸东都。”上又召崇问曰：“朕临发京邑，太庙无故崩坏，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？”崇对曰：“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，隋文帝创立新都，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，国家又因隋氏旧制，岁月滋深，朽蠹而毁。山有朽坏，尚不免崩，既久来枯木，合将摧折，偶与行期相会，不是缘行乃崩。且四海为家，两京相接，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，转运又有劳费，所以为人行幸，岂是无事烦劳？东都百司已作供拟，不可失信于天下。以臣愚见，旧庙既朽烂，不堪修理，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，更改造新庙，以申诚敬。车驾依前径发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正合朕意。”赐绢

二百匹，令所司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，改新庙，车驾乃幸东都。因令崇五日一参，仍入閤供奉，甚承恩遇。后又除太子少保，以疾不拜。九年薨，年七十二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文献。

璟崇先分其田园，令诸子侄各守其分，仍为遗令以诫子孙，其略曰：

古人云：富贵者，人之怨也。贵则神忌其满，人恶其上；富则鬼瞰其室，虏利其财。自开辟已来，书籍所载，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，未之有也。故范蠡、疏广之辈，知止足之分，前史多之。况吾才不逮古人，而久窃荣宠，位逾高而益惧，恩弥厚而增忧。往在中书，遭疾虚惫，虽终匪懈，而诸务多阙。荐贤自代，屡有诚祈，人欲天从，竟蒙哀允。优游园沼，放浪形骸，人生一代，斯亦足矣。田巴云：“百年之期，未有能至。”王逸少云：“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。”诚哉此言。

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，子孙既失覆蔭，多至贫寒，斗尺之间，参商是竞。岂唯自玷，乃更辱先，无论曲直，俱受嗤毁。庄田水碾，既众有之，递相推倚，或致荒废。陆贾、石苞，皆古之贤达也，所以预为定分，将以绝其后争，吾静思之，深所叹服。

昔孔子亚圣，母墓毁而不修；梁鸿至贤，父亡席卷而葬。昔杨震、赵咨、卢植、张奂，皆当代英达，通识今古，咸有遗言，属以薄葬。或濯衣时服，或单帛幅巾，知真魂去身，贵于速朽，子孙皆遵成命，迄今以为美谈。凡厚葬之家，例非明哲，或溺于流俗，不察幽明，咸以奢厚为忠孝，以俭薄为悻惜，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，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谗。可为痛哉！可为痛哉！死者无知，自同粪土，何烦厚葬，使伤素业。若也有知，神不在柩，复何用违君父之令，破衣食之资。吾身亡后，可殓以常服，四时之衣，各一副而已。吾性甚不爱冠衣，必不

得将入棺墓，紫衣玉带，足便于身，念尔等勿复违之。且神道恶奢，冥涂尚质，若违吾处分，使吾受戮于地下，于汝心安乎？念而思之。

今之佛经，罗什所译，姚兴执本，与什对翻。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，倾竭府库，广事庄严，而兴命不得延，国亦随灭。又齐跨山东，周据关右，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，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。及至交战，齐氏灭亡，国既不存，寺复何有？修福之报，何其蔑如！梁武帝以万乘为奴，胡太后以六宫入道，岂特身戮名辱，皆以亡国破家。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，倾国造寺，太平公主、武三思、悖逆庶人、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，竟术弥街，咸不免受戮破家，为天下所笑。经云：“求长命得长命，求富贵得富贵”，“刀寻段段坏，火坑变成池。”比求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？生前易知，尚觉无应，身后难究，谁见有征。且五帝之时，父不葬子，兄不哭弟，言其致仁寿、无夭横也。三王之代，国祚延长，人用休息，其人臣则彭祖、老聃之类，皆享遐龄。当此之时，未有佛教，岂抄经铸像之力，设斋施佛之功耶？《宋书》《西域传》，有名僧为《白黑论》，理证明白，足解沈疑，宜观而行之。

且佛者觉也，在乎方寸，假有万像之广，不出五蕴之中，但平等慈悲，行善不行恶，则佛道备矣。何必溺于小说，惑于凡僧，仍将喻品，用为实录，抄经写像，破业倾家，乃至施身亦无所吝，可谓大惑也。亦有缘亡人造像，名为追福，方便之教，虽则多端，功德须自发心，旁助宁应获报？递相欺诳，浸成风俗，损耗生人，无益亡者。假有通才达识，亦为时俗所拘。如来普慈，意存利物，损众生之不足，厚豪僧之有余，必不然矣。且死者是常，古来不免，所造经像，何所施为？

夫释迦之本法，为苍生之大弊，汝等各宜警策，正法在心，

勿效兒女子曹，终身不悟也。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。若未能全依正道，须顺俗情，从初七至终七，任设七僧斋。若随斋须布施，宜以吾缘身衣物充，不得辄用余财，为无益之枉事，亦不得妄出私物，徇追福之虚谈。

道士者，本以玄牝为宗，初无趋竞之教，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，约佛教而为业。敬寻老君之说，亦无过斋之文，抑同僧例，失之弥远。汝等勿拘鄙俗，辄屈于家。汝等身没之后，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。

十七年，重赠崇太子太保。崇长子彝，开元初光禄少卿。次子异，坊州刺史。少子弈，少而修谨，开元末，为礼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天宝元年，右相牛仙客薨，彝男闳为侍御史、仙客判官，见仙客疾亟，逼为仙客表，请以弈及兵部侍郎卢奂为宰相代己。其妻因中使奏之，玄宗闻而怒之，闳决死，弈出为永阳太守，奂为临淄太守。玄孙合，登进士第，授武功尉，迁监察御史，位终给事中。

宋璟，邢州南和人，其先自广平徙焉，后魏吏部尚书弁七代孙也。父玄抚，以璟贵，赠邢州刺史。璟少耿介有大节，博学，工于文翰。弱冠举进士，累转凤阁舍人。当官正色，则天甚重之。长安中，幸臣张易之诬构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顺之言，引凤阁舍人张说令证之。说将入于御前对覆，惶惑迫惧，璟谓曰：“名义至重，神道难欺，必不可党邪陷正，以求苟免。若缘犯颜流贬，芬芳多矣。或至不测，吾必叩閤救子，将与子同死。努力，万代瞻仰，在此举也。”说感其言。及入，乃保明元忠，竟得免死。

璟寻迁左御史台中丞。张易之与弟昌宗纵恣益横，倾朝附之。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观占吉凶，言涉不顺，为飞书所告。璟廷奏请穷究其状，则天曰：“易之等已自奏闻，不可加罪。”

“璟曰：“易之等事露自陈，情在难恕，且谋反大逆，无容首免。请勒就御史台勘当，以明国法。易之等久蒙驱使，分外承恩，臣必知言出祸从，然义激于心，虽死不恨。”则天不悦。内史杨再思恐忤旨，遽宣敕令璟出。璟曰：“天颜咫尺，亲奉德音，不烦宰臣擅宣王命。”则天意稍解，乃收易之等就台，将加鞫问。俄有特敕原之，仍令易之等诣璟辞谢，璟拒而不见，曰：“公事当公言之，若私见，则法无私也。”

璟尝侍宴朝堂，时易之兄弟皆为列卿，位三品，璟本阶六品，在下。易之素畏璟，妄悦其意，虚位揖璟曰：“公第一人，何乃下座？”璟曰：“才劣品卑，张卿以为第一人，何也？”当时朝列，皆以二张内宠，不名官，呼易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。天官侍郎郑善果谓璟曰：“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？”璟曰：“以官言之，正当为卿；若以亲故，当为张五。足下非易之家奴，何郎之有？郑善果一何懦哉！”其刚正皆此类也。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伤之，则天察其情，竟以获免。

神龙元年，迁吏部侍郎。中宗嘉璟正直，仍令兼谏议大夫、内供奉，仗下后言朝廷得失。寻拜黄门侍郎。时武三思恃宠执权，尝请托于璟，璟正色谓之曰：“当今复子明辟，王宜以侯就第，何得尚干朝政？王独不见产、禄之事乎？”俄有京兆人韦月将上书讼三思潜通宫掖，将为祸患之渐，三思讽有司奏月将大逆不道，中宗特令诛之。璟执奏请按其罪状，然后申明典宪，月将竟免极刑，配流岭南而死。

中宗幸西京，令璟权检校并州长史，未行，又带本官检校贝州刺史。时河北频遭水潦，百姓饥馑，三思封邑在贝州，专使征其租赋，璟又拒而不与，由是为三思所挤。又历杭、相二州刺史，在官清严，人吏莫有犯者。

中宗晏驾，拜洛州长史。睿宗践祚，迁吏部尚书、同中书

门下三品。玄宗在春宫，又兼右庶子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先是，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，请托滋甚。崔湜、郑愔相次典选，为权门所制，九流失叙，预用两年员阙注拟，不足，更置比冬选人，大为士庶所叹。至是，璟与侍郎李义、卢从愿等大革前义弊，取舍平允，铨综有叙。

时太平公主谋不利于玄宗，尝于光范门内乘辇伺执政以讽之，众皆失色。璟昌言曰：“东宫有大功于天下，真宗庙社稷之主，安得有异议！”乃与姚崇同奏请令公主就东都。玄宗惧，抗表请加璟罪于等，乃贬璟为楚州刺史。无几，历魏、兖、冀三州刺史，河北按察使。迁幽州都督、兼御史大夫。寻拜国子祭酒，兼东都留守。岁余，转京兆尹，复拜御史大夫，坐事出为睦州刺史，转广州都督，仍为五府经略使。广州旧俗，皆以竹茅为屋，屡有火灾。璟教人烧瓦，改造店肆，自是无复延烧之患，人皆怀惠，立颂以纪其政。

开元初，征拜刑部尚书。四年，迁吏部尚书，兼黄门监。明年，官名改易，为侍中，累封广平郡公。其秋，驾幸东都，次永宁之崤谷，驰道隘狭，车骑停拥，河南尹李朝隐、知顿使王怡并失于部伍，上令黜其官爵。璟入奏曰：“陛下富有春秋，方事巡狩，一以垫隘，致罪二臣，窃恐将来人受艰弊。”于是遽令舍之。璟曰：“陛下责之，以臣言免之，是过归于上而恩由于下。请且使待罪于朝，然后诏复其职，则进退得其度矣。”上深善之。俄又令璟与中书侍郎苏颋为皇子制名及封邑，并公主等邑号。璟等奏曰：“王子将封三十余国，周之麟趾，汉之犬牙，彼何足云，于斯为盛。窃以郟、郟王等傍有古邑字，臣等以类推择，谨件三十国名。又王子先有名者，皆上有‘嗣’字，又公主邑号，亦选择三十美名，皆文不害意，言足定体。又令臣等别撰一佳名及一美邑号者。七子均养，百王至仁，今

若同等别封，或缘母宠子爱，骨肉之际，人所难言，天地之中，典有常度。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，文帝竟纳之，慎夫人亦不以为嫌，美其得久长之计。臣等故同进，更不别封，上彰覆载无偏之德。”上称叹之。

七年，开府仪同三司王皎卒，及将筑坟，皎子驸马都尉守一请同昭成皇后父窦孝谏故事，其坟高五丈一尺。璟及苏颋请一依礼式，上初从之。翌日，又令准孝谏旧例。璟等上言曰：

夫俭，德之恭；侈，恶之大。高坟乃昔贤所诫，厚葬实君子所非。古者墓而不坟，盖此道也。凡人子于哀送之际，则不以礼制为思。故周、孔设齐斩缞免之差，衣衾棺郭之度，贤者俯就，私怀不果。且苍梧之野，骊山之徒，善恶分区，图史所载。众人皆务奢靡而独能革之，斯所谓至孝要道也。中宫若以为言，则此理固可敦谕。

在外或云窦太尉坟甚高，取则不远者。纵令往日无极言，其事偶行，令出一时，故非常式。又贞观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长乐公主，奏请仪注加于长公主，魏征谏云：“皇帝之姑姊为长公主，皇帝之女为公主，既有‘长’字，合高于公主。若加于长公主，事甚不可。”引汉明故事云：“群臣欲封皇子为王，帝曰：‘朕子岂敢与先帝子等。’”时太宗嘉纳之。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谢于征。此则乾坤辅佐之间，绰有余裕。岂若韦庶人父追加王位，擅作邦陵，祸不旋踵，为天下笑。则犯颜逆耳，阿意顺旨，不可同日而言也。

况令之所载，预作纪纲，情既无穷，故为之制度，不因人以摇动，不变法以爱憎。顷谓金科玉条，盖以此也。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，递以奢靡相高，不将礼仪为意。今以后父之宠，开府之荣，金穴玉衣之资，不忧少物；高坟大寝之役，不畏无人。百事皆出于官，一朝亦可以就。而臣等区区不已以闻，

谅欲成朝廷之政，崇国母之德，化浹寰区，声光竹素。倘中宫情不可夺，陛下不能苦违，即准一品合陪陵葬者，坟高三丈已上，四丈已下，降敕将同陪陵之例，即极是高下得宜。

上谓璟等曰：“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，至于妻子，情岂有私？然人所难言，亦在于此。卿等乃能再三坚执，成朕美事，足使万代之后，光扬我史策。”乃遣使赍彩绢四百匹分赐之。

先是，朝集使每至春将还，多有改转，率以为常，璟奏请一切勒还，绝其侥求之路。又禁断恶钱，发使分道检括销毁之，颇招士庶所怨。俄授璟开府仪同三司，罢知政事。明年，京兆人权梁山构逆伏诛，制河南尹王怡驰传往长安穷其枝党。怡禁系极众，久之未能决断，乃诏璟兼京兆留守，并按覆其狱。璟至，惟罪元谋数人，其余缘梁山诈称婚礼因假借得罪及胁从者，尽奏原之。十二年，驾又东巡，璟复为留守。上临发，谓璟曰：“卿国之元老，为朕股肱耳目。今将巡洛邑，为别历时，所有嘉谏嘉猷，宜相告也。”璟因极言得失，特赐彩绢等，仍手制曰：“所进之言，书之座右，出入观省，以诫终身。”其见重如此。俄又兼吏部尚书。十七年，迁尚书右丞相，与张说、源乾曜同日拜官。敕太官设饌，太常奏乐，于尚书都省大会百僚。玄宗赋诗褒述，自写与之。

二十年，以年老上表曰：“臣闻力不足者，老则更衰；心无主者，疾而尤废。臣昔闻其语，今验诸身，况且兼之，何能为也。臣自拔迹幽介，钦属盛明，才不逮人，艺非经国。复以久承驱策，历参试用，命偶时来，荣因岁积。遂使再升台座，三入冢司，进阶开府，增封本郡。所更中外，已紊彝章，逮居端揆，左叨名职。何者？丞相官师之长，任重昔时；愚臣衰朽之余，用惭他日。位则愈盛，人则浸微，尽知其然，何居而可？

顷僂俯从政，苍黄不言，实怀覆载之德，冀竭涓尘之效。今积羸成惫，沈锢莫瘳，耳目更昏，手足多废。顾惟殒越，宁遂宿心？安可以苟徇大名，仍尸重禄，且留章绶，不上阙庭。仪刑此乖，礼法何设？伏惟陛下审能以授，为官而择，察臣之恳词，矜臣之不逮，使罢归私第，养疾衡门，上弭官谤，下知死所。则归全之望，获在愚臣；养老之恩，成于圣代。日暮途远，天高听卑，瞻望轩墀，伏深感恋。谨奉表陈乞以闻。”手敕许之，仍令全给禄俸。璟乃退归东都私第，屏绝人事，以就医药。二十二年，驾幸东都，璟于路左迎谒，上遣荣王亲劳问之，自是频遣使送药饵。二十五年薨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尉，谥曰文贞。

子昇，天宝初太仆少卿。次尚，汉东太守。次浑，与右相李林甫善，引为谏议大夫、平原太守、御史中丞、东京采访使。次恕，都官郎中、剑南采访判官，依倚权势，颇为贪暴。浑在平原，重征一年庸调。作东畿采访使，又使河南尉杨朝宗影娶妻郑氏。郑氏即薛稷外孙，姊为宗妇，孀居有色，浑有妻，使朝宗聘而浑纳之，奏朝宗为赤尉。恕在剑南，有雒县令崔珪，恕之表兄，妻美，恕诱而私之，而贬珪官。又养刺客李晏。至九载，并为人所发，赃私各数万贯。林甫奏称璟子浑就东京台推，恕就本使剑南推，皆有实状，浑流岭南高要郡，恕流海康郡。尚，其载又为人讼其赃，贬临海长史。其子华、衡，居官皆坐赃，相次流贬。其后浑会赦，量移至东阳郡下，请托过求，及役使人吏，求其资课，人不堪其弊，讼之，配流浔江郡。然兄弟尽善饮谑，俳優杂戏，衡最粗险，广平之风教，无复存矣。广德后，浑除太子谕德，为物议薄之，乃留寓于江岭卒。

史臣曰：履艰危则易见良臣，处平定则难彰贤相。故房、杜预创业之功，不可侔匹。而姚、宋经武、韦二后，政乱刑淫，颇涉履于中，克全声迹，抑无愧焉。

赞曰：姚、宋入用，刑政多端。为政匪易，防刑益难。谏
诤以猛，施张用宽。不有其道，将何以安？

列传第四十七

刘幽求 钟绍京 郭元振 张说 子均垵 陈希烈附

刘幽求，冀州武强人也。圣历年，应制举，拜阆中尉，刺史不礼焉，乃弃官而归。久之，授朝邑尉。初，桓彦范、敬暉等虽诛张易之兄弟，竟不杀武三思。幽求谓桓、敬曰：“三思尚存，公辈终无葬地。若不早图，恐噬脐无及。”桓、敬等不从其言，后果为三思诬构，死于岭外。

及韦庶人将行篡逆，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，乃与苑总监钟绍京、长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从入禁中讨平之。是夜所下制敕百余道，皆出于幽求。以功擢拜中书舍人，令参知机务，赐爵中山县男，食实封二百户。翌日，又授其二子五品官，祖、父俱追赠刺史。

睿宗即位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尚书右丞，仍旧知政事，进封徐国公，加实封通前五百户，赐物千段、奴婢二十人、宅一区、地十顷、马四匹，加以金银杂器。景云二年，迁户部尚书，罢知政事。月余，转吏部尚书，擢拜侍中，降玺书曰：“顷者，王室不造，中宗厌代，外戚专政，奸臣擅国，将倾社稷，几迁龟鼎，朕躬与王公，皆将及于祸难。卿见危思奋，在变能通，翊赞储君，协和义士，殄歼元恶，放殪凶徒。我国家之复存，医兹是赖，厥庸甚茂，朕用嘉焉。故委卿以衡轴，胙卿以茅土，然征赋未广，宠锡犹轻。昔西汉行封，更择多户；东京定赏，复增大邑。故加赐卿实封二百户，兼旧七百余户。使夫高岸为谷，长河如带，子子孙孙，传国无绝。又以卿忘躯徇难，

宜有恩荣，故特免卿十死罪，并书诸金铁，俾传于后。卿其保兹功业，永作国桢，可不美欤！”

先天元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，而志求左仆射，兼领中书令。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，崔湜为中书令，幽求心甚不平，形于言色。湜又托附太平公主，将谋逆乱。幽求乃与右羽林将军张晞请以羽林兵诛之，乃令晞密奏玄宗曰：“宰相中有崔湜、崔羲，俱是太平公主进用，见作方计，其事不轻。殿下若不早谋，必成大患。一朝事出意外，太上皇何以得安？古人云：‘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’唯请急杀此贼。刘幽求已共臣作定谋计讫，愿以身正此事，赴死如归。臣既职典禁兵，若奉殿下命，当即除翦。”上深以为然。晞又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，玄宗大惧，遽列上其状，睿宗下幽求等诏狱，令法官推鞫之。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，罪当死。玄宗屡救获免，乃流幽求于封州，晞于峰州。

岁余，太平公主等伏诛，其日下诏曰：“刘幽求风云玄感，川岳粹灵，学综九流，文穷三变。义以临事，精能贯日；忠以成谋，用若投水。茂勋立艰难之际，嘉话盈启沃之初，存讷直以不顾，为奸邪之所忌。衅萌颇露，谮端潜发，元宰见逐，谗人孔多。既殄群凶，方宣大化，期问政于经始，载登贤于萝卜。可依旧金紫光禄大夫，守尚书左仆射，知军国事，监修国史，上柱国、徐国公，仍依旧还封七百户，并赐锦衣一袭。”

开元初，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乃授幽求尚书左丞相，兼黄门监。未几，除太子少保，罢知政事。姚崇素嫉忌之，乃奏言幽求郁快于散职，兼有怨言，贬授睦州刺史，削其实封六百户。岁余，稍迁杭州刺史。三年，转桂阳郡刺史，在道愤恚而卒，年六十一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献，配享睿宗庙庭。建中三年，重赠司徒。

钟绍京，虔州赣人也。初为司农录事，以工书直凤阁，则天时明堂门额、九鼎之铭，及诸宫殿门榜，皆绍京所题。景龙中，为苑总监。玄宗之诛韦氏，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。及事成，其夜拜绍京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，参知机务。翌日，进拜中书令，加光禄大夫，封越国公，赐实封五百户，赐物二千段、马十匹。绍京既当朝用事，恣情赏罚，甚为时人所恶。俄又抗疏让官，睿宗纳薛稷之言，乃转为户部尚书，出为蜀州刺史。

玄宗即位，复召拜户部尚书，迁太子詹事。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，因奏绍京发言怨望，左迁绵州刺史。及坐事，累贬琰川尉，尽削其阶爵及实封。俄又历迁温州别驾。开元十五年，入朝，因垂泣奏曰：“陛下岂不记畴昔之事耶？何忍弃臣荒外，永不见阙庭。且当时立功之人，今并亡歿，唯臣衰老独在，陛下岂不垂愍耶？”玄宗为之惘然，即日拜银青光禄大夫、右谏德。久之，转少詹事。年八十卒。绍京雅好书画古迹，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。建中元年，重赠太子太傅。

郭元振，魏州贵乡人。举进士，授通泉尉。任侠使气，不以细务介意，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，以遗宾客，百姓苦之。则天闻其名，召见与语，甚奇之。时吐蕃请和，乃授元振右武卫铠曹，充使聘于吐蕃。吐蕃大将论钦陵请去四镇兵，分十姓之地，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。元振还，上疏曰：

臣闻利或生害，害亦生利。国家难消息者，唯吐蕃与默啜耳。今吐蕃请和，默啜受命，是将大利于中国也。若图之不审，则害必随之。今钦陵欲分裂十姓，去四镇兵，此诚动静之机，不可轻举措也。今若直塞其善意，恐边患之起，必甚于前，若以镇不可拔，兵不可抽，则宜为计以缓之，藉事以诱之，使彼和望未绝，则其恶意亦不得顿生。

且四镇之患远，甘、凉之患近，取舍之计，实宜深图。今国之外患者，十姓、四镇是也；内患者，甘、凉、瓜、肃是也。关、陇之人，久事屯戍，向三十年，力用竭矣。脱甘、凉有不虞，岂堪广调发耶？夫善为国者，当先料内以敌外，不贪外以害内，然后夷夏晏安，昇平可保。如钦陵云“四镇诸部接界，惧汉侵窃，故有是请”，此则吐蕃所要者。然青海、吐浑密迩兰、鄯，比为汉患，实在兹辈，斯亦国家之要者。

今宜报钦陵云：“国家非吝四镇，本置此以扼蕃国之要，分蕃国之力，使不得并兵东侵。今委之于蕃，力强易为东扰。必实无东侵意，则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，即俟斤部落亦还吐蕃。”如此，则足塞钦陵之口，而事未全绝也。如钦陵小有乖，则曲在彼矣。又西边诸国，款附岁久，论其情义，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。今未知其利害，未审其情实，遥有分裂，亦恐伤彼诸国之意，非制驭之长算也。

则天从之。

又上言曰：“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，咸愿早和。其大将论钦陵欲分四镇境，统兵专制，故不欲归款。若国家每岁发和亲使，而钦陵常不从命，则彼蕃之人怨钦陵日深，望国恩日甚，设欲广举丑徒，固亦难矣。斯亦离间之渐，必可使其上下俱怀情阻。”则天甚然之。自是数年间，吐蕃君臣果相猜贰，因诛大将论钦陵。其弟赞婆及兄子莽布支并来降，则天仍令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以接之。后吐蕃将鞠莽布支率兵入寇，凉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。元振参预其谋，以功拜主客郎中。

大足元年，迁凉州都督、陇右诸军州大使。先是，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，既逼突厥、吐蕃，二寇频岁奄至城下，百姓苦之。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和戎城，北界碛中置白亭军，

控其要路，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。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，尽其水陆之利。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，及汉通收率之后，数年丰稔，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，积军粮支数十年。元振风神伟壮，而善于抚御，在凉州五年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遗。

神龙中，迁左骁卫将军，兼检校安西大都护。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，款塞通和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。时天大雪，元振立于帐前，与乌质勒言议。须臾，雪深风冻，元振未尝移足，乌质勒年老，不胜寒苦，会罢而死。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，谋勒兵攻之。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谋，劝元振夜遁，元振曰：“吾以诚信待人，何所疑惧，且深在寇庭，遁将安适？”乃安卧帐中。明日，亲入虏帐，哭之甚哀，行吊赠之礼。娑葛乃感其义，复与元振通好，因遣使进马五千匹及方物。制以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。

先是，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，屡相侵掠。阙啜兵众寡弱，渐不能支。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，移其部落入于瓜、沙等州安置，制从之。阙啜行至播仙城，与经略使、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，以悌谓之曰：“国家有以高班厚秩待君者，以君统摄部落，下有兵众故也。今轻身入朝，是一老胡耳，在朝之人，谁复喜见？非唯官资难得，亦恐性命在人。今宰相有宗楚客、纪处讷，并专权用事，何不厚贖二公，请留不行。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，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，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。既得报讎，又得存其部落。如此，与入朝受制于人，岂复同也！”阙啜然其言，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，获金宝及生口，遣人间道纳赂于宗、纪。元振闻其谋，遽上疏曰：

往者吐蕃所争，唯论十姓、四镇，国家不能舍与，所以不

得通和。今吐蕃不相侵扰者，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，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。故赞普躬往南征，身殒寇庭，国中大乱，嫡庶竞立，将相争权，自相屠灭。兼以人畜疲病，财力困穷，人事天时，俱未称愜。所以屈志，且共汉和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、四镇也。如国力殷足之后，则必争小事，方便绝和，纵其丑徒，来相吞扰，此必然之计也。

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，直欲为吐蕃作乡导主人，四镇危机，恐从此启。顷缘默啜凭陵，所应处兼四镇兵士，岁久贫羸，其势未能得为忠节经略，非是怜突骑施也。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，而别求吐蕃，吐蕃得志，忠节则在其掌握，若为复得事汉？往年吐蕃于国非有恩有力，犹欲争十姓、四镇；今若效力树恩之后，或请分于阗、疏勒，不知欲以何理抑之？又其国中诸蛮及婆罗门等国见今携背，忽请汉兵助其除讨，亦不知欲以何词拒之？是以古之贤人，皆不愿夷狄妄惠，非是不欲其力，惧后求请无厌，益生中国之事。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，实为非便。

又请阿史那献者，岂不以献等并可汗子孙，来即可以招胁十姓？但献父元庆、叔仆罗、兄倭子并斛瑟罗及怀道，岂不俱是可汗子孙？往四镇以他匍十姓不安，请册元庆为可汗，竟不能招胁得十姓，却令元庆没贼，四镇尽沦。顷年，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，亦不能招胁得十姓，却遣碎叶数年被围，兵士饥馁。又，吐蕃顷年亦册倭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，亦不能招得十姓，皆自磨灭。何则？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，恩义素绝，故人心不归，来者既不能招携，唯与四镇却生疮磐，则知册可汗子孙，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。今料献之恩义，又隔远于其父兄，向来既未树立威恩，亦何由即遣人心悬附。若自举兵，力势能取，则可招胁十姓，不必要须得可汗子孙也。

又，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者，但往年虔瓘已曾与忠节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马，臣在疏勒其访，不闻得一甲入军，拔汗那胡不胜侵扰，南勾吐蕃，即将倭子重扰四镇。又虔瓘往入之际，拔汗那四面无贼可勾，恣意侵吞，如独行无人之境，犹引倭子为蔽。今此有娑葛强寇，知虔瓘等西行，必请相救。胡人则内坚城垒，突厥则外伺邀遮。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，内外受敌，自陷危道，徒与贼结隙，令四镇不安。臣愚揣之，亦为非计。

疏奏不省。

楚客等既受阙啜之赂，乃建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，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，持玺书便报元振。除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，便领甘、凉已西兵募，兼征吐蕃，以讨娑葛。娑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，驰还报娑葛。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，五千骑出拨换，五千骑出焉耆，五千骑出疏勒。时元振在疏勒，于河口栅不敢动。阙啜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，娑葛兵掩至，生擒阙啜，杀嘉宾等。吕守素至僻城，亦见害。又杀牛师奖于火烧城，乃陷安西，四镇路绝。

楚客又奏请周以悌代元振统众，征元振，将陷之。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，置军焉耆以取娑葛。娑葛遗元振书曰：“与汉本来无恶，只讎于阙啜。而宗尚书取阙啜金，枉拟破奴部落，冯中丞、牛都护相次而来，奴等岂坐受死！又闻史献欲来，徒扰乱军州，恐未有宁日，乞大使商量处置。”元振奏娑葛状。楚客怒，奏言元振有异图。元振使其子鸿问道奏其状，以悌竟得罪，流于白州。复以元振代以悌，赦娑葛罪，册为十四姓可汗。元振奏称西土未宁，事资安抚，逗遛不敢归京师。

会楚客等被诛，睿宗即位，征拜太仆卿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景云二年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代宋璟为吏部尚书。无几，转兵

部尚书，封馆陶县男。时元振父爱年老在乡，就拜济州刺史，仍听致仕。其冬，与韦安石、张说等俱罢知政事。先天元年，为朔方军大总管，始筑定远城，以为行军计集之所，至今赖之。明年，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及萧至忠、窦怀贞等附太平公主潜谋不顺，玄宗发羽林兵诛之，睿宗登承天门，元振躬率兵侍卫之。事定论功，进封代国公，食实封四百户，赐物一千段。又令兼御史大夫，持节为朔方道大总管，以备突厥，未行。

玄宗于骊山讲武，坐军容不整，坐于纛下，将斩以徇，刘幽求、张说于马前谏曰：“元振有翊赞大功，虽有罪，当从原宥。”乃赦之，流于新州。寻又思其旧功，起为饶州司马。元振自恃功勋，怏怏不得志，道病卒。开元十年，追赠太子少保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张说，字道济，其先范阳人，代居河东，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。弱冠应诏举，对策乙第，授太子校书，累转右补阙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。久视年，则天幸三阳宫，自夏涉秋，不时还都，说上疏谏曰：

陛下屯万乘，幸离宫，暑退凉归，未降还旨。愚臣固陋，恐非良策，请为陛下陈其不可。

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，有伊水之隔，崿坂之峻，过夏涉秋，水潦方积，道坏山险，不通转运，河广无梁，咫尺千里。扈从兵马，日费资给，连雨弥旬，即难周济。陛下太仓、武库，并在都邑，红粟利器，蕴若山丘。奈何去宗庙之上都，安山谷之僻处？是犹倒持剑戟，示人车尊柄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夫祸变之生，在人所忽，故曰：“安乐必诫，无行所悔。”此不可止之理一也。

宫成褊小，万方辐凑，填城溢郭，并锺无所。排斥居人，蓬宿草次，风雨暴至，不知庇托，孤茕老病，流转衢巷。陛下

作人父母，将若之何？此不可止之理二也。

池亭奇巧，诱掖上心，削峦起观，竭流涨海，俯贯地脉，仰出云路，易山川之气，夺农桑之土，延木石，运斧斤，山谷连声，春夏不辍。劝陛下作此者，岂正人耶？《诗》云：“人亦劳止，汔可小康。”此不可止之理三也。

御苑东西二十里，所出入来往，杂人甚多，外无墙垣局禁，内有榛溪谷，猛兽所伏，暴慝是凭。陛下往往轻行，警蹕不肃，历蒙密，乘嶮戏，卒然有逸兽狂夫，惊犯左右，岂不殆哉！虽万全无疑，然人主之动，不宜易也。《易》曰：“思患预防。”愿陛下为万姓持重。此不可止之理四也。

今国家北有胡寇颯边，南有夷獠骚徼。关西小旱，耕稼是忧；安东近平，输漕方始。臣愿陛下及时旋轸，深居上京，息人以展农，修德以来远，罢不急之役，省无用之费。澄心澹怀，惟亿万年，苍苍群生，莫不幸甚。臣自度刍议，十不一从。何者？沮盘游之娱，间林沚之玩，规远图而替近适，要后利而弃前欢，未沃明主之心，已戾贵臣之意。然臣血诚密奏而不爱死者，不愿负陛下言责之职耳。轻触天威，伏地待罪。

疏奏不省。

长安初，修《三教珠英》毕，迁右史、内供奉，兼知考功贡举事，擢拜凤阁舍人。时临台监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，称其谋反，引说令证其事。说至御前，扬言元忠实不反，此是易之诬构耳。元忠由是免诛，说坐忤旨配流钦州。在岭外岁余。中宗即位，召拜兵部员外郎，累转工部侍郎。景龙中，丁母忧去职，起复授黄门侍郎，累表固辞，言甚切至，优诏方许之。是时风教紊类，多以起复为荣，而说固节恳辞，竟终其丧制，大为识者所称。服终，复为工部侍郎，俄拜兵部侍郎，加弘文馆学士。

睿宗即位，迁中书侍郎，兼雍州长史。景云元年秋，譙王重福于东都构逆而死，留守捕系枝党数百人，考讯结构之状，经时不决。睿宗令说往按其狱，一宿捕获重福谋主张灵均、郑愔等，尽得其情状，自余枉被系禁者，一切释放。睿宗劳之曰：“知卿按此狱，不枉良善，又不漏罪人。非卿忠正，岂能如此？”

玄宗在东宫，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，深见亲敬。明年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是岁二月，睿宗谓侍臣曰：“有术者上言，五日内有急兵入宫，卿等为朕备之。”左右相顾莫能对，说进曰：“此是谗人设计，拟摇动东宫耳。陛下若使太子监国，则君臣分定，自然窥觐路绝，灾难不生。”睿宗大悦，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。明年，又制皇太子即帝位。俄而太平公主引萧至忠、崔湜等为宰相，以说为不附己，转为尚书左丞，罢知政事，仍令往东都留司。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，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，请先事讨之，玄宗深嘉纳焉。及至忠等伏诛，征拜中书令，封燕国公，赐实封二百户。其冬，改易官名，拜紫微令。

自则天末年，季冬为泼寒胡戏，中宗尝御楼以观之。至是，因蕃夷入朝，又作此戏。说上疏谏曰：“臣闻韩宣适鲁，见周礼而叹；孔子会齐，数倡优之罪。列国如此，况天朝乎。今外蕃请和，选使朝谒，所望接以礼乐，示以兵威。虽曰戎夷，不可轻易，焉知无驹支之辩，由余之贤哉？且泼寒胡未闻典故，裸体跳足，盛德何观；挥水投泥，失容斯甚。法殊鲁礼，褻比齐优，恐非干羽柔远之义，樽俎折冲之礼。”自是此戏乃绝。

俄而为姚崇所构，出为相州刺史，仍充河北道按察使。俄又坐事左转岳州刺史，仍停所食实封三百户，迁右羽林将军，兼检校幽州都督。开元七年，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天兵军大使，摄御史大夫，兼修国史，仍赍史本随军修撰。八年秋，

朔方大使王峻诛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余人。时并州大同、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、拔曳固等部落，皆怀震惧。说率轻骑二十人，持旌节直诣其部落，宿于帐下，召酋帅以慰抚之。副使李宪以为夷虜难信，不宜轻涉不测，驰状以谏，说报书曰：“吾肉非黄羊，必不畏吃；血非野马，必不畏刺。士见危致命，是吾效死之秋也。”于是九性感义，其心乃安。

九年四月，胡贼康待宾率众反，据长泉县，自称叶护，攻陷兰池等六州。诏王峻率兵讨之，仍令说相知经略。时叛胡与党项连结，攻银城、连谷，以据仓粮，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，大破之。追至骆驼堰，胡及党项自相杀。阻夜，胡乃西遁入铁建山，余党溃散。说招集党项，复其居业。副使史献请因此诛党项，绝其翻动之计，说曰：“先王之道，推亡固存，如尽诛之，是逆天道也。”因奏置麟州，以安置党项余烬。其年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仍依旧修国史。

明年，又敕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，往巡五城，处置兵马。时有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，举兵反，谋掠监牧马，西涉河出塞。说进兵讨擒之，并获其家属于木盘山，送都斩之，其党悉平，获男女三千余人。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、汝、唐、邓、仙、豫等州，始空河南逆方千里之地。说以讨贼功，复赐实封二百户。先是，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，说以时无强寇，不假师众，奏罢二十余万，勒还营农。玄宗颇为疑，说奏曰：“臣久在疆场，具悉边事，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。若御敌制胜，不在多拥闲冗，以妨农务。陛下若以为疑，臣请以阖门百口为保。以陛下之明，四夷畏伏，必不虑减兵而招寇也。”上乃从之。

时当番卫士，浸以贫弱，逃亡略尽。说又建策，请一切罢之，别召募强壮，令其宿卫，不简色役，优为条例，逋逃者必

争来应募。上从之。旬日，得精兵一十三万人，分系诸卫，更番上下，以实京师，其后彍骑是也。

是岁，玄宗将还京，而便幸并州，说进言曰：“太原是国家王业所起，陛下行幸，振威耀武，并建碑纪德，以申永思之意。若便入京，路由河东，有汉武 佳上后土之祀，此礼久阙，历代莫能行之。愿陛下绍斯坠典，以为三农祈谷，此诚万姓之福也。”上从其言。及祀后土礼毕，说代张嘉贞为中书令。夏四月，玄宗亲为诏曰：“动惟直道，累闻献替之诚；言则不谀，自得谋猷之体。政令必俟其增损，图书又藉其刊削，才望兼著，理合褒升。考中上。”

说又首建封禅之议。十三年，受诏与右散骑常侍徐坚、太常少卿韦縚等撰东封仪注。旧仪不便者，说多所裁正，语在《礼志》。玄宗寻召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，谓说曰：“今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，宜改名为集贤殿。”因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，授说集贤院学士，知院事。

及将东封，授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，源乾曜为左丞相兼侍中，盖勒成岱宗，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。说又撰《封禅坛颂》以纪圣德。初，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禅，而说因赞其事，由是颇不相平。及登山，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，加阶超入五品，其余官多不得上。又行从兵士，惟加勋，不得赐物，由是颇为内外所怨。先是，御史中丞宇文融献策，请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，置十道劝农使，分往检察。说嫌其扰人不便，数建议违之。及东封还，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铨，融与礼部尚书苏頲等分掌选事。融等每有奏请，皆为说所抑，由是铨综失叙。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、中丞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，敕宰臣源乾曜、刑部尚书韦抗、大理少卿胡珪、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鞫问。说兄左庶子光诣朝堂割耳称冤。时中

书主事张观、左卫长史范尧臣并依倚说势，诈假纳赂，又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，为隐甫等所鞠伏罪。说经两宿，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视之，回奏：“说坐于草上，于瓦器中食，蓬首垢面，自罚忧惧之甚。”玄宗悯之。力士奏曰：“说曾为侍读，又于国有功。”玄宗然其奏，由是停兼中书令，观及庆则决杖而死，连坐迁贬者十余人。隐甫及融等恐说复用为己患，又密奏毁之。明年，诏说致仕，仍令在家修史。

初，说为相时，玄宗意欲讨吐蕃，说密奏许其通和，以息边境，玄宗不从。及瓜州失守，王琚死，说因获嵩州斗羊，上表献之，以申讽谕。其表：“臣闻勇士冠鸡，武夫戴鹞，推情举类，获此斗羊。远生越嵩，蓄性刚决，敌不避强，战不顾死，虽为微物，志不可挫。伏惟陛下选良家于六郡，求猛士于四方，鸟不遁才，兽不藏伎。如蒙效奇灵圃，角力天场，却鼓怒以作气，前踟躅以奋击。跌若奔云之交触，碎如转石之相叩，裂骨赌胜，溅血争雄，敢毅见而冲冠，鸷狠闻而击节。冀将少助明主市骏骨、揖怒蛙之意也。若使羊能言，必将曰‘若斗不解，立有死者’。所赖至仁无残，量力取劝焉。臣缘损足，未堪履地，谨遣男诣金明门奉进。”玄宗深悟其意，赐绢及杂彩一千匹。

十七年，复拜尚书左丞相、集贤院学士，寻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。视事之日，上敕所司供帐，设音乐，内出酒食，御制诗一篇以叙其事。寻以修谒陵仪注功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时长子均为中书舍人，次子埴尚宁亲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又特授说兄庆王傅光为银青光禄大夫。当时荣宠，莫与为比。

十八年，遇疾，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，并手写药方赐之。十二月薨，时年六十四。上惨恻久之，遽于光顺门举哀，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，诏曰：

弘济艰难，参其功者时杰；经纬礼乐，赞其道者人师。式瞻而百度允厘，既往而千载贻范。台衡轩鼎，垂黼藻于当今；徽策宠章，播芳蕤于后叶。故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丞相、集贤院学士知院事、上柱国、燕国公张说，辰象降灵，云龙合契。元和体其冲粹，妙有释其至赜。挹而莫测，仰之弥高。精义探系表之微，英辞鼓天下之动。昔侍春诵，绸缪岁华。含春容之声，叩而尽应；蕴泉源之智，启而斯沃。授命兴国，则天衢以通；济用和民，则朝政惟允。司钧总六官之纪，端揆为万邦之式。方弘风纬俗，返本于上古之初；而迈德振仁，不臻于中寿之福。于嗟不慙，既丧斯文。宣室余谈，泠然在耳；王殿遗草，宛留其迹。言念忠贤，良深震悼。是使当宁抚几，临乐彻悬，罢称觞之仪，遵往禭之礼。可赠太师，赐物五百段。

始玄宗在东宫，说已蒙礼遇。及太平用事，储位颇危，说独排其党，请太子监国，深谋密画，竟清内难，遂为开元宗臣。前后三秉大政，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。为文俊丽，用思精密，朝廷大手笔，皆特承中旨撰述，天下词人，咸讽诵之。尤长于碑文、墓志，当代无能及者。喜延纳后进，善用己长，引文儒之士，佐佑王化，当承平岁久，志在粉饰盛时。其封泰山，祠睢上，谒五陵，开集贤，修太宗之政，皆说为倡首。而又敦气义，重然诺，于君臣朋友之际，大义甚笃。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，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，所司供膳太厚，尝谓朝列曰：“此辈于国家何益，如此虚费。”将建议罢之。说曰：“自古帝王功成，则有奢纵之失，或兴池台，或玩声色。今圣上崇儒重道，亲自讲论，刊正图书，详延学者。今丽正书院，天子礼乐之司，永代规模，不易之道也。所费者细，所益者大。徐子之言，何其隘哉！”玄宗知之，由是薄坚。说既遭讪铄，罢知政事，专集贤文史之任，每军国大事，帝遣中使先访其可

否。说尝自制其父《赠丹州刺史鹭碑文》玄宗闻之而御书其碑额赐之曰“呜呼，积善之墓”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太常谥议曰“文贞”，左司郎中阳伯诚驳议，以为不称，工部侍郎张九龄立议，请依太常为定，纷纭未决。玄宗为说自制神道碑文，御笔赐谥曰“文贞”，由是方定。

均、埴皆能文。说在中书，兄弟已掌纶翰之任。居父忧服阕，均除户部侍郎，转兵部。二十六年，坐累贬饶州刺史，以太子左庶子征，复为户部侍郎。九载，迁刑部尚书。自以才名当为宰辅，常为李林甫所抑。及林甫卒，依附权臣陈希烈，期于必取。既而杨国忠用事，心颇恶之，罢希烈知政事，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之，仍以均为大理卿。均大失望，意常郁郁。禄山之乱，受伪命为中书令，掌贼枢衡。李岷、吕諲条疏陷贼官，均当大辟。肃宗于说有旧恩，特免死，长流合浦郡。

埴，以主婿，玄宗特深恩宠，许于禁中置内宅，侍为文章，尝赐珍玩，不可胜数。时兄均亦供奉翰林院，常以所赐示均，均戏谓埴曰：“此妇翁与女婿，非天子赐学士也。”天宝中，玄宗尝幸埴内宅，谓埴曰：“希烈累辞机务，朕择其代者，孰可？”埴错愕未对，帝即曰：“无逾吾爱婿矣。”埴降阶陈谢。杨国忠闻而恶之，及希烈罢相，举韦见素代，埴深觖望。天宝十三年正月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。时禄山立破奚、契丹功，尤加宠异。禄山求带平章事，下中书拟议。国忠进言曰：“禄山诚立军功，然眼不识字，制命若行，臣恐四夷轻国。”玄宗乃止，加左仆射而已。及禄山还镇，命中官高力士钱于浚坡。既还，帝曰：“禄山慰意否？”力士曰：“观其深心郁郁，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。”帝告国忠，国忠曰：“此议他人不知，必张埴所告。”帝怒，尽逐张埴兄弟。出均为建安太守，埴为卢溪郡司马，埴为宜春郡司马。岁中召还，再迁为太常卿。

禄山之乱，玄宗幸蜀，宰相韦见素、杨国忠、御史大夫魏方进等从，朝臣多不至。次咸阳，帝谓高力士曰：“昨日苍黄离京，朝官不知所诣，今日谁当至者？”力士曰：“张垪兄弟世受国恩，又连戚属，必当先至。房琯素有宰相望，深为禄山所器，必不此来。”帝曰：“事未可料。”是日，琯至，帝大悦，因问均、垪，琯曰：“臣离京时，亦过其舍，比约同行，均报云‘已于城南取马’。观其趣向，来意不切。”既而均弟果先受禄山伪命，垪与陈希烈为贼宰相，垪死于贼中。

陈希烈者，宋州人也。精玄学，书无不览。开元中，玄宗留意经义，自褚无量、元行冲卒后，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，常于禁中讲《老》《易》。累迁至秘书少监，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。玄宗凡有撰述，必经希烈之手。李林甫知上睽待深异，又以和裕易制，乃引为宰相，同知政事，相行甚欢。而林甫居位日久，虽阴谋奸画足以自固，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。累迁兼兵部尚书、左相，封颍川郡开国公，宠遇侔于林甫。及林甫死，杨国忠用事，素忌嫉之。乃引韦见素同列，罢希烈知政事，守太子太师。希烈失恩，心颇怏怏。禄山之乱，与张垪、达奚珣同掌贼之机衡。六等定罪，希烈当斩，肃宗以上皇素遇，赐死于家。

史臣曰：刘徐公负不羁之材，逢抵戾之运，遂能奋命决策，扶力中兴，朝为徒步之人，夕据公侯之位，苟非轻死重利，不耻不义之富，安及此哉！郭代公、张燕公解逢掖而登将坛，驱貔虎之师，断獯戎之臂，暨居衡轴，克致隆平，可谓武纬文经，惟申与甫而已。惜乎均、垪务速，失节贼廷。自武德已来，称贤相者，房、杜、姚、宋四公，皆遭无赖子弟污圯先业，非独燕国之不幸也。希烈柔而多智，长于名理，竟死于名。所谓离娄不见其眉睫，与夫平叔、太初，同膏肓耳。

赞曰：箕、微去纣，闕、散扶昌。谋不近义，旋踵而亡。
幽求不令，道济允臧。伟哉郭侯，勋德煌煌。